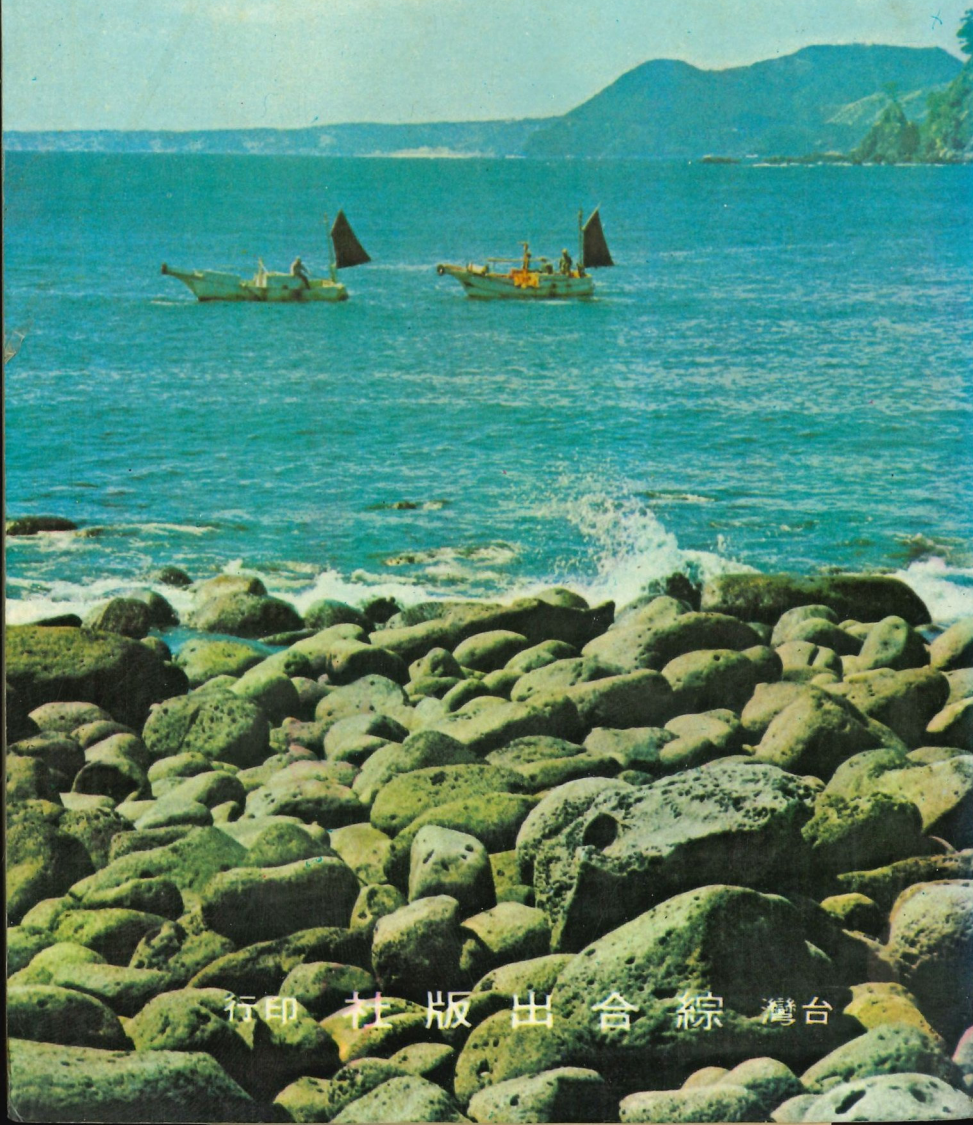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名著

大火

美・司徒華原著
王田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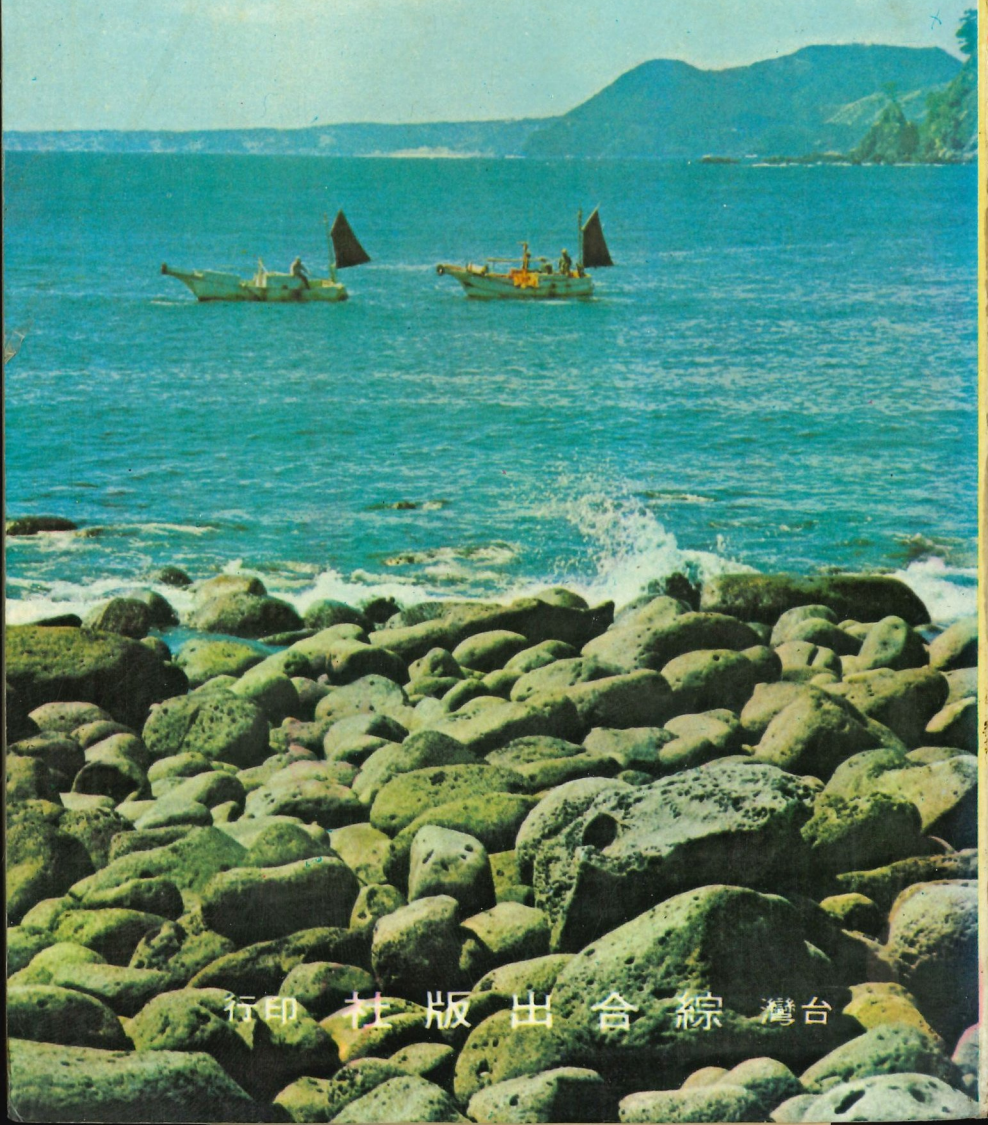


台灣綜合出版社印行

世界文學名著

大火

美・司徒華原著
王田譯



台灣綜合出版社印行

世界文學名著

大火

司徒華原著

綜合出版社印行

特價十二元

大火

司徒華原著　王田譯

特價新台幣十二元

翻譯小說

綜合出版社

譯者：王田　△　印刷者：連榜印刷廠
發行人：沈湘寶　△　地址：台南市文賢路39號
出版者：綜合出版社　△　出版登記證：內版臺業字662號
市府前路59巷2弄5號　△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再版
政劃撥帳31062號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大火

司徒華著
王兆田譯

第一日

瞭望員關起了無線電收發機。在最後幾分鐘內，廣播會經受到嘎嘎聲，轟轟怒吼聲，及霹靂拍拍的爆烈聲等各種各樣的聲音所干擾，彷彿是某個地方正在發生暴風雨似的。

她剛剛把收發機的開關扭上，電話的鈴聲就響了。他拿起聽筒一聽——答滴滴滴——她的訊號。於是她便回答：

「我是沙洛哥多瞭望員。」

「哈囉，朱蒂，」電話裏面的人說道，她認出那是森林巡查員的深沉而略帶點粗暴的聲音。

「噢，哈囉，巴特，」她說。

「朱蒂，閃電風暴正朝我們這邊襲來。它和平常一般，從南部沿着山脈而來的。兩天以前，西科伊亞森林的高地曾遭受襲擊；昨天又給了史丹尼斯拉斯那批人不少麻煩。從收發機所發出的

嘎嘎聲音，我判斷風暴已經稍爲減低，轉到達荷去了。第二個地方可能就輪到我們和布魯瑪。不過這倒不必太擔心，事情還是一樣的，我想，也許像你這樣一個小孩子……」

「喂，巴特，你可用不着……」

「對不起，請你原諒！我知道你今年廿一歲，但在我看來，你似乎還年青得很。說正經的，在一座六十呎高的鋼塔頂的玻璃室裡，四周又有雷電風暴在肆虐，任何人都會覺得心驚膽戰的。」

「好吧！假如閃電到了一哩以內時，我就馬上拉上開關掣——這一切都印在這裡電話旁邊掛的那張卡片上。然後我站在那邊嵌着玻璃的椅子上面。」

「那好極了，親愛的！還有，你別忘記你是潘地洛沙國家森林的瞭望員。每次當你瞧見打雷閃電的時候你就得擺動測高儀。也要把時間記錄下來。就這樣吧！我還得和其他的瞭望員通話呢！」。

那個女郎掛上了線，情緒漸漸地緊張起來。她做這份工作，至今才不過兩星期。她雖然望見一些黑烟，但距離得太遠了，不在她的責任範圍內。

她從屏風門走出圍着瞭望台四週的狹窄的走廊。風暴正自南面而來，但她却偏偏先朝西方遠眺彷彿像小孩子吃蛋糕一樣把最好吃的留在最後，跟着才沿着走廊再觀察東方和北方。一切都沒有什麼異樣。小頃，她站在瞭望台的東南角，視線剛好與輕輕地搖曳着的一些松樹梢平行，她極目凝視着南面。

她感到失望。每天下午，她總看到朵朵白雲飄浮在綿亙千哩林木蔽天的山嶺，和構成爲北尼瓦達分水嶺的峭峻的山峯上。今天下午，天上的雲似乎也沒有兩樣。

她拿起望遠鏡來。較近的山嶺立刻很清楚地一一呈現在眼前，但天上的雲層，依然同平時一樣。她放下望遠鏡，一點兒印象也沒有。

她鬆弛了下來，舉起右手，把身上穿着的那件黑灰色的男裝衣服的上鈕解開。天氣的確很悶熱，沒有一絲微風——每天在這個時候，最低限度應該有一陣涼風，從彼德格力深谷的西南面吹過來的。然而今天，竟還帶着一種沉悶的氣壓。

一種迅速發展的瞭望員第六感覺，使她不由自主地向四週張望，看看究竟什麼地方有無黑烟冒起來……。

她又走回瞭望台的西面。由於山的斜坡凸出，使她無法望見深谷的谷底。然而她對於深谷下面所冒起的濃厚的灰色烟柱，却視若無覩。她以爲那只不過是馬格納木材廠的一種『永恒的烟』

罷了。

在兩面的走廊，她覺得更加悶熱了，因爲她正好站在像火傘般的午後太陽下面。空氣是那麼的悶熱；從欄杆外六十呎摔下去的不安感覺，使她覺得有點頭昏眼花。於是，她便移步到東面，躲開驕陽的蒸晒。

一陣突然吹來的涼風，使她從暈眩中清醒過來。她馬上轉身再朝向南面望着。在模糊的雲堆裡，現在已經突出另一堆雲，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比較高，也比較黑，顯然是比較接近瞭望台。她看出在雲的高頂上面成了圓球狀。

她走進裏面，旋動那火燄探測器的測高儀，隨便從測高儀的圓鏡中窺視那雲堆的中心，多少唸着地平經度儀上的數字。那是在南海以南的某個地方，至於雲堆究竟距離多遠，朝着她這方向移動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她的經驗不足，無法知道。但是森林巡查員的警告已足以證明風暴可能在午後以前到達沙洛哥多，而且可能從瞭望台附近經過。

潘地洛沙國家森林的雨量計，最後一次計錄的雨水，是五月十四日，現在已經是秋高氣爽的

九月了。

在缺乏雨量的夏天，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現象——這在加利福尼亞普通的年頭是司空見慣的。然而，情勢並不因爲尋常狀態而減少了它的危險性。

愈結愈厚的雨雲，現在已經移到潘地洛沙森林上空了。薩福和巴羅地區的五座瞭望台都在注意着它。從特格山和威林站，在下午四點鐘的炎熱太陽下看去，雲層是在高原地帶遙遠的地方；這些瞭望台從側面觀察，但見含有威脅性的雲層高懸在天空中。情人坡和馬山站正在雲層所經的路上，而這些瞭望台對于雲層已分別全部失掉興趣；他們只覺得寒意和刮風，並看到上面飛雲可怕的黑堆。

在沙洛哥多瞭望台，那女郎依然在炙膚的烈日底下，只有移動迅速的雲堆，掩蓋了東南半邊天空；她也同樣感受到那塊青黑色雲層的威脅。黑雲每分鐘都在凝成無數的雨點，從雲頭裏降落下來，變成了霏霏細雨，並在旋風中被往上捲。由于這種內在的力量，雲層高處便產生了陽電荷，較低的雲層，則產生了陰電荷，特別是雲層的前面邊緣。

同時，陰電荷又引起了雲層下的地面，同樣的陽電荷。這種電荷像一個無形的影子，上上下下的沿着山谷的各面飛掠，越過崇山峻嶺。

當雲層飄浮到樹林蔽天的山嶺上空的時候，它內部的動作更加强大了。雲層和地面之間的電力，竟達八百萬瓦特。現在，在雲層底下，這裏和那裏的岩石和樹梢，都不斷地閃着雷電的閃光。突然間沙洛哥多附近的電力發展到了登峯造極，在雲層和地面之間，一聲霹靂，閃出了一道約一英里長的白色電光。

這道閃光使得那個少女的眼睛睜不開來；雷聲震撼着她；死神的迫近，使她渾身戰慄。雖然雷已經打完了，電也閃過了，當她聽得大樹倒下來的聲音後，早已經在椅子上嚇得瑟瑟發抖。「不過，這一次閃電的事情，不需要記錄下來的。」她心裏在想：「因爲是在這裏發生的！」

不過，過了半分鐘後，她又在埋頭工作了，把發生在一百卅二度，距離很近，靠近情人坡一帶的閃電，記錄下來。同時，還有兩次只聽到雷響，看不到電光。

現在好像閃電鬆了以後，使得雲層看來減少了許多威脅性。她遠遠地還看見東面下着霏霏細雨。

正當這時候，依然有着高度的充電雲層的前端，逐漸迫近賀威山斜坡上的洋葱嶺以北的山嶺上。翁鬱茂盛的森林，把這山嶺環抱着，大部份是屬于遮菲里松樹，斜坡的半腰矗立着一株這類特殊的松樹。這些松樹，雖說在附近一帶稱得上最高大，但同雲層的距離却比山嶺上的樹木離得更遠。不過，雲和樹的一股內在的力量，却使它們緊緊地靠在一起。

電流的充電，沿着雲層底下，急速地降到葱嶺的山谷中，然後又傳過另一個斜坡。那些樹木長得那麼茁壯，並不是出於偶然的，而是因爲它的根部都觸及地底的潮濕部份的。凡是潮濕，都是容易傳電的，因此，電流可以很容易從它那多汁的樹幹傳到樹梢，而樹梢的那些朝天指着的幹尖，正是電流最好的出路。所以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那些樹已經充滿着電流的壓力了。

跟着驀地裏，在只有幾百萬分之一秒那樣短促的一剎那間，一陣藍白色的閃光中，一股相等於幾間發電廠的電力的電流，以雷霆萬鈞之勢，掠過雲層和地面之間的樹林。

那閃光在樹幹上繞了三個大圈，剛好在樹皮下面，這是那棵樹的幸運。不過，在電流沿着這條狹窄的線路旋轉的時候，它那高度的熱力，非但蒸發了樹幹上的樹脂，而且樹身也受了蒸發。它外在的壓力，是充滿着爆炸性的。一片片的樹皮受了電流高度熱力的蒸發而脫離樹身，在空中飛揚着。空氣中充滿着劈拍拍的聲音，和着爆炸聲，像雷鳴一般，傳遍了整個山谷。

在雷聲還沒有傳進她的耳鼓以前，沙洛哥多瞭望員，又開動它的測高儀。她從電線中，儘量憑了她的記憶所及，觀察閃電的正確地點，測高儀上面記載着的方位角是六十五。

「大約在十哩以外，時間是四點十二分」，她一面想，一面開始把數字寫下。

雷聲在四周圍包圍着她，在她埋頭紀錄數字的當兒，雲層已移到更遙遠的北面了。她燃着一根香烟，猛然覺得，這一小時裏她一直在緊張狀態之中，現在風暴已經過去了，她覺得自己的精神突然的萎靡下來。

在閃電的時候，地面上的松樹根，受了電光高度熱力的蒸發，再加上陣陣微風吹拂，已經在繼續冒出烟來了。現在從谷底吹送過來的晚風，沿着斜坡軟軟吹送，于是一縷細微的輕烟，像從一根將熄未熄的香烟冒出來的輕烟一般，開始嫋嫋地上昇。

第二日

在早晨炎熱的陽光下，年青的潘地洛沙國家森林總監向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揮手道別，沿着薩福小鎮的大街，漫步到總部去。他頭上戴着的那頂濶邊帽子，使他的眼睛受不到陽光的照射；身上穿着的綠色制服，既清潔，又整齊；他對現狀顯得心安理得，與無世爭。

一會兒，一輛繪着森林部徽號的卡車停在他的身旁。

「老總，早安！」車上的人向他打招呼。

「你早！」總監回他一個招呼，但他突然覺得很不安起來。第一，他一時想不起那個人的名字，其次，他又曾揮動那隻長長的手臂表示同事的友誼，這只有便人瞧見了更難堪。還有，他又再給人家稱呼爲「老總」。

這也許是眞正的說明他已經有了進步了。直到過去幾個月爲止，他在整整的第一年中，他們都稱他鍾先生，甚至稱他先生，特別是那些從森林裡服務歸來的青年們。爲什麼他們不叫他——譬如說瘦子？他的身體恰是够瘦的。他們稱他「老總」的確太容易變成一種諷刺了。

他大步踏進總部的大門，不加思索地張開他的長脚，三步跨了六級，走到辦公室。

「早安！老總。」女電話接線生和他打招呼。

「早安！傑基！」他隨口招呼一聲，隨即推開辦公室的大門。

這兩間房子雖然隔開，但他還隱約聽見傑基的聲音：「哈林站……是的……查一下，」瞭望員正在向總部報告。「沙洛哥多……」他又聽到這一句「那山上……」他把背靠向後面，雙眼注視着掛在對面壁上那幅新近完成的大地圖。

他所管轄下的潘地洛沙森林的輪廓，不論在自然和政治上，實際上和地理都不大和諧。「這

的確和留聲機器一樣的是人爲的。」他心中在想。這片大森林是本世紀初葉，在華盛頓由美國總統批准下，倉卒建立的。它跨過尼瓦達的山峯，越過加里福尼亞州三個郡。北部邊界沿着河流作波浪形，但這條界線的其他地方——一條廣濶的綠線在地圖上——保存有村鎭和分線的直角模型，並向東北或西北延長，演成鋸齒狀的形態。

根據官方的數字，這座森林的面積爲一，〇九一，九〇四英畝，約等於一七〇六・一方方里。

他拿起電話的聽筒說：「請替我接通安的電話。」

「哈囉，安站，」當傳信員對方回答的時候，他說：「昨天閃電風暴的全部結果怎麼樣了？」

「我們一共記錄了七次閃電。我們剛發現它結束的地方，那是在巴羅和西巴地區。只發生過一次火——到此刻爲止。那是米特福克山上的一株枯樹起的火。魯芝的部下從西巴趕到起火地點正在設法救火。另一次的閃雷剛巧在沙洛哥多的頂上，毀掉一株大樹，不過並沒有起火。」

「還有五個地方，它們的情形怎樣？」

「有四處被雷殛的地方，有些瞭望台可以看得很清楚。但還沒有起火，即使起火的話，我們也可以很迅速地趕去撲救。不過，我最不放心的，倒是洋葱河附近的一個地方。」

「你有沒有詳細觀察過？」

「有的……讓我想想看……時間是四點十二分，沙洛哥多所紀錄的是六十五度，但馬山的紀錄却是二二〇度。」

「這似乎是個整數。」

「不錯，但是他們却報告閃電的地方是在河以北的嶺上。」

總監略爲沉思片刻。

「那是一個人跡罕到的地方，是嗎？」他問道。

「噢，在技術上來講是的，但如果閃電的地方是在山嶺附近的話，沙洛哥多瞭望台剛好望得見，閃電的地方自然會在山嶺的。」

「無論如何，你得要從空中去偵察。」

「好的！我很可能早些乘飛機去偵察，達賀所遭受到風暴襲擊比我們的更利害，他們今天正利用飛機偵察呢！」

「氣象的預測怎樣？」

「不會比平常更壞，沒有雷雨風暴，輕微的南風。溫度和濕度，都沒有變化。」

『謝謝你，』總監說罷把手上的聽筒掛上。

洋葱河上面山嶺的火，未到天亮便已經熄滅了。在晨曦熹微的早上，火已逐漸冷下來，只剩下幾處燃燒的地方，仍看得到火光。空氣變得寒冷與潮濕，一直達到結露點，甚至凝結起來的薄霧，也可以使最後一塊着火的煤熄滅。

空氣越發寒冷，山頂的氣候漸漸地比山下的氣候更冷了，因此空氣也就變得更沉重，開始慢慢着地向着險阻的斜坡下去。這一陣氣體對於那將熄滅的火花是一服興奮劑。況且這陣空氣比較乾燥，所以，露水只是在較低的斜坡上凝結，火便繼續在微弱地燃燒。

太陽爬起來之後，火力逐漸變得更强起來。在比較暖和與乾燥的空氣中，它不再需要增加自身的熱力來驅除每株松樹的濕氣。

太陽愈昇愈高，山谷下端的空氣也就愈來愈熱。熱氣開始向上昇了，由於山谷是向東北迤邐而去的，這陣空氣便會合了南風，加强了它的力量。

火也開始發生反應了。一株株的松樹被火舌吞沒，各處的黑烟都冒起了半呎高，清晰可見，甚至昇得更高，然後隨風消散。

但這一陣新的和風好像一個不可信賴的同盟。當夜裏山底的風把火的上層的熱氣吹散的時候，只有底層的火還沒有熄滅。但是，逆風是不能够使寒冷的上層復甦的。至於底層，它那細弱的火焰，也只能在原來的地方燃燒，非但無法使火舌伸向前面，燃燒新鮮的松樹，反而向着那一片已經燃燒過地方往裡面燒去。

因此，十分鐘後，火勢又再熄滅，只餘下一股黑烟。它的主要力量，現在是集中在一根松樹枝的一端，這根樹枝約有一吋粗；並且冒出了陣陣濃烟。這道濃烟向着未經火燃燒過的地方伸出約五吋。

當他沿着聯邦大厦最高一層的走廊走的時候，要不是他身上穿着一套灰色的海軍裝，和走路時略帶踉蹌的姿勢，人們也許會以爲哈里戴是個平民。

他看到前面的玻璃門上，掛着一個牌子，上面寫着：『氣象預測組』，他頓時覺得內心很興奮，他知道他已經回到家來了。

他推開大門只見上司坐在辦公桌上。上司抬起頭來，臉上露出愉快的神色。

『噢？』上司說道。『你離開了多久？你離開了一個時期之後，現在已經昇了中尉回來了，

噢……我想，我們要給你的薪水，應該比較你開始工作的時候每年二千元要多一點才行。」

「好的！不過我所關心的，是你打算讓我到氣象局裏那一部份去工作。」

「就在舊金山，如果要我說的話。不過，現在我有一件臨時的任務需要你去完成。就是預測火的氣象。我們在潘地洛沙森林的薩福站，人手很缺乏。你到那兒去負責管理，你得要特別預測關於火的危機。」

「謝謝你。我也記得，我也是一定要親自出去救火的。」

「不錯，還有許多相當傷腦筋的工作要做。比方說，當地的狀況，地面，山谷上的風。你不能太過於把注意力集中在沿着極寒冷空氣與緯度較低處的暖空氣間的變化。」

「這個我知道的！當你把一個受傷的戰士載回甲板上時，你只是更加擔心今天船舷上的風雨，却管不着明天水平線上發生的颶風。」

「好極了，那你今天就動身吧！那邊的人，是不能眞正地負起責任的。」

從他卅歲生日的那個夏天起，二十年來，約翰·巴特里一直是巴羅地區的森林巡查員。巴羅地區約佔整個森林的三分一，比較麓福或列比布魯斯森林大得多，也比較波克維爾和西

巴栗村二者的總和要大。事實上巴羅地區的確是太大了，縱使它成爲一個地理單位不過是由于南福克河流出來的結果。森林總監早已定下了劃分的計劃。但這些計劃現在却束之高閣，必須等到巴特里退休時才實施。要劃分巴羅地區，就等於刺傷巴特里的心，因爲他對這地方太熟悉了，他可以毫無困難地走遍整個地方，一個新人絕對不及他……。

在他那間嵌着從賀威山斜坡砍下來的直紋無節的糖松的辦公室中，巴特里聽到外面辦公室的電話鈴聲，跟着他手邊的電話鈴聲又響了。那是總部打來找他的電話。

「我是巴特里，」他說。

「哈囉，巴特，我是——呃——鍾斯。」

「哦！原來是老總。」

「喂，巴特，明天下午你有空嗎？」

「什麼事？我想大概會有空的。是的，一定有空，假如你需要我的話。」

「巴特，我的意思是想和你明兒一道兒進入盆地。那兒有許多樹太老了，我們得找個機會想辦法來解決這問題。」

巴特里正想開口說話，但總監仍舊在繼續說下去：

「埃蒂赫斯有一片良好的鋸廠地段，主要的問題是那條通到梅子河的險峻公路。」

「老總，你可知道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加里福尼亞最好的成年的森林，都生長在那裏。」巴特里不待他說完便插口道。

電話中停頓了相當長的時間，使巴特里知道他已表達了他的意見，但老總並沒有爭論。

「十一點左右，動身可以嗎？把午餐一齊帶去如何？」

「好極了，我們出去的時候，想順道到沙洛哥多走一趟，你覺得怎樣？那兒有一個新的瞭望員，她也許需要有人去給她打打氣。」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走一趟吧！」

當聽筒掛上去的時候，巴特里從椅子上站起來。踱到窗邊又踱回來，鞋跟沉重地在地板上響着。

這傢伙鍾斯——老總！在考慮着鋸木廠的計劃，而且又是在盆地！他的腦海中不禁浮現了一個狂妄的想法。不論是總監也好，職員也好，從外面調進來服務一年半載之後，如果他這個老經驗的巡查員不和他合作的話，他們的工作是不會長久的。

他們曾經談論過這位老總的爲人，最後巴特用頂頂固派的方法把他歸納起來：

「好，老總在這裏現在已經一年了。對于他，我有三點可以說。第一，他懂得森林。第二，他遵守諾言。第三，同他玩撲克牌是很危險。」

「喂，遮利（巴特的名字），誰還能够對老總有更多的要求？」洛芝說道。

他們大家都哈哈的大笑起來了，不過，巴特里知道（他也知道其他的人都明白），如果事情嚴重起來時。大家對于一位總監仍舊會有更多的要求的。

沙洛哥多瞭望台的那位女郎又過着一些寧靜的時光，雖然除了昨天來了一場雷雨之外，她的反應經常都是十分沉靜的。她現在對于工作已逐漸起勁起來了，並且對例常工作覺得非常滿意，尤其是對於一個困惑不安的人原是最好不過的。

一個從失戀中重新振作起來的少女，據說是會很快又愛上別人的。然而，她的重新振作却有點不同。當機會到來，可以賺點錢，找得一份幾星期的工作，而避開了和人們共同渡過夏日炎炎的夏天的全部問題的時候——她就會把握着這種機會。

但是只經過了短短的兩個星期以後，她就不得不承認她有時的確感到寂寞。

太陽正向西方下墜。日間的暑氣也已消散了。從山谷吹上斜坡來的陣陣微風是那麼的清爽。

她在狹窄的走廊四週走了一圈，正想再走一圈時——一陣鈴聲響了。

這雖然只是電話鈴聲，但它却像一陣雷鳴似的，劃破了午後四野的沉寂。答，滴，滴，滴。她拿起聽筒來。

「我是沙洛哥多瞭望員。」

「哈囉，我是巴特。你明天就會有些貴賓拜訪你了——我和老總。噢，我差點忘了，你是不是一直在注意着閃電的地方？」

「是的！一切還好。」

「沒有再燒起來嗎？」

「沒有。」

「那好極了。那你就繼續留心吧。」

「不過那是二十四小時前發生的事情。這時候會不會再燒起來呢？這要費多少時間？」

「那可難說了，小寶貝！有些人說，火可以在整個冬天裏作冬眠——在冰雪底下冒烟。有許多火，可以延續一個星期。」

「好的，我對于六十五度一定留心就是了。」

「還有！你千萬別忘了其他三百五十九度的方位。不必擔心——我知道你不會的。」

她從瞭望台上的走廊，俯瞰沙洛哥多東面那起伏不平的斜坡，和它們的支脈，她可以看見它們的來龍去脈，然而由於它們在深邃的谷底，所以她無法看見溪流。

她把視線移到李瓦斯嶺的東面，凝視着兩個峽谷的谷口，洋葱河就是在這裏流出，和南福克與北福克河滙流。但她看不見溪流，只見重重疊疊的山嶺，顯出一片紊亂。它的影子，使它更加鮮明的突出。

潘地洛沙還有其他十座瞭望台，她可以望見其中六座。在遙遠的東北面，她發現薛爾山上的瞭望塔，高高的建築在北福克河的上游。她舉起望遠鏡，朝向東面遠眺，發現三十二哩以外的一間建築在布狄山最高峯的小屋上的白色斑點。她沿着瞭望台南面的走廊跑過去，不用望遠鏡也能望見馬山，其次是情人坡，再其次是西南面的哈林站。這又使她再走到北面的走廊，詳細的眺望和她相隔只有八哩，越過兩座山嶺便可到達的近鄰咸北站。

夜幕慢慢籠罩大地，當她再凝神遠望時，再也看不到薛爾山了。於是，她把走廊的活板門放下，上了栓，準備黑夜的降臨。

傳訊員蘇連孫・亞諾特放下電話聽筒，背靠着椅子，在計劃事情了。

「我們三點鐘起飛，」他心裏在想，「這使我們在白晝有充份的時間，況且，在那段時間裏，熄滅了的火將會冒出烟來的。雖然如此，最好還是再檢查一下方向。」

他站起來，轉過去他的凳子背後的壁上掛着那張大地圖。地圖是裱在夾板上的，上面突出十一枚圖畫釘的玻璃頭，每枚釘都揷在潘地洛沙森林的每個瞭望台位置上的洞裏。而每個小洞和圖畫釘的周圍，都是一個畫得很整齊的圓圈漸次變爲三百六十度。傳信員把沙洛哥多的釘拔了起來，當他拔起釘來的時候，有一條被隱藏着的彈簧所拉緊的線跟在針的後面。他一面翻開備忘錄，一面把釘揷好，使釘尾的線恰巧橫在那標誌着正東北面六十度的圓圈上。然後他把釘揷進板上去。假如沙洛哥多瞭望台的觀察是正確的話，那麼沿着這條線的某個地方，就是閃電打雷的所在了。

其次，他又拿着馬山的那枚釘，同樣謹愼地放在三百廿度的線上面。於是，他在理論上便「越過」了閃電的方向，而且他更愼重地研究地圖上各線的交叉點，以便在飛行的時候，能够使他自己維持正確的方向。

閃電的地點，很明顯的是在感遜河和洋葱河之間的地方。這是個最危險的起火地方，那裏的地勢很不利，因爲在這季節中，主要吹的是南風，而南風將把火燄吹上山去，它在你能够撲熄之前，可能不費吹灰之力，把整個賀威山都燒光了。況且，那地區也是一個沒有公路的地方，雖說有一條良好的馬車小路直通到洋葱河的南面。

那個攜着火警危機報告的女郎進來了。

「早安，」他說道。「事情怎麼樣？」

「低了一度。」

「謝謝你的幫忙。」

她跑近針盤邊，當指針豎起時，針盤由藍色起，依照彩虹的顏色排列，直到指針像時鐘一樣轉了一週後，再度接近直線時，便成了紅色。藍色標明『低』；綠色爲『正常』；黃色是『高』；橙色是『很高』；而紅色則爲『極高』。

那針指着橙色部分的中間，那女郎把它略爲移動，但這變更是很難看得出來的。

「幾星期後；也許會下雨，」那女郎說道。

「在幾星期之內，也可能會有許多麻煩。」

「今年度到目前爲止，潘地洛沙森林一共發生過多少次火？」

「噢！我想是一百六十二次，假如現在沒有另一次大火在燃燒的話。」

「可是並沒有損失多少畝地，是不是？今年度潘地洛沙對于救火一定有極好的設備。」她出去了，但她的話，却比她想像的更要深刻得多。

這究竟是因爲具有好的救火設備，抑或是幸運？

救火設備似乎是好的，在一百六十多次起火中，平均被燒焚的地方，只不過在兩畝以下。總計起來是二百九十七畝——還在地區總部允許燃燒的定額以下，甚至是在國家目標的十分之一以下。

不錯，設備似乎是好的，然而雨節還不曾過去。究竟還有沒有脆弱的地方會起火呢？

在葱河以北的險岨的山谷邊的半山腰裏，野火仍在半枯朽的樹枝和松樹的枯葉堆中冒出烟來。隨他風向的移動而動搖不定，火在這裏吞噬得比較不很迅速，原因是燃燒性更大的東西被夜裏的寒冷和溼氣弱化。但在白晝，太陽的熱力和烘乾力却又使它復活起來。由於熱度的自然增加，它經常都有向坡上燒去的趨勢。現在火一共燃燒了四呎長，兩呎寬的地方了。

在一直冒出烟來的第三天，火已靠近了一顆枯松毬。當熱度增加得更高的時候，那松毬便開始冒出濃烟。冒了幾分鐘的黑烟後，松毬突然迸出火燄來，昇起約有一呎左右那麼高，並且還發出劈拍的爆裂聲。

松毬所擊的那根較低的樹幹，因爲是最先着火，所以也最先被焚掉，而松毬也跟着往山坡滾下去。不過，它的核心却燒得比較慢，這滾動中的松毬，便是靠了這核心的支持而停頓下來。大約過了十分鐘，除了那松毬核子依然在冒烟之外，整個松毬都被焚化了。於是，火又再靜熄下來。

巴特聽到一陣汽車聲，向外一望，原來是老總。

「哈囉！巴特，這地方倒很不錯。」老總說。

「謝謝你，這地方的確是個好所在。景物比較薩福好得多了。」

老總轉過去，抬起頭來，望着對面那座兩千呎高的山峯。

「不錯，景色很好，呃，巴特，他們是什麼時候測量對面那個斜坡的？」

「噢！大約在一九〇二年前後，在接管森林以前。」

「那斜坡是一個苗長不久的森林，正如你所看到的幼林那樣美麗。」

「不錯，它是美麗的。」巴特簡單地說。然後，他彷彿是故意改變話題，趕緊補充一句說：「那滅火隊員就是那裏工作的。」

老總凝望着幾名中學生年齡的青年，他們正在草場上割除雜草和整頓界限。

「當然，」巴特繼續說下去：「在草場上工作，的確是毫無意思的，不過我希望在這時候把他們留下來，如果發生野火的話，他們便可以向任何方向，迅速開始撲滅。」

「那好極了。」

「呃，我們是不是就要動身？」

當他們踏上沿着梅子河的險峻公路時，巴特讓那輛運載他們的卡車改用最低的齒輪來開行。他們決定這條路必須完全建築過，好讓運木材的卡車可以使用。他們沿着廢馬嶺南端前進，須臾便抵達廢馬嶺與沙洛哥多銜接起來的山坳，然後停下來巡視。

他們俯瞰下面，可以看見基里河的彎彎曲曲的河水，直到北部四英里的李瓦斯嶺。

「這倒很不錯，」巴特說。

「是的，」老總也附和着；但是，他的稱讚却是更加謹愼。在右面是幾堆無價值的灌木林。

惟構成沙洛哥多東面的其他幼林，又是一片很好的混合針葉樹的森林。

「無論那家木材公司都是不會喜歡杉樹成分這麼多的樹林的，否則的話，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測量機會。」老總說道。

他略等片刻，等待巴特的回答，然後回過頭去望了巴特一眼，只覺得巴特站在那裏神色緊張而且帶有點仇視的樣子。

「噢，來吧！巴特，」他和顏悅色地說。「樹根本就是爲這樣而生長的，可不是嗎？」

「這是一大片美麗的樹木，我認識了它已經有二十年了，我們爲什麼不能把它好好地保留起來供人遊覽呢？」

「下面那個樹林有人主張用來蓋房子。以目前的情形看來，它是頂容易起火的。我們到要替那裏一帶的木材着想一下。」

「咦，森林裏只有一些枯樹。」

「巴特，這是有點奇怪的。我猜測有許多人會和你有同感，但依然有點奇怪。這就是我要說的，當人們要羨慕別人的時候，他們是選擇年青力壯的運動家和封面女郎。你不妨看看各種雜誌。但當他們看着樹木的時候，他們却羨慕那禿掉樹葉的老樹。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却喜歡你的

這條路距離那兒不遠便是盡頭了，他們只得步行跑上那最後一百碼的岩石嶙峋的羊腸小徑，到沙洛哥多瞭望台去。他們沿着小徑而上，到了一處石崩的地方，便看見瞭望台的鐵塔了。那女郎從高高的走廊上揮手。

當他們爬上瞭望台的時候，巴特替他們介紹。

「朱蒂，這位是鍾斯總監。」

「眞是瞭望台的光榮，」那位女郎說。跟着他開始和巴特聊天，甚至彼此開起玩笑來。疲憊不堪的總監，覺得自己有點難受。他羨慕巴特對樹或對人的情感的熱烈流露，能够使每個人都感到快樂。

朱蒂突然發覺自己對於總監未免有點失禮；因爲她到底還是女主人。她認爲最恰當莫如說一句聊以解嘲的話：「我喜歡沙洛哥多，」但當她把話說出口之後，她竟微笑起來。

總監只是隨隨便便地說：「那很好！」但他也跟着微笑了。當他微笑的時候，她覺得他不再板起一張毫無表情的臉孔，或是一副乖張的樣子。他的確笑得很自然。

「我已預備好咖啡了。但我想請你們倆位出來走廊的東面，我望不見那邊的有什麼烟冒上來，你們既然來了，我希望你倆位也來看看。」

於是他們三個人便一道兒倚在東面走廊的欄杆上，極目遠眺對面的山嶺，彼此沉默了一分鐘。

後來總監開口道：「不，我看不見對面有什麼黑烟。」

「我也看不見，」巴特說。

在停頓中，跟着三個人都聽到飛機的馬達聲。

當飛機低飛越過山嶺的時候，空氣頗有點衝擊。前面略向右邊一些幾乎和飛機平行的，那就是沙洛哥多瞭望台的鐵塔。

飛行員試圖在引擎的吵雜聲中講話。

「你說什麼，詹姆？」

「是不是要低飛過瞭望台？我聽說現在看守瞭望台的是一個女子。」

「好的！」傳訊員說，說話雖很愉快但內心却有點躊躇。

其實，他並不眞正想低飛越過瞭望台的，詹姆曾經當過P五十一型飛機飛行員，當他低飛越過一座瞭望台的時候，對於傳訊員的腹部和神經系將會發生什麼影響。然而他依然無法使詹姆想到這一層。

飛機機身傾側得很利害，地面突然旋轉起來。雖然輕輕地轉換一些方向，但詹姆已經覺得幾乎要從飛機座位裏被拋了出來一樣。

現在沙洛哥多瞭望台的險岨的西部斜坡似乎在昇起來和他們相撞。

「你瞧，她有各人在探訪她了。」詹姆說。

「是的！」傳訊員說。「那是總監，他在那兒，還是別飛低的好。」

「你的話不錯，我們別飛太近是嗎？」

「我想還是不要的好。」

老總，巴特，那女郎，三人都在那裏。當飛機飛過靠近瞭望台的鐵塔，和走廊平行的時候，他們都招手。詹姆擺動機翼，然後又使飛機略爲跳動，發出嗡嗡的聲音。

森林濃密，山坡不大傾斜的沙洛哥多東部，現在已在機翼底下了。

「那座瞭望台倒不錯。」詹姆在引擎吵雜聲中，大聲地說。「你們這些森林裏的一批孩子，什麼時候起僱用美麗女郎來看守瞭望台的念頭？」

「噢，這主要是戰爭促成的，同其他各種事情一樣，我猜想現在第五區的瞭望台幾乎有半數都是女孩子——哼，一句話，都是女人。」

飛機突然又傾側了，過了一會兒，他們飛過李瓦斯山的南面。那山面既險峻又乾燥，只能支持喜歡陽光的松樹的生長。山巔大部份是光禿禿的露出岩土來。北部斜坡，因爲水量較豐，溪水流進李瓦斯河，所以長着密密叢叢的陶格勒斯樅樹。在左邊的前面，是一片綠油油的灌木林，灌木林的右邊是一片綠草如茵的李瓦斯草原。然而現在綠草多已變爲黃色了。

傳訊員指着谷口威爾遜河流出到平原來的地方。詹姆略爲把飛機的高度增加，飛到五千一百呎。

這是他們今天飛來這裏的目的，當他們飛過的當兒傳信員注視着山嶺的北坡。由空中偵察，經常是比較看得清楚的。當你眞正飛到目的地時，你就得要靠了一雙眼睛觀察下面一片無垠的地方，即使飛機的速度很慢，你也會在一剎那間飛了過去的。

當飛機飛進山邊的時候；詹姆在週圍盤旋着，然後飛下山巔去。由於這裏是最可能閃電的地方，因此，他們使飛機低飛到樹稍。

傳訊員在尋覓黑烟或是新近被閃電打擊過的樹，但却找不到。

他們在飛過山嶺突出部份的時候，高度只有四千六百呎。他們盤旋了一兒會，又再昇到五千一百呎，這次是飛到葱河去了。傳訊員爬到詹姆背後的椅子上，從右邊眺望飛機底下的南部斜坡。

「假如我那架舊的P五十一型機還在的話，」詹姆突然大聲向後嚷道。「我就可以直飛上這些山谷，也可以飛下去，然後往上昇到最高度。」

「現在我們已經飛得太快了，要是你有那架舊的P五十一型機的話，那麼我們的速度便會快到使所有的松樹都變成松脂油了。」

他希望詹姆不要說話。因爲要顧着回答的一剎那間，難免會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以飛機飛行的速度來說，也許錯過一段的地方，恰恰可能是看到黑烟昇起的地方。

他們又轉彎勉强地飛近山邊。這一次他們是飛下山嶺往葱河的南部飛去的。

等到他們來回一共飛了四次，再作雙重的檢查以後，還是沒有發現任何東西。

「我看還是飛回去吧。」傳訊員說。

「沒有烟冒上來，呃？」

「沒有烟，叫我怎麼發現，」傳訊員矯正他的話說：「當然，有一半地方，在這麼大的樹林下我無法眞正看到地面，而且又有那麼濃密的灌木和幼樹。」

「那末，你爲什麼不派一個人徒步出去巡視？」

「我們不大知道閃電的正確地點在那里，我們今天下午所經過的地方，就需要他一個月時間才巡視得完。」

第四日

火在靜靜地繼續燃燒着。在日裏它已向前吞噬了大約十二呎的落葉，當它燃着一顆松毬或一根比較粗大的枯枝的時候，它便噴出熊熊的火燄來。太陽下山後，火勢雖然減低，不過依然比前一晚要强些。它的前端，燒成一條雖然有點搖曳，但却不間斷的十呎長的火線。這火比較强的原因，是因爲它向上坡燒去，稍爲離開了樹根之後，它已伸展到落葉堆積得更深厚的地方。而且再向前吞噬一吋或多一點的地方，它又可藏匿在灰燼底下，躲避夜裏的溼氣。

當熱度繼續增加到戰勝冷氣和溼氣後，小小的火燄便慢慢獲得了更多的燃料。

火看來很堅靱和耐久，它像是一支灘頭堡的軍隊，經過了危如壘卵的第一天以後，現在已經

掘壕鞏固陣地了；它又像一種傳染病，只要一度侵襲着表皮和生命的自然力量爭鬪後，現在便深入到細胞裏面去，伺機而前，以便蔓延到整個身體。

一陣風吹上山谷，離地很高的松樹稍和松樹的較高樹枝都給吹得前後搖曳。較近地面的風則似乎吹得不很急。然而半明半昧的紅火，却變成更加不祥的橙色，甚至有一個時候，似乎轉爲黃色了。一點點的火燄向上舐着。後來，上面的樹幹停止搖曳了，而橙色的火舌，又再昏暗下去，變成紅火。

哈里戴坐在一張高大寫字檯旁邊的高椅子上，正在他的氣象地圖上作最後的修改。

那是星期四，在過去幾天裏，他因爲沒有和氣候接觸，所以他只得審查星期一以來的天氣。有一大片太平洋高氣壓支配了地圖上所有的海洋部份，並且伸展到大陸，經過英屬的哥倫比亞而達於美國的蒙丹納州。在這高氣壓的北部，阿拉斯加發生了微弱的暴風雨，另一場暴風雨發生在明尼托巴州。加利福尼亞州則處於來自墨西哥高原的槽形低氣壓之下。他仔細地看，看到尼瓦達站有些雷雨的象徵。而最後所襲擊的地點，是墨西哥灣上空某處。地圖上的等壓線顯示着，潮濕的熱帶空氣怎樣在墨西哥大河谷一帶湧出，當它衝到新墨西哥及阿里左那的高山時變成了叶麗的火花而消散。于是再也沒有多少力量剩餘下來，吹過那些高山，再向北推進。不過有少數的閃電風暴仍在閃發，遂使這里一帶人員感覺到躭心——他們甚至還顯出焦急，雖說他是個新來者不懂得判斷。

星期二和星期三的地圖，並沒有雷雨的朕兆；他所特別注意的地方也沒有重大的變化。那兩場風暴向東面移動，加利福尼亞上空的低氣壓，略爲減退一些。

現在他審查到今天，星期四的氣候了。說句老實話，今天的氣候，和星期一有顯著的相同，依然顯示出加利福尼亞上空正籠罩着槽形低氣壓，海上有高氣壓，北部有兩場風暴。現在發生在明尼托巴的風暴，當然就是星期一發生在阿拉斯加的風暴，而這次出現在阿拉斯加的風暴，却是新醞釀成功的。

但當他更加謹愼的觀察時，他察覺到也許眞的有一些兒變化。變遷得最利害的，是阿拉斯加的風暴。這場風暴的中心，距離星期一那場風暴的中心南部二百哩。事實上，這場風暴眞正是在阿拉斯加灣上，而不是在阿拉斯加的上空。同時，它也是一場很劇烈的風暴，氣壓比較低沉，風勢也較强。等壓線的曲線，顯示風暴已經向西南面推移，壓在太平洋高氣壓的上面。因此，他就決定注意這場風暴了。它也許會帶來附近居民所日夜期待的甘露。

然而，這夏天的氣候一定會再繼續一天的。他打開當地氣象的預告來看，『無變化』一語已足以充份說明這實際情形。

貓山瞭望台在十一時三十二分發現接近公路的地方有黑烟冒了起來，一分鐘後，報告便來了……

「趕緊來吧！你們這些傢伙！」薩福森林看守站的救火隊長在大聲地嚷着。「不知是那個狗娘養的雜種，從汽車的窗口，把香烟丟到公路上。」他們大家飛也似的奔到水糟去。

傳訊員立刻把消息傳達給巴洛森林看守站。「巴特，趕緊下來吧！火看起來很討厭！」他還沒有把聽筒掛上便接着說：「請接到西巴站！」跟着他聽到一陣火警的警報聲。「他們出動得非常迅速！」他想，他的眼角望見一輛紅色的大型水槽車警報齊鳴的轉入公路，救火員用皮帶縛在車子的兩旁的椅子上。

在薩福和西巴及巴洛各地區之間，所有工作人員在兩處閃電地方的中間，拋下工具，並且把講話的句子也都縮短了。他們忙碌異常，奔到卡車上立刻開動機器。在電話不能通達的地方，便改用無線電通訊。尼瓦林巴山的警報響了。在深林的深處，木材砍伐工人都不約而同地停下他們手上的鋸來喊道：「天啊，起火了！」

總監急速地停下汽車，急急忙忙地跑上傳訊員的辦公室去。剛巧傳訊員放下了電話。

「火在什麼地方，安？」

「在加波羅！恰巧在公路旁邊！」

「好，我還是趕到那兒去吧！」

幾分鐘之內，各瞭望台都相繼得到起火的消息了。那些有機會望見冒烟的人都擺定一個適當的角度，全神貫注地在注意火的動靜。

起火地點雖離沙洛哥多瞭望台大約在二一二度左右，但是有一座平頂的高山，却把瞭望台的視線遮蓋了。不過，在一剎那間，一股黑烟，却從山後往上升了。這一下可把那位瞭望員的心都嚇壞了！

火正在捲起來了！

但是，她從收音機所知道的，比從觀察中所知道的還要清楚。他們從收音機中，接到待命出動的命下，以便緩和電話線的擁擁，因此着在收音機裡還聽到許多嘈雜耳語的聲音。

她雖然大部份的時間在收音機旁邊收聽，但她也到瞭望台的走廊四周不斷的眺望，尤其是朝着她看到閃電的方向望着。因爲山頭死人角此刻正在起火，誰也不敢擔保盆地裡不會起火的。

總監在十二時十一分抵達起火的地點。那時候薩福森林看守隊員已經在工作中，而且進行得很順利。總監決定親自查視火勢，於是便在火的週圍巡視，他並沒有特殊的工作可做，他很願意拿着鐵鏟站在火線上面，不過，這樣一來不免要影響到士氣。假如工作人員都看見他拿起鐵鏟來工作，他們就會認爲事情的確已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在看守員正在撲救的這一場大火中，彷彿是一件多餘的東西。不過有時候，多餘的東西也有它的用處的。它本身無所事事，也就能够到周圍巡視一番，看看其他的人是不是都在認眞的工作。

巴特在十二時四十二分，由巴洛趕到。

「喔！老總，」他說，「看你的樣子，好像是已經把火勢控制住了似的。我想：我用不着這麼匆促的趕來！」

巴特氣還不曾透一口，就以分區長的身份一直走近火燒得最利害的地方去。這一區爲長方形，到處都是山谷，因此他不得不前後奔走着。下午的驕陽正是炙膚般的炎熱，而黑烟又捲得很低。到了下午兩點鐘，他已經滿臉烟垢，渾身疲倦不堪了。

氣象人員哈里戴，在下午二時卅分才趕到火場。其實他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工作可做，只不過傳訊員請他走近去看看，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火而已。他覺得這場火非常有趣，並且還花了不少的時間去觀察黑烟，研究它的螺旋和波浪狀的烟雲。他最關懷的倒是火對當地微風的影響。這也許是比較實際的氣象問題。

傳訊員蘇連遜根本沒有到火場來。他只是坐在薩福的辦公室裏，他希望能够沿着火線逛一次，用健身方法來鬆懈神經的緊張。親歷其境目覩的大火，往往不如想像中的大火來得那樣可怕。不過，這一場迅速引起的大火，在幼樹叢中以風捲殘葉的姿態向前吞噬，最低限度已經燃燒了三百畝的地方了；在一個下午中一個不小心的人丟下一根香烟，竟使森林樹木損失的面積比較整季的損失還要多。

這時候傳訊員已使整個森林進入戰時體制了。許多人員和大量裝備，已經抵達火場；還有許多人員和配備正在開來的途中，他們將會及時趕到值夜班。他曾經和區總部及舊金山的區域辦事處通過電話。附近的森林都警戒起來了。只要電話一聲通知，他就把達賀、布魯瑪斯、曼多辛諾多地的人員通通調來。距離火場地方五百哩，有一架運輸機在希彭克機場待命出發，從安琪斯

來一批救火隊。

後來，火勢轉趨緩和了，這雖然是經常有發生的可能，但誰也不敢存着這種希望。三時廿九分，老總親自打來一個電話：「我們已經在火的周圍佈下一道防火線。也許我們已使火勢就範了。」

在峻峭的山谷邊，由閃電引起的小火，仍舊在枯松樹葉堆中慢慢地向前吞噬……

它有駸駸乎向上坡侵襲的趨勢，但也同時隨着午後的風勢，在斜坡右面，向山谷上面刮去。結果，火分裂成兩支生力軍，從側面向上侵噬。

現在火從樹根向前吞噬了廿呎之後，已經燒近樹枝的針狀葉垂下來觸及地面的地方了。在這更加深厚的枯葉堆中，火勢更盛了，同時在較遠些的地方，零星地散佈着一些枯樹枝，這正是火的最好不過的燃料。

距離稍爲再遠些的地方，有一塊彈丸般的空地，地上橫着一根掉下來的大樹幹子。那樹幹已經半枯朽了，其中一端，呈現出斑斑駁駁的工蟻的蟻路。

在這枯樹幹的後面，是一片相當空曠的空地，空地後面是一片幼樹的叢林，大多由剛萌芽的樹苗到外表不大強壯，約有十來呎高的小樹不等。由於它們生長得十分繁密，所以難免會互相侵犯。在許多地方，它們那些大多數已枯死了的較低的枝椏，都互相交錯起來。

第五日

依然在枯葉堆中向前吞噬的火，已經燃到半枯朽的樹頭了。整條枯樹幹的末端早開始在冒烟，樹幹雖然朽腐，可是仍有一些火燄吐出來。中間的部份現在更開始冒出濃烟。這黑烟向四處蔓延而消散，昇騰到樹梢上面去，和從遙遠的西南部起火的地方吹送過來的黑烟混合在一起。

有人在敲門，雖然蘇連遜的辦公室大門是打開的。他抬起頭一望，原來是氣象員哈里戴到來。

「請進來，戴，」他說。

「他們說你要召見我，先生。」

「是的，我想和你談談關於你怎樣能够幫助我們的事情。現在哈特河大火……」

「哦！原來你的火是有名字的！我們海軍裏，常常用名字來喊颶風，不過，你們這里火的種

類那麼多，我倒以爲你不妨用番號來代替名字。」

我們森林部裏，都給火加上一個名字，我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一方面是爲保持紀錄的正確，另方面在雷電交加的時候，也許會一次發生三十場火都說不定，所以給大火冠一個名字，就可以幫助命令的發施。我們的瞭望台無須停下來，檢查它的大批番號或字母，只是一查地圖上的名字，便可以報告出「埃托伯拉森或是蓋克伯利，或是貝奈爾起火了。」

「好一個新奇的名字！」

「別恭維我了——那些名字都是我定的。這是一種制度。比方說，艾特的意思，就是指那市鎮是沿着森林北部邊緣的A排。此外我還挑選了一些在廣播時不會混雜的名字。就算是無線電的連絡很壞，但如果洛哥多發出伊爾格拉斯的名字時，你決計不會把它和埃底菲蓋遜或狄爾翰或其他鄰近的市鎮相混。噢！你的氣候怎麼啦？」

「再也沒有什麼變化。英屬哥倫比亞海外有一場大風暴，不過我現在不能够說出未來的動態。」

「你不會欺騙我吧，是不是？」

那青年抬起頭來，很快的微笑了。「你似乎不斷在研究我，先生。」

「在我的工作上，我得要研究每一個人。正如某人曾經說過：人類是最容易出毛病的工具。他們拿起一把利斧或者是駕路着水糟車或壓機的時候——也許會發狂的向你砍去或者撞去，但大體上，你是會知道他們的好處的。不過人到底是很難講的，朝秦暮楚，去年是一個人，今年也許變成了另一個人都說不定。」

拳師奧尼爾是潘地洛沙的救火員技工。在那一季中，他負責指揮了五名中學生，他們大部份的時間，都駐紮在卡里巴湖的附近。他們的日常工作雖然是開路，但他們職務上的主要作用却是在那孤立的地區遭野火襲擊的時候，担任前方救火員，迅速撲救。

這些孩子們一直生活得很愉快。他們曾經被派去撲滅一些小火，而且充分地享受那種緊張的情形。他們對于那位三十歲的上司的勇武過人，十分欽佩。

拳師昔日在職業拳術界的生涯，依然得到當地人民的尊敬。他的『拳師』綽號，的確是當之無愧的。

最近拳師和他的部下A員在開闢一條捷徑，開路領先的人員在一片密密叢叢的灌木林前面停了下來。

「用什麼方法可以繞過這片灌木林？」中間一個人說。

「混帳，」拳師走上前來說道：「你不應該繞道而過，而是必須打中間穿過。」

拳師說罷，突然衝上前去，樹枝給他猛然一衝都彎的彎，斷的斷。伙伴們在一陣熱烈的呼聲中，跟隨着他後面向前進。他們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要跟着他的——。

蘇立克·巴尼以前是個海軍工兵，是個剝貓皮者——剝貓皮不但是一種驚人的職業，而且在字源學言，又是一個怪有趣的名詞。首先，遠在美國開拓邊疆的時代，早已有剝牛皮者的職業。所謂剝牛皮名稱的由來，是經過雙重的誇張的，說是那些驅着大羣牛的人，不斷在便勁地抽着他們那長長的皮鞭，把牛皮都剝下來的。後來，牛羣沒有了，剝牛皮者的名稱就變爲剝驢皮者。不久驢子也逐漸稀少了。代之而興的是壓路車，人人都無可避免的把它簡稱爲『貓』，因爲壓路車原來的名稱是叫做（Caterpillar-Tractor）簡稱爲（Cats）意思就是貓。後來照此類推和錯綜複雜的幽默後，所以凡是駕壓路車的人都便被人稱爲『剝貓皮者』。

在森林中看巴尼工作，你會說他對於力量和暴力是有着貪婪無厭的慾望，他砍倒灌木，搖動三十呎高的樹。在斜坡上上下下，在鬆鬆的岩石上或露出的岩層中，攀來越去。

「巴尼的確够强悍，」一個欽佩他的傢伙，在靠着他的鋸柄休息時這麼說。」他的體格既結實又强悍，像一隻固體的膠球。」

「雖說他有三分傻勁，」另外一個說道。「有時他自己却處理得很行。」

下午五時卅分，哈特河顯得很寧靜，工人列隊經過計時員的身邊，一個一個點驗完畢。總監走過總部的圍欄對着巴特說：

「巴特，我想就要到薩福去。」

「好的，老總。這裏的一切我們自會照顧得妥妥當當。」

「我希望你早點回去，不然就太晚了，巴特。你好像很疲倦的樣子。」

「噢，我精神很好，老總。」巴特說。「昨晚當然整夜沒有上床睡過，不過像我這樣吃慣火烟的人，却是家常便飯。」

老總離開之後，巴特和他的老朋友西區的森林巡查員魯芝談話的時候，就願意承認自己的確是很疲倦。

「我的確是很疲倦，」他說。「但我不願意在他的面前承認。」

第六日

那根樹木已經變成一堆灰色的灰燼了。樹的中段也已經燒光了，但它的頂端却依然在濟農萬籟俱寂的黑暗中，悄悄地在燃燒。

夜來的情況，不會比前一晚更爲有利，而火的本身，却愈燒愈大，愈燒愈烈。它的熱氣更加迅速地烘乾了針葉的極枝，一根樹幹着火燃燒，自然會蔓來到另一根樹幹。微風靜止，使熱氣得以積聚起來。

火已經向前吞噬了十呎，並且在一道卅呎長的火線上燃燒着。

現在火的上邊已接近一片幼樹叢，樹苗底下的針狀葉子開始着火燃燒了。附近的火的熱氣，早已把這幼苗的針狀葉子的水份烘乾了，故當火開始在樹底燃燒的時候，樹身上的樹脂便被蒸發出來。這陣蒸氣昇起來，和空中的空氣混合，構成了一種近乎爆炸性的混合物。火的熱氣增高，這爆炸性的混合體突然起火燃燒，一座金字塔形的火燄，平地昇起了兩呎高，發出嘶嘶的聲音。被火的熱度烘乾了的針狀葉着了火，在短短的五秒鐘之內，整株樹已經在熊熊的烈火中了；過了一會兒，烈火已像起火時那樣迅速地熄滅了。

在這一陣突然而猛烈的燃燒的協助之下，火神在幾秒鐘之內，又向前挺進了一呎。它現在緊緊地迫近幼樹叢，火舌開始向上伸吐了，把互相交叉着的乾樹幹燒得霹拍作響。過了一分鐘，針狀葉子也跟着燃燒起來，整個樹叢上面，湧起了一座外表很堅固的橙色的火塔。一股灰色的濃烟成直線上騰，在黑暗中停留在樹梢上。

五點卅分？你相信是五點卅分嗎？睡意正濃的朱蒂，張開一對惺忪的睡眼，從床上向瞭望台的四週凝望一遍，然後拉開氈子，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向東部眺望，她頓時口呆目瞪。那熟悉的宇宙突然動搖起來。

她不斷地眨着眼睛，在遙遠的東北部的李瓦斯嶺上，騰起了一股從來沒有過的朦朧的柱狀的黑烟。

她跑到走廊上面去，從望遠鏡中那股黑烟顯出更近在眼前，看來倒眞像是烟！

她跑進裏面那照準儀，從眼孔裏，細看那方位角上的角度，六六點五度——距離她發現閃電的地方只有一點五度，這也許是一陣到處飄蕩的烟。

〔簡滴簡〕。（他從酣睡中醒過來）

「篤滴篤」（他在半知覺狀態中從床上跳起來，盲目衝出房子。）

「篤滴……」

他拿起聽筒，用尖銳的聲音回答，這時候，他已經十分清醒了：

「喂！這是巴洛站，我是森林巡查員巴特利。」

「巴特，我發現了一柱烟，喂，這是沙洛哥多瞭望台。我在六六點五度那里發現了一股烟！」

「好——那很好，不要太激動，朱蒂。你等一會兒，讓我把方位角度寫下來。六——六點——五度。時間是五點卅一分。」

「對的！」

「角度是垂直嗎？」

「噢！巴特，我忘記了，等我查查看。」

「不，不用查了。那是在李瓦斯山後面，是不是？你無論如何是看不見冒烟的地點的。你想，會不會是閃電？」

「恰巧距離我發現閃電的地方一度半。」

「好的，朱蒂！你在那兒不必過於緊張，但却要不斷地注意着那些烟。假如你想改變方位，或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報告，可以打電話回來。否則，別再打電話給我，再會。」

儘管巴特冷靜地給她指示，但他的呼吸似乎也有點兒急速。這是朱蒂破天荒第一次遭遇到的火，而在他却算是超過千次以上的——甚至連他也會激動！他透了兩口氣，當他的妻子把咖啡壺端進來的時候，他聽見一個房裏有卡嗒的聲音。他想起現在第二步應該和馬山站通話——一會兒，又再傳出「篤滴篤」的訊號——那是馬山站了。

「這是馬山，報告方位三二度發現黑烟。方位角度與星期一的閃電方位相同。看不到起火的基地。這些少黑烟向東面飄蕩，已經越過了北福克及南福克以北的山嶺了。估計距離爲十哩，在賀威山的東南斜坡上。極可能在第十二區的特爾溪，抑或……」

「懂得了。那好極了，沙洛哥多早已經報告過了。」

對方哦的一聲，默然表示大失所望。

巴特放下聽筒匆匆忙忙穿上拖鞋披上褐色的浴褸，離家到辦公室去。他一面加緊脚步，一面仰頭觀察天空——氣候顯然沒有重大的變化，這雖然是不好的現象，但也不至於太糟。

在無線電控制室內，他扭開無線電收發機的掣，他在等待無線電機的眞空管發熱的時候，轉

過去覽閱掛在壁上每座瞭望台均有圖畫釘的大地圖。沙洛哥多瞭望台六六點五度位於東北，而馬山三二〇度位於西北。那些線從葱河以北橫到山嶺的南面斜坡上，但他要再覽閱一遍，然後才決定遣派人員出動。

他在麥克風面前說話：「這是Z一七要同Z一四二通話……這是Z一七要同Z一四二通話……請Z一四二通話……Z一四二通話……」他略停片刻，希望對方有回音。『拳師』奧尼爾雖然不是個善動腦筋的傢伙，但不論那一個孤立救火隊員的管理人，在早晨這個時候也應該懂得在無線電收發機旁邊等待着的。

「Z一七請Z一四二通話……Z一七請Z一四二通話……請Z一四二回話……」他半恐慌地想到無線發射機發生障礙的各種事情上面去。少頃，他很清楚地認出『拳師』奧尼爾從廿五哩外和他通話的破銅般的聲音：「Z一四二同Z一七通話……Z一四二同Z一七通話……請通話，Z一七……請通話，Z一七。」

巴特避免了一切形式，開門見山地說：「喂，你是拳師嗎？我是巴特。我們發現洋葱河附近有一柱黑烟。喂！在洋葱河上面的某個地方。你是最靠近的人員，請你立刻召集隊員，火速開到冒烟地點去撲救。把人員都預備好。你聽得很清楚嗎？」

「我知道了，巴特。」

「好的，準備好一切，等待收音機的命令。我要對哈林站作第三次的探視，一會兒就回頭來發施命令。一分鐘之內，就回頭來發施命令。Z一七通話完畢，收線——Z一七通話完畢，收線。」

那班青年的小伙子們圍着拳師高聲嚷喊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拳師？……那個人是誰呀？……我們發生了火是不是？」當他把剛才用無線電通話的事告訴他們之後，大家都靜了下來。

「弟兄們注意！我們要戒備了……各人準備一把斧頭，三把鐵鏟，兩把鐵耙……食物箱……兩罐K種配給食物……無線電收發機……準備好一切！我在等待命令。」

他們在清晨五點四十一分出發，天色依然黑沉沉而且寒氣迫人。他們約要趕兩英里的路程，由拳師親自帶領；簡直是等於作兩英里的賽跑。

巴特命令救火員出發以後，略爲鬆了一口氣。一隊由五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和一個英勇的管理人所組成的救火隊，總該能够迅速把火救熄，而且能够在火的熱度和午後的大風使危險性更加擴

大之前，把火勢完全控制住。如果不一氣呵成而略爲中斷，那麼，火可能就利用這中斷的機會，向別處蔓延。他神精緊張地站起來拖着拖鞋在地上踱着方步，這場火因爲是發生在一個孤立的地方，因此他一時無法調遣其他地方的救火員迅速趕來撲救。拳師奧尼爾雖有他的長處，但究竟還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

那時候，這一場在整個巴洛地區引起一陣騷動的野火，實際上還不曾達到可怕的境地。野火在吞噬了大叢幼苗之後，愈燒愈烈，況且又因爲在天色破曉前得到下山谷的風勢之助，向正確的方向燒去。在一道長僅數百碼的火線上，它很迅速地從斜角上坡侵進了五十碼，燒焚枯葉樹叢，偶然也燒焚了幼樹叢。

到了五點五十三分，只要單人匹馬，提了鐵鏟，便可以把火前面的枯葉鏟掉，把火勢遏阻，讓它自生自滅。然而拳師所帶領的一班兄弟，距離起火地點約有幾小時的路程……人人都認定火的刼數難逃。不過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有一線機會，就可能把局面扭轉過來。

火借了下山谷的風威由斜角向上坡迫進，燒到一顆附在一根枯枝的松毬上。轉瞬之間，松毬和枯枝着火燃燒，過了幾分鐘後，那根幾乎被燒得通紅的枯枝，在松毬依附的地方折斷了。

松毬脫穎而出，往下坡滾了兩呎，在跳動——還在滑走。在地心吸力的原動力推動下，它又向下滾了一呎，然後加緊速度，間斷無定地往下坡滾去，風勢使松毬燒得更猛烈，它滾射到山谷邊，留下了一條火花的小徑在後面，終於在距離起火地點百多碼的一條木頭上停歇下來。

在火燒過的一百碼長的烟路上，開始冒出烟來。在雜樹叢生的地方，乾枯的樹枝很快地燃燒起來。微弱而孤立的許多火舌，這時候也吐出火燄，全部會合起來。火在松毬停歇下來的地方的那根樹頭，也開始冒出濃烟。幼苗到處着火，樹叢開始發出辟辟拍拍（四字口旁）的爆裂聲。山谷底下吹上來的風，使火燄更加張牙舞爪。

在短短的時間內，火的危險性無形中增加了好幾倍。它的地盤雖然沒有多大的增加，但由於它在下坡的火線很長，原來可以加以限制的外圍線，便增加了四倍。

然而控制火勢已絕不是有把握的。如果在松毬滾開之前，一個人便足以把火鎮壓下去，那麼，現在有六個人出動撲救，總算是很足够的了。

拳師的人員已攀越了山嶺，到達了葱河上游，而且正走向下坡。拳師依然在前面領路。

「哪！火就在那邊！」他嚷道，停下脚步。弟兄們蜂擁前來圍在他們背後，望見山谷底下的

半山腰的地方，有一縷稀薄的烟，上面飄着一堆更濃厚的黑烟。

「那烟並沒有飄向別處，我們可以把它控制住。」其中一位救火員說。

「假如山谷上面有風刮來的話，火線就長了，」另一個說。他是弟兄群中年紀最輕的一個，大家都叫他『矮子』；長途的跋涉，使他渾身疲乏，汗流夾背。

他們只停歇了一會兒。拳師便拉着像雷鳴的嗓子，叫弟兄們繼續前進，並且從斜側穿過樹叢，往下面傾斜險岨的山邊而去。弟兄們懷着滿腔熱情，緊緊跟在他後面。不過，過了片刻，那年紀最小的一位弟兄竟趑趄不前，猶疑起來。他疲倦極了，當他舉目向前一望時，他很明顯地看到跟着小徑前進，不久便可以毫不困難地抵達起火地點。於是，他便跟着伙伴們的後面滑着攀着往下面追趕，距離其他的伙伴約有五十呎。

十分鐘後，他們氣喘如牛地從對面爬上來了。拳師在距離黑烟從樹頭上端冒起的地點約廿呎的地方停歇下來。甚至連他也在辛苦地喘氣。

「你們大家聽着——」他氣喘吁吁地說。「你們沿着下山谷邊四處散開……哦——怎麼少了一個人？」

「是矮子，他滑了一交，脚踝受了傷——他現在正跟在後面——不過是遲一步罷了！」

「天啊！怎麼一個人連躍過岩石也會摔倒呢？那麼你們四個人趕緊開始工作。」

「無線電收發機怎麼辦？」那個背着收發機的弟兄問道。

「我想我該和巴特通通話。啊！眞糟糕！和他通話還得要等十分鐘。我要首先去察看火勢。先在那邊裝好天線，讓我觀察形勢，看看怎樣去應付。」

和森林野火博鬪的理論，是很簡單的。既然無法可以撲滅火燄，只要把它限制在一條防火線範圍內，讓它自己熄滅。通常一條防火線，大約是一呎或兩呎寬。防火線四週的枯葉，得全部掃清，使在地上慢慢向前爬行的火燄，因爲缺乏燃料而熄滅。低垂的樹枝，也必須砍去，在蓊鬱的樹林中，就得連灌木和樹苗一道兒砍掉。大樹的高枝椏却不必去理會它，希望它們不會着火，萬一大樹的高樹幹也着了火，結果就會發生所謂『空前大火』的激變。火燄昇到最高的樹頂上，並且火舌逐樹蔓延，除非大風的驅散，其熱度直向上衝。這樣大火，除了有奇蹟出現之外，就不是區區一條狹窄的防火線所能制止的了。

在理論上，拳師奧尼爾和六名救火員，是在六時廿分展開救火工作的。但在實際上，其中一

人傷了踝骨，還不會攀上山來。同時，拳師也親自出馬，手提利斧，去偵察火勢，這是很正當的。

因此，四個人用三把鐵鏟開始建立一條防火線。他們四人，因隨拳師步履如飛的跋涉了兩英里的崎嶇山徑後，越過山谷時早已渾身疲乏不堪了。正當他們的熱情將要達到最高潮的時候，他們卻眞正地遭受首次的挫折。

工具問題也跟着發生了。拳師下令一把斧頭，三把鐵鏟，兩把鐵鈀，然而鐵鏟是不適合在多石的山谷上工作的。鐵鈀是用來把枯葉掃除了。一會兒，他們也需要用那被拳師隨身帶去的利斧。

運用鐵鈀的人，迅速地往上坡工作，開闢一條狹窄而整齊的防火線，這條線最低限度可以遏阻火勢的蔓延。一個拿着鐵鏟的人隨他一道兒跑，沿路做他所能做的工作。

另有兩個拿鐵鏟的人，專門應付那根正在冒烟的木頭。木頭身長六十呎，有六呎正在燃燒，所以要在六十呎木頭的四週開闢防火線似乎是一件很艱苦的工作。因此，他們只好用鐵鏟來啄掘樹身燃燒的部份，但却是徒勞無功。過了幾分鐘後，第六個人才蹣跚地背着鐵鈀跑上山來。他果敢地把火掘出來，但是，除了使他的鋤鍬被火燒得發熱之外，一無所成。後來拿鐵鏟的人，把石地上的塵埃鏟起來，傾倒在火燄中。這雖然不致於會把火撲熄，但却把它的威力減到暫時不會有害處。

拳師到四週巡視一週之後，這時從火的另一方，滑下山來。他看見三個人正在手忙脚亂地啄掘一根圓木頭，而十分之九的火燄依然沒有辦法控制，他不覺把他們咀咒一番，然後派其中兩人，到火的上端。那拿着鐵鏟的跛脚的小伙子，則被指作沿着圓木頭的下邊工作，注意松毬的滾下。

拳師親自跑到火的前面左右重要的地方，用利斧把矮樹和樹苗砍除。他因忙於砍樹及分派工作，竟連用無線電向總部報告的事也忘得一乾二淨了。

七時一刻的時候，巴特已吃過早餐，穿好衣服，回到辦公室了。這時候，拳師總應該用無線電報告救火的情形，說明他和部下人員是否有辦法應付。然而，却連一點好壞的消息都沒有。這不知底細的確教人心焦的。瞭望台報告有黑烟冒起一會兒，後來又逐漸消散，這應該說明那些弟兄們已經完成任務了。

巴洛區的救火隊已出發了，但他們得先在葱灘的路口，裝設無線電收發機，等待命令，然後

才徒步出發。巴特所能做到的只限於這一點，但他決定和薩福的傳訊員通話。一些策略上的檢討也是有益的。

傳訊員感到很樂觀。

「哈囉！巴特，」他在電話中說。「聽說你發生了一些小麻煩，是嗎？」

「我倒希望它是小事情。不過拳師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報告回來。」

「你可不能希望一個救火員的管理人，樣樣都做得教你滿意。說不定他正在那兒揮動斧頭，而抽不出時間到無線電機來向你報告。根據沙洛哥多的大火報告，我斷定他已經在一小時左右把火收拾了。」

「我最擔心的是那地方崎嶇得很，不容易派人去增援，除此以外，我倒沒有什麼憂慮。」

傳訊員突然改變了輕鬆的心情。

「巴特，我告訴你，我要親自乘飛機去視察一遍。讓我想想看——十點鐘大概沒有問題了吧。假如我叫那些傘兵準備的話，那兒有地方可以跳下嗎？」

「這個，我可不知道，那兒有李瓦斯草原，但距離火場不很近。沿着山嶺的地方，有幾處空禿的地方，不過，我不高興叫人在那裏跳下。」

「無論如何我得叫他們準備！喂，那火叫什麼名字？」

「野貓，破鼻子的！」

「噢，野貓就行了！好吧，巴特！祝你運氣！」

傳訊員放下了聽筒，拿起鋼筆，照實把『野貓』記錄在記事冊上。潘地洛沙森林已經發生過一百六十三次火；這次不過是第一六四次罷了。

氣象專家哈里戴，從最遠的地方望見潘地洛沙森林的火，在他看來，火是發生在等壓線一〇一一和一〇一四度之間，大約距離正在向前推進的太平洋風暴東面兩百英里。結果，向風暴中心吹去的溫和南風，將在日間支配着潘地洛沙森林，到了下午，風勢將愈形猛烈。夜間可能下雨，這就是哈里戴對氣候的預測，至於這些氣候對于野火將發生什麼影響，那是負責滅火者的特別工作……

總監已聞悉發生野火，但在他個人來講，這是一宗地方性的事件。他相信他的傳訊員和森林巡查員將可以應付這局面的。然而他的腦海中却念念不忘九月間曾經有過一場無法控制的大火…

……

傳訊員也在相當遠的距離外望見野火。這是本季他任職期中所發生的第一百六十四次的火，而他對每一次起火的憂慮的能力已經大大的減退了。『野貓』火似乎沒有特殊的危險。火勢尚未增强。它最大的困難，在於它的孤立——距離最近的公路約七英里……

對於巴特，這場火是一種使他感到苦惱的憂慮。他不知道事情究竟怎樣，因此，他每一分鐘都坐立不安。無論火勢燒向那裏，它總會燒掉一個良好的森林，而他的樹木，幾乎就是他的孩子……

在沙洛哥多瞭望台上的朱蒂，的確會看到那堆黑烟。但在她看來，那是一場小火，而且又距離得很遠。黑烟略爲上昇起後又消散了，充其量，它不過是像地平線上營火所冒起的一縷細烟而已。

拳師和他五名弟兄，已經工作了一小時了。絢爛的太陽照在斜坡上，沒有一絲風，山谷邊呈現出一片炎熱上午的寧靜。他們最初洋溢的熱情，現在已經消失了。他們心裏都在想，假如能恢復開闢小徑的例常工作，該是多麼的寫意。

然而他們仍舊不斷地工作，精神還很好。而且工作也有進展。他們在通到山谷邊的起火地點前面的公路上，挖掘了一道防火線。再工作一小時，圓形的防火線也許就能够完成。那時候，火自己熄滅，而他們的工作只不過是肅清和警戒罷了。

甚至在拳師和他的弟兄們正在工作的時候，情形已在發生變化了。驕陽的熱度已開始在山谷構成了一道高氣流，而風暴前鋒的迫近又增强了這陣南風。

最初是一陣微風吹來，繼而發出一陣長長的哀鳴，似有一種巨大的東西在放出它的氣體似的。較小的樹枝輕輕地在搖曳。火燄在搖幌和旋轉，後來倒向後面，索性就在後面燒起來了。

弟兄們迅速地面面相覷。曾經有一個時期，風彷彿在幫助他們，把火燄吹回被火燒過的地方。清爽的凉風，拂着他們那些流着汗珠的面龐，而他們也樂得呼吸一口沒有黑烟夾在裏面的新鮮空氣，後來他們記起了火的另一面。

轉瞬間，火的前面却變成側面或後面。風向再也不把火的熱度吹到兄弟們辛辛苦苦掘來的防火線，而從更加正確的角度，向前移動，並且開始向山谷上蔓延了。

在這風向改變的時候，火燄已經變成一支長管手槍的形狀，指着下坡，救火員在手槍管的下

面掘了一條防火線，但現在南風使火燄高張，由手槍管上面起，火燄開始向前伸進了，用人走路較，火的進展的速度，是凶多吉少的。

弟兄們個個面面相覷，初次迅速地感到憂慮，而且近乎恐懼了。

拳師極力的用咒咀來掩飾他的失敗。他猶疑了片刻，在考慮應採取的辦法。退到上山谷去在火燄推進的面前築一道防火線好呢，還是從他已築就的防火線進攻火的側面，使火的範圍不致擴大，希望逐漸向前把它撲滅。

假如在早晨，他無疑將會選擇大胆的戰略，但現在他却擇取了比較安全的辦法。

「弟兄們，我們從側面包圍它！」「一定能够把它制服的！」於是他第一次設法鼓起虛假的勇氣派員來增援我們了。」

「當然！」弟兄們齊聲叫着。「增援部隊……他們爲什麼不派人員來增援呢？我們幾個人根本無法向火博鬥！」

由於在風勢轉變的時候，拳師還在火的上端，因此，他和無線電機之間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並且，他爬下山去再攀上山來，至少要花費半小時的光景，他認定自己的身份，應該是一個英勇的揮動斧頭的領袖，而不是一個坐在收發機旁轉動針盤和週波的人物。

巴特又再和傳訊員通話。

「喂，安，我現在開始動身了，我還不曾接到拳師的消息，但根據沙洛哥多瞭望員朱蒂的報告，黑烟確實在增加了。」

「現在吹的是南風。氣象人員說，風勢愈來愈强，今晚也許會下雨——好吧，我看你還是去走一趟吧。不過，別和我斷絕聯絡。」

「你以爲我是拳師奧尼爾嗎？我會用無線電繼續和你聯絡的。」

巴特離開巴利站，儘管喝了三杯咖啡，還是兀自納悶，打不起精神來。而且，還有一種一個人在睡眠不足時所特有的混亂感覺，不知道是昨天，今天，還是明天。

走了一英里後，他拐了一個彎，走過南福克的橋，走上愛廸赫斯路，他加速速度，風馳電掣而去。路是那麼狹，而且又蜿蜒曲折，不過路面很平滑，他很熟悉轉彎抹角的地方。車上的收音機玲玲地響了，他立刻微微地聽到有人在呼叫一個不是在潘地洛沙森林裏的電台。

在愛狄赫斯前面轉彎的地方，他聽出是朱蒂呼叫他的汽車號數Z一一二的聲音。他把汽車駛

到路邊停了下來。

那是很簡短的消息。她是替傳訊員傳達的。原來傳訊員要讓巴特知道事情不大順利，爲了他自身職責所在，他已經下令巴洛的救火隊由葱灘那裏出發。

「好的，」巴特對着發報機說。「謝謝你，朱蒂。請你轉告安，我快要到愛狄赫斯了，我一定盡速趕去。」

當巴特的車駛進衛士站的時候，多尼已經把馬鞍安置妥當，只不過一分鐘光景，他們便把那匹黑馬羈在馬車上。

從愛狄赫斯到洋葱灘的八英里路程，是需要相當時間的，不過，巴特却儘量加速爲車的速度。

那輪空卡車停在葱灘上。他把馬車停在卡車旁邊，又再扭開發射機。

「Z一一二要和Z一七通話Z——一一二要和Z一七通話。請回音Z一七。」

然而，他却找不到巴洛的電台，於是他便向Z三發出呼號，和朱蒂通話，然後再由朱蒂和巴洛站電台通話……但拳師還沒有消息。傳訊員在上午九時三刻鐘由薩福乘飛機出發了。黑烟看來似乎大了一點。李瓦斯嶺，現在已經可以望見黑烟了。這些就是巴洛站所必須報告的消息。

「好吧，朱蒂，把這些都抄下送來給我。我現在葱灘，騎馬出發。隨身攜帶了一架小型的收發機。一有機會，就和你們通話，請再述一遍。」

朱蒂再複述一遍。

當巴特騎着馬渡過小河的時候，他謹愼地仰望着那狹隘的山谷，但他的視線依然被一座丘陵遮住，看不到黑烟。在這種風向之下，烟是會飄向北方去的。這時候，我們那匹脚步穩健的馬，爬上河灘，開始向着漫長的崎嶇曲折的羊腸小徑走去。

半小時後，將近抵達山巔的時候，他趕上巴洛站的救火員。原來他們正躺在地上休息。他停下來讓那匹馬休息片刻。從那六名救火員汗流夾背，氣喘如牛的樣子看來，他知道他們一定馬不停蹄地在趕路。因此，他非但沒有責備他們，反而輕鬆地說：「不必趕得太辛苦，前面還有一段漫長的路程呢。」

他們都裂開嘴笑了，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愈上愈高後，視線也就豁然開朗了。在兩株高大松樹橙色樹幹中間，他們可以望到幾英里下面剛才他們所經過的狹長山谷。四週的景色出現在眼前，他突然地感到心臟跳動起來。

他下了斜坡，踏過格里玆利河的河水，沿着滿植着矮松的山崗小徑前進。當他從松林鑽出，

踏入空曠的李瓦斯草原的時候，他看到黑烟了……。

他覺得如釋重負般地輕快。這並不是一場猛烈的火。他的坐騎馬不停蹄地離開了草原，開始攀登直達上山谷直接針對着野火的險峻小徑。牠走了不遠，兩隻耳朵突然豎起來，接着巴特也聽到一陣飛機聲了。

他沿途都把無線電收發機放在馬鞍前面。現在他趕緊下馬，找到一塊小石，把天線在石塊的周圍繞了一圈，然後把它拋到一塊大石後面。他忽忽忙忙地把無線電收發機裝好，當他扭開收發機的時候，飛機已映入眼簾了。

巴特站在空地上，把手上下地揮動着。當飛機差不多飛到頭上的時候，他看見機翼在擺動。於是，他跑回收發機的旁邊，戴上聽筒。從他坐的地方，他看見飛機在火的上空盤旋，然後一直往黑烟的地方飛去。後來它又飛出黑烟的地方朝着山谷飛下來。他聽到安的聲音，在無線電收發機上叫他。安的報告很清楚：

「不太好也不太壞。拳師正在那兒應付。他在火的後面築了一道防火線，不過，現在風勢轉變了，變得沒有多大用處。拳師和其他幾個救火員，正沿着上面包圍它，不過它的火線達兩百碼長，兩頭火舌伸出在前面。火也許吞沒有十畝左右的地方。你儘速趕去，我現在打算派降落傘人員來援救。」

「你有沒有派我們的人員領導陸軍飛行員前來嗎？」

「有的——老總！」

「請再說一次。」

「你聽見我的話嗎——老總？」

「飛機怎樣來呢？」

這是一架在應該有門的地方却沒有裝門的飛機，所以總監對于這點很不滿意。他在應該有門的地方的對面坐下，雙手握着後面的鐵柵。皮膚褐黑色的中尉，和那個只用一隻手攀着柵鐵，漫不經心地站在靠近空地的軍曹。一會兒，機身傾斜，原來應該有門的地方，却變成了地板。老總覺得差不多要滑倒下去了，連忙死命地握牢鐵柵把他的長脚縮進去，旁邊那個黑得發亮的上士裂嘴笑了。

「這不關我的事啊！」總監在引擎吵雜聲中抱歉地說。

「你這次飛行是幹什麼的？大孩子。」

「噢！我對於森林很熟悉，這次隨機前來，是要指出你們跳傘降落的地方。」

「好傢伙！你指出地點，而我們跳落！」然而，跟着發出的一陣並不十分愉快的笑聲。

飛機劇烈地波動，總監注視着那十名不久就要跳下的人員。他們坐在沿着機身兩旁的狹窄的金屬長椅上，他們除了面罩還沒有戴上之外，其他的降落配備都齊全了。他們滿身塡得像一個超級的足球員，每個的腰帶間懸着一束繩子。他們默默地坐着，大多數在抽着烟。他們的神色並不快樂，而且，他還能看見有幾個人的額上在流着汗珠。這也許是因爲身上穿着厚厚的衣服的關係，但也許不是。一個人心裏存着要從空中跳落在一個崎嶇不平的高原上的念頭，自然會感到不舒服。

軍曹突然用手指着窗外，總監站起來，把頸子伸到門前，手中握着機身上面的一條方便的小鋼線。現在他們正在飛過火場了。

「這是我的份內事，」他想，于是迅速地審視一番。火在大樹間並沒有從頂上燒下，在一條長長的火舌的地方，火燒得特別猛烈。他瞧見幼樹葉燃燒的地方有熊熊的烈燄往上衝。其中有一隊救火員已在火場了，還有十人準備要跳落，另一隊救火員也在接近火場的途中，而巴特則擔任指揮救火的工作，由這樣佈置看來，他認定火的壽命不會很長的。

在火場的彼方——最低限度從空中看來是如此——他望見樹林中一片彈丸的空地。他用另外的一隻手，輕輕把中尉的臂推了一推，往下一指，這時候，他察覺在一個手勢之中，他已經完成了這次飛行的使命。中尉和軍曹一齊向下望，從他們的面色中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打算跳下去。他不難察覺其中的原委。那一片彈丸空地，的確和一片長滿着灌木的空地沒有多大的分別。他一想到任何人跳下這種地方，便覺得快快不樂。

「天呀！」中尉朗聲地說，「那片空地不比馬廐屋頂大，但却有馬廐那樣的險阻！」過後，他突然用軍人的口吻喝道：「軍曹，你負責管理跳傘。」

「就照三三四的次序跳吧，」中尉神秘地說，然後握着扶柄跑進機師室，指揮機師並發出跳傘的訊號。

飛機已越過那空曠的地方，但却開始兜一個圈子又飛回來。

「注意，第一批三個跳下！」軍曹下令。

三名降落傘隊員站起來，包括上士在內，各人把帶子扣在剛在總監握住的方便鋼線上。他們緊張地移動着背上的降落傘包，證實一切都妥當了。他們的面罩現在已經罩上了，然而從面罩的塑膠中，總監可以瞧見他們的黑黝黝的面孔中，閃着炯炯的目光，看去既殘忍而又悲愴：像一頭

落入陷阱中驚駭的野獸的眼睛一般。

飛機不再盤旋，而改用直線飛行。三名跳傘者彼此更密切的靠攏。驀地裏，一陣噹噹的鈴聲響了。

「吼！」軍曹大叫一聲，三個人便一齊向機窗外躍下，由於靠得太近的關係，看去彷彿變成了一個人。鋼線下面懸着三條繩子，彷彿是絞台活動板已經打開的樣子。當機身略爲傾側的時候，總監瞥見一張搖曳的降落傘，飄浮在天空。

另外看三名跟着跳落的情形，就沒有那麼緊張，當他們跳出時，總監望見下面那彈丸小空地中間的四方空地上有一張降落傘，旁邊站着一個人在揮手。

在第三批人跳傘的時候，他們望見其中一把傘掛在樹上，大家不由得緊張起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們却看見樹上吊着一根長索子，一個人正沿着長索子滑下。原來這些降傘人員腰帶間繫着一束七十呎長的索子，並不是單爲着好看的。

第三次跳下的人一共有四名。後來飛機再盤旋了兩次，軍曹和碩果僅存的一名士兵，把繫在一把黃色降落傘下的幾細工具，糧食，和宿營設備，推出機外。

飛機投下了最後一細東西之後，便兜了一個圈，飛回去了。

總監感到一陣輕鬆。不但全部人員安全着陸，而且他們不久就會脫下鋼盔和救火衣，拿起救火工具，下山去向巴特報到。十名生力軍開到火場，情形就有極大的分別，況且在正午最炎熱的時間未到來之前，他們還有好幾小時可以工作。

當巴特趕到火場的時候，他立刻看出火勢已無法控制了。情勢雖然嚴重，然而他却未拿起一枝鐵鏟開始工作。他的工作只是在火的週圍偵察，特別是在火的前面，然後策劃應付的戰略。因此，他只是告訴拳師和他的弟兄們繼續他們原來的工作；不論他們用什麼方法，這時候的火勢，已非六個筋疲力乏的人的能力所能控制的了。

當那架巨大的木材運輸機飛過頭上的時候，他正在攀越一些樹叢。他聽到飛機盤旋的聲音，從一片晴朗的高空中，望見三把綠色的降落傘在機身底上張開。當飛機飛回去的時候，巴特剛完成他巡視的工作，正在一張印着一部份地方的格式紙上，查着起火的地點。

他在鎮區後面的點線上寫上『確定』兩字，並在地圖中央誌一個7字，說明這場火是發生在鎮區第七組的，從西南四十度開始，他向北繪一條彎曲的線，直達西北四十度，然後又再回到原來的起點。包含在界線內的地區代表着已被焚燒及正在燃燒的地區——幾乎是盡他所能加以指出

的。

但是巴特腦子裏所想的，却是面積的距離。這地區大約有四分之一英里長。在他們能够把火勢控制之前，連同拳師的弟兄們所已建築的部分，則防火線的長度可能將要增加至二英里長。參加撲救工人的人員，除了拳師六名疲憊不堪的部下外，復加上十名降落傘人員（他希望如此），以及將於一小時左右可以趕到六名救火員。

他迅速地計劃着。火的後部已經控制住了；用兩名拳師的部下來擔任巡邏就够了。拳師自己和另外三名，則在原來的地方應付上側面，並且他將會派救火員去增援他們。這一條線對沿着大火可能低燒的山巔而行。一方面，他將要把降傘兵派到下側面去。

這種戰術使火的前面廣爲張開，不過巴特是完全依賴十名傘兵工作得比火勢的移動還要快，以便迎頭趕上，一舉而把大火撲滅掉。不然的話，傳訊員早已答應在天黑前當火勢將告熄滅的時候，派二十名鋸木廠工人前來，他們自然能够毫無困難地把最後的火燼也消滅掉。

所有的一切都考慮過了，機會似乎很多。如果順利的話他們總該在下午時刻把火撲滅，最糟的話，也能够在夜間十時之前，鋸木廠的工人趕到的一兩小時後把火撲滅。

現在他聽到降落傘員沿着山嶺匆匆地趕下來的呼叫聲音。他也回喊幾聲，當他們來到之後，他便領導他們依照計劃分派他們的位置，一面又把形勢向上士解釋一番。

哈里戴研究他的下午氣象地圖，不禁皺起眉頭來……今天的氣象是一場很難預測的氣候。他把氣象預測報告用打字機打好，吩咐助手用無線電發出去之後，他跑過去傳訊員的辦公室。安正在辦公室中。

「半小時前，巴特有消息發出來。連他在內，那兒一共有二十三個人，他是很愉快的。他預料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防火線縮緊以便在大火燒到之前，及時把他的逆火放出。同時，我們預料你所預測的大雨，將會在那兒作掃蕩工作。你不會否認會下雨吧？」

「不！不！」

「你好像有點懷疑。」

「雨總該會有得下的，但是對於明天的氣候我倒有點懷疑。我始終不能作一個清楚的預測，我早想爲這件事情和你談談。」

「那麼，請說下去吧！」

「我推算出奧里根東部的氣壓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假如那邊發生高氣壓的話，就表示冷流

將籠罩着整個高原。」

「那到底怎麼一回事？」

「你有沒有看過水從山上流下來？」

「曾經有一次在書中讀過。」

「我告訴你吧，冷流恰似山水一般從山上流下來的，如果大量冷流積聚在奧里根東部，它就會從這些山谷中間流下來，使加利福尼亞的中央山谷整個成爲澤國，然後……。」

「得了！得了，不必再說下去，」安打斷他的話，「我現在明白一切了。我們安琪爾斯通常稱這種冷流爲『聖達安娜』，但在史丹及斯洛斯却稱爲『摩諾。』最重要的，這兒氣候並不很熱。但當冷流襲來的時候我們恰巧發生大火，這正是我們的幸運。」

「它也許不會侵襲也說不定，目前還很難肯定。」

「它大概會的，這是一年中最適當的時期。我們應在大風吹襲之前即把火撲滅掉。」

「將要有一場雨，你是知道的。」

「那就行了！」安說道，突然顯得更加愉快。

整個下午，跳傘人員都在火的下側面工作。遮菲里松樹的球是最會滾動的，因此防火線的挖掘，必須謹愼。要建立一道挖深的防火線是一件相當費時的工作，而且在整個下午，跳傘員從來不能迫近火的前頭。他們只能够略爲把些微火燄除去，及迫使火勢取斜角向上坡往山嶺燒罷了。

巴洛站的救火隊在山嶺工作。他們雖然只有六個人，但是，他們因爲不必挖掘防火線，所以便可以跟下側的十名跳傘員保持聯絡。

拳師的部下除了那個傷了脚踝的青年，被巴特派在收音機旁守候之外，其餘現在都已奉派巡邏一部份已受到控制的防火線。

太陽下山以後，整個下午不斷地括來的風，已逐漸減退，而成爲一陣徐徐的清風，依然從南面吹來。不久兩批救火員已略爲進到火的前面，而巴特斷定這時候正是加緊滅火的適當時機。

這時候，降落傘人員已個個筋疲力乏，但在上士力竭聲嘶的嚷叫之下，他們還是精神百倍，把他們的防火線直朝着上坡掘去。

兩條防火線之間的距離還有兩百碼才能連貫起來。巴特和上士攀上山坡，指出兩條防火線可以有效地貫通的地方。然後派上士回去，自己則到前面去找救火員，才知道他是要從山嶺下燒起逆火來的。

當救火員已救熄了五十碼地區的火後，巴特從袋裏掏出一盒耐風火柴。他拿着火柴的末端，他再把耐風火柴拿起來，跑進壕內，引火燃燒針葉和樹枝，實行『以火攻火』。

在南風的輕吹下，所有的大火都向防火線吹去，但只向前移動了幾呎沒有機會擴大，而且燒到火焰被撲滅了的防火線時，便自然會熄滅。但另一方面，巴特所引發的逆火，在風向的助長下，慢慢地向前移動。它從旁邊蔓延逐漸結成一道堅固的陣線。

突然間，逆火熾烈起來，衝過樹叢，向着大火燒去。兩堆烈燄在距離巴特站立的地點一百呎的地方碰頭了。兩邊烈火相碰，滙成一堆熊熊的烈火。

巴特站在那里觀察大勢。他想要看看火花的趨勢怎樣。據他所看到的，是那些火花向上直冒，在高空中消失了熱力而變成黑烟一片，而沒有吹過防火線把火勢再蔓延過去。

可是在防火線的兩端接連起來之前，火燄迫得很近，使逆火無機可乘，所以他們只好希望防火線本身可以把火制止。

後來，一切都突然靜止下來，看來似乎有點奇怪。而且大地上的一切都籠罩着一層黑幕了，當他們開始工作的時候，正是黃昏之際，現在大火滅熄，天色便告暗黑了。

彷彿是使事情更加有把握似的，一會兒對面山谷傳來一陣叫喊聲，而且有燈號，巴特心裏知道二十多個鋸木廠工人已經到達了，準備接替夜班的工作。

但當他開始休息的時候，他突然覺得疲乏不堪。那會經是很長很長的一個日子。他想起他自從星期三那夜起便沒有好好的睡過。他覺得一陣昏眩，只得坐在地上休息片刻。

第七日

子夜過後，一輪明月高懸在賀威山上，皎潔的銀光照耀着葱鬱的林木，使人可以辨別手電筒射程以外的事物。巴特只打了一會兒瞌睡，當他收發消息，或指揮一些事情以後。就算眞正沒有事情發生，巴特在快要沉沉睡去的當兒，也會突然醒了過來。在火場的人，沒有一個具有豐富的經驗，足以擔任指揮夜班救火的職務。

他站起來向四周望了一下。火已經靜熄下來了，但巴特仍決定再看一回，現在一輪明月已經高掛在天空上。

初次看去，那火彿彿眞正熄滅似的，但當你再仔細看清楚時，這裏那裏都還有微弱的火燄在

燃燒着。等到你看了幾十處火點之後，你就會知道在防火線範圍內的地區，不久將會有幾千處星星之火。

巴特攀上斜險的小徑，不住地停下來喘氣。一會兒他跑到防火線半圓形的地方，他明瞭這半圓形的防火線，正是拳師的救火員在撲救大火時會經如何接近火場的明證。那突出的圓丘，說明了他們的確會經在火頭向上山谷直伸之前，先把它遏阻了。

過了這半圓形的防火線，他發現有火光，六名伐木工人，橫七豎八地睡在那裏。當他跑近火光的時候，他們多疲乏地轉過身來歡迎他。

他問事情怎麼樣，其中一個人回答他一切都平靜。

巴特暗忖，六個人聚集在一處，就等於整條防火線有很長的地方沒有人巡邏，然而他却一言不發。夜間的確沒有什麼危險的，而且，他對於那些伐木工人，也十分的了解。在緊急關頭，他們會像魔鬼一般的工作，但在其他的時間中，他們對於上司的命令，是要依照他們的經驗，看看命令是否合理，才決定接受或置之不理。

到了清晨二時，巴特已跟着救火員沿山嶺所建的防火線走到火線的前面了。那邊又圍着一批人，點起祝火，其中一個人也告訴巴特一切都平靜。

他在祝火前面，展開地圖，並把地圖修改一下。他估計被焚的地區爲十畝，這場森林大火，森林部將列爲丙級大火。

他修改過後把地圖放回袋中，沿着那條側斜的小徑滑下去，到他首次燃起逆火的地方。中途他遇見六名救火隊員，可憐地擠在防火線內的一堆火邊，正想入睡。

「情形怎麼樣了，巴特？」救火員管理人問道。

「很平靜，濕氣把它遮蓋了。現在大概隨時會下一場小雨。」

正在這當兒，巴特隱約地聽到樹頂上有一陣沙沙的聲音。他抬起頭來覺得有些小雨點濺到他的鼻上。

「眞不出我所料。弟兄們，雨來了！我得要回去了。」

巴特的頭腦突然地鬆弛下來。一場被撲滅了的火，是受不了雨水的。但當他沿着小徑攀登的時候，他覺得雨下得太小了。這樣的雨水也許可以把在離地一百五十呎高的蔭鬱的松樹針葉洒濕，但却不能落到地上。這次的氣候預測也很差，不過由於火勢已經到了將近完全熄滅的地步，所以連巴特也不大感到憂慮了。……

哈里戴這時候依舊在罩着綠色燈罩的電燈下工作，在一個包括奧里根東南部在內的一個圓圈

中，寫上一〇二三幾個數目字，在裏面畫上一個高字，然後把背靠着椅子去研究地圖。薩福東部及北部各站的風向箭，已指向西南，指示出風力爲每小時十哩至廿哩。

室外已是陽光普照了，從窗口中他看見草坪的邊緣，整齊地植着許多幼樹。樹葉輕輕地在搖曳，使他覺得很驚奇。這只不過是說明風還沒有完全吹到罷了。

蘇連遜的眼睛幾乎還不會張開，他一隻巨手自動地摸着電話的聽筒了。

「喂！」他高聲地說，這一聲把自己的睡意都趕走了。「我是傳訊員蘇連遜。」

他認出對方是哈里戴的聲音：「事情都很平靜。這裏除了一陣清風之外，沒有其他的動靜；不過在我的地圖上，我發現在奧里根東部和這裏之間堆着四條等壓線。」

「那是什麼風呢？」

「時速二十哩，沿着山谷疾吹，而且非常乾燥，在半小時之內準定把你的嘴唇吹裂。」

氣象人員既然沒有什麼嚴重的事情可以報告，蘇連遜自然也用不着多問。「就這樣吧，戴夫，謝謝你。」他掛上了線，跳起床來開始穿衣。

在辦公室中，他扭開無線電收發機，和火場的無線電取得聯絡，並請巴特通話。

巴特說：「我剛巡視了一躺，火場好像非常的冷。雨嗎？這裏是否眞正會下大雨，這就難說了——不過，濕氣倒很重，把火都蓋熄了。我已派了兩名伐木工人到那邊了——我現在還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風勢如何？」

「下山谷的風不斷地吹來。然而似乎不大要緊。等一下太陽昇起來，上山谷必定會有風來阻擋它的。」

「可是氣象人員却不以爲然，他預測風的速度在山嶺上將會達到四十哩。」

「這也許是可能的，不過我在這裏逗留的時間比他長得多了。」

「喂！巴特，請你等一會兒，行嗎？我有點事情要辦。」

傳訊員站起來跑過房間去。他所謂有點工作要做，原來是要沉思片刻。巴特的確是個好人，他是其中一個最好的人材，不過，剛才他却像一把彎曲了齒的鐵鈀，斷絕了連絡的無線電機。他的毛病就是他們所謂的『神經過敏』。巴特也許是對的。火現在也許不會有多大害處，哈里戴可能是錯的。但在這情況下唯一安全的辦法，即推斷可能發生最嚴重的事情。

「巴特，你是知道如果火向北部燒去，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的。那火正指向加利福尼亞州一些

最好的森林哩。」他高聲地對着發射機說。

「好吧，安，我一定盡我的能力去做就是了。你知道一切都平靜，是嗎？」（傳訊員從那微弱的聲音中，知道巴特必定非常疲乏了。）「喂，安。假如在時速四十哩的風勢中，火再死灰復燃的話，那我該怎麼辦？」

傳訊員通完無線電話後覺得十分爲難。他是不能够派出卡車和壓路機和幾百名人員去撲救一場只是可能要發生的大火。

吃過早餐後，他覺得還有一點時間，便和潘地洛沙所有的森林管理站通話，然後再和區總部通話。他雖不能動員，最低限度也可以使人人警戒起來。他在日誌簿上謹愼地把他通話的時間都記錄下來。假如是有一個檢查局的話，他的記錄必定是很清楚的。

那股乾燥的北風，使他既憂慮，驚惶，又很緊張。他從窗口呆呆地望着一張破報紙被風吹得滿天飄蕩。風把報紙吹起來，吹下去，然後又再吹起來在空中翻來覆去，直到那張報紙被吹出他視線之外，他才猛然覺得報紙被吹成這個樣子，必定是在起風的了。就在這時候，總監踏進辦公室來了。

「安，你早，」他說：「我來得很早，昨晚睡不着——我一直在想這陣風。火怎麼樣了？」

安還沒有回答，而那位管理火警的女郎已經進來了。她跑進去把圖畫釘按在彩虹色的小圓圈中。傳訊員一看就知道風勢猛烈的壞消息就要來了。當那女郎出去後，針盤露了出來，那枝釘是插在寫着極端的紅色部份內。

在夜間『野貓』火已更加微弱，然而由於它所蔓延的地區極廣，因此到了第二天早晨，它依然在數百個孤立的地點燃着縷縷輕烟。從一條木頭的下端冒上來。地下的枯樹枝也在冒烟。枯葉堆的表面雖然已呈現黑色，但火舌依然向前直吐。

最危險的倒是枯樹上的枝椏。由於火星最先向它猛襲，因此，已經把樹根週圍的乾苔都燃着，在一陣陣向上蒸發的熱氣的幫助下，火燄很快的昇到頂端，像一把高高的火炬。然而苔一會兒就給燒去了，地上火燄的熄滅，消除了火的熱氣，而枯樹身上的火燄也就熄滅下來了。

在黑暗中把樹枝砍下來，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但在天色破曉後，便有兩名救火員帶齊鐵鎚和楔子前來了。大約在二十分鐘後，山谷邊便發出砍伐木材的聲音，隨着山谷其他的山壁反應出一陣轟然的回音之後，第一根樹幹便倒下來了。

局面還是在他們的控制之下，然而，正如其他的指揮救火負責人一樣，巴特又再想起了時速二十哩的乾燥的風，和一部份仍在冒着烟的樹幹。經過一夜休息的救火員，已經在工作了。巴特現在一共有卅八個人擔任巡邏和肅清的工作。由于風向吹的是東北風，下山谷又再成爲一個危險的地方。於是他就把那些休息的救火員派到那兒，再分派一部份到樹叢中，提防着小火的發生。除了那些砍伐樹幹的人員外，其餘的伐木工人，都出動巡邏各地。

大股的冷氣偶然朝着西南方越過鋸齒狀的山嶺，向炎熱的低窪地區襲擊。那股冷氣起初很乾燥，吹下斜坡時更加乾燥，而且逐漸變熱了。樹叢中的葉子以及山上的紫丁香都早已枯死了；松脂從松樹身上滴下來；森林地上的針狀小葉，乾枯得劈拍作響。

救火員們突然知道他們在玩着一場極冒險的賭博。在火的週圍，是一道狹窄的防火線。由于乾燥的風使星星之火重新燃起，防火線範圍內便有更多的火舌吐起來，另外一根火燄似乎已經熄滅了的樹幹，又開始冒出烟來。濃烟頂上噴出火燄來，火花四射。防火線的後面，多處的翳翳的乾樹叢以及乾燥的松樹針葉，都在充滿着松脂氣味的空氣中，等待着火花。

最後風終於襲來了。一陣巨大的氣流排山倒海般地由遠處襲來，沿着山嶺的斜坡襲擊，除了樹枝東歪西倒地擺動以外，它是無形的。另外一股激劇的氣流，則從賀威山向山下疾馳而下。兩股氣流旋轉一番之後，終於在嶺上會師。

樹梢突然像大風中的野草一般彎倒下去。正在燃燒中的樹幹頂端的火燄，在風勢的助威下，吹起來像一面旗子。旋轉的大風，把片片樹皮和枯朽的樹枝吹下來捲到半空，使它們飄揚片刻，然後把它們吹落地上。

火燄在松葉的表面燃燒了片刻，隨即蔓延到灌木叢中去。救火員瘋狂似地工作，大聲呼援，然而沒有人前來援助，因爲火比人還要多。

驀地裏大災禍降臨了，二十處的小火，競相跨過乾草，到處黑烟直冒，樹叢在起火燃燒了。巴特奔下防火線大聲嚷道：「弟兄們，回到那邊去，回到原來起火的地方去！」

一個面容蒼白的青年從樹林中衝出來，不住地用手拍着袖子上的火花。「一！」巴特數着：「二，三，四，五，「拳師在那邊，……六！」

他繼續數着，一面大聲叫喊前面的人。那時候，他立刻知道不能再回到舊的起火點了。因爲他背後突然到處都是火。

他遇見另外一個丟下了手上的鐵鍬，站在那裏恐怖地凝望着面前的火燄青年。「跟我來！」巴特對他說。說罷立即飛也似地奔跑，從火燄中間衝出去。

他到達了那條舊防火線，再找了兩名跳傘員。在遙遠的前面，濃烟冒起的地方，他已望見另一名跳傘員，像一頭鹿一般連跑帶跳地奔下山來。他再找了兩名救火隊的人員以後，再也沒有時間逗留了。

他率領這五個人開始離開火場奔下山坡，而前面却也有火在燃燒着。到處都在冒烟，黑烟在風前被吹得散開來。烟衝進他們的喉嚨，使他們咳嗽和窒息，眼淚鼻涕齊流。空氣熱得像火爐一般。

巴特聽到一名救火員驚惶地高聲叫道：「我們快要在這裏被燒死了！我要逃命了！」

巴特轉過去用盡力量，猛然向他的面頰擊了一拳。

「閉上你的嘴！我在這森林中二十年，我的生命比你的還要寶貴！跟我在一塊兒！」巴特厲聲對他說。

他們繼續跑了一會兒，那個青年只哼了一聲。濃烟不但遮蓋了太陽，而且也湮沒了所有的標誌，巴特只好用觸摸斜坡來繼續他的方向。他們窒息得那麼辛苦，使他們不得不把身體靠近地面來呼吸。

正在這時候，他們從面前的黑烟中瞧見一株灌木的許多樹幹正在燃燒，一烈燄熊熊，其中一名救火員像中了陷阱似地叫喊起來。然而巴特再也不怕這種恐慌了。他們越過了那棵燃燒的灌木，只是在等待有人來告訴他們如何行事。

從四處飛射的火花看來，他知道火已是在後面不遠了。事情現在就得要決定了。他繼續率領救火員，穿過濃烟，朝着前面燃燒的樹幹而去。

那是一處小火——大概不很大，然而還得設法把它撲滅的。火在向風的地方很少燃燒，巴特盡力地呼吸了一口空氣，把手遮在頭上，衝過火線。其他的人在後面跟着他。他們一面跑，一面得要把衣服上着火燃燒的地方撲熄，而他們的鞋子，像火一般的熱。然而他們仍被困在四面經過燃燒的一個小島上。那小島小得那麼可憐，他們必定會覺得極端的炎熱，也許會更糟。但是除了一些奇蹟產生之外，他們所最希望的就是大風停止吹刮。

他們却躺在熱烘烘的地上，不斷地在喘氣，極力想呼吸一點在黑烟底下的較爲清新的空氣。

那天早上，沙洛哥多瞭望台的女郎，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房間裏。大風彿彿使整座塔都動搖似

的；她不敢站在走廊上。

李瓦斯山後面只冒起一縷輕烟而已。她向其他方面望了片刻，當她再望回原處的時候，一股濃烟已經昇得很高了。當她驚惶地凝望着那股黑烟的時候，那陣烟波竟像向上直湧，昇得更高。她立刻跑進房去找電話。

她撥動電話鈴等對方接線的時候，倒反而冷靜下來；現在的她，已經是個老於經驗的人了。

「喂！你是安嗎？」她問道：「野貓火已經燃燒起來了，有一股黑烟昇得很急速。」

傳訊員安接訊之後，略爲思索片刻：「對的，就那麼辦！」于是他便開始採取行動了。

「布特！你過來，」他叫那個在隔房的助手過來。「野貓大火已經開始燃燒了！通知所有的森林巡查員，叫他們把全部人員派出來。火營駐在葱灘。」

他吩咐完畢，拿起電話聽筒，對電話接線生說：「給我接區部。」

他覺得自己非常的鎮靜，一點也不忽忙。這場火和哈特河所發生的閃電般的大火不同，在哈特河的大火出發時一分鐘之差，可能使被焚的森林有五畝和五十畝的差別。甚至于今天的火，也和昨天的火有別，昨天的火，十名跳傘員就能把局面扭轉過來，現在，縱使派出一營的人員也未必足够。昨天的火是一場邊境事件，而今天的火却是一場總體戰。

火在被一小塊燒過的地方的兩邊燃燒。他們六個人緊緊靠在一起，四個站在外面的人，用身體來掩護裏面的兩人。其中有一個人歇斯的里地發狂起來，其他的人只得把他抓住，不讓他起來逃去。其中有兩名救火員，在走的時候，手中提着兩把鐵鏟，於是他們使用鐵鏟把中間的垃圾雜物，被焚焦的針葉，和石塊，鏟到外面，堆積在四週。剛被清除的地方稍爲凉一點，但由於地上石塊太多，無法把垃圾雜物都鏟去，而堆積在四週的垃圾雜物，只能保護他們的臉部。

巴特暗忖，到目前爲止，情形還算好，他們四週的樹木的樹皮，早已在第一次起火的時候被燒焦了，現在正冒出烟來。假如再開始燃燒起來的話，那地方的熱度是無人可以耐得住的。或者，空氣被燃燒使他們在滾滾的濃烟中窒息。要不然的話，假如火燄從大樹梢燒下來變成火堆，就要燃燬針葉和樹幹。在幾分鐘之內，他們就能知分曉。不過直到現在爲止，一切還好。

自從起火以後，『野貓』火已經往嶺下燒了半英里的地方，它的火堆却蔓延得更遠。那雖然不是一道火墻，但到處都是獨立的火堆，使得空隙地方的火勢同樣顯出猛烈。

大風現在已經停下來了，然而火本身所積增的熱度使它燒得比先前更加猛烈。第一次刮風的

時候，風勢沿着地面吹刮，把熱氣驅到底下。但現在大量高熱度的空氣却向上騰昇。一株小樹起火燃燒，跟着一陣希希之聲過後，一株兩百呎長的松樹也冒起熊熊的烈燄，騰空更高昇到一百呎。

大火由樹梢爬過樹梢，從山嶺燒下來了，高大的松樹和樅樹，像草原大火中的野草一般着火焚燒，火舌吐出數百呎外。在這高熱度之中，所有森林部門的工作人員，不過像幾隻螞蟻，徒然在飛跑。

巴特仆在濃烟底下的地面上，耳畔聞得陣陣希希聲與大火的怒吼聲。他略爲把頭抬高，伸進黑烟與熱氣之中，四處張望，想找尋聲音的來源。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完全要看大火是否朝着風向燒去，或是向山下蔓延。他馬上斷定火是往山下燒去的，正當這時候，一陣新鮮的清涼的空氣由地面掠過，拂着他的臉孔。突然地他明白了。

「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啊！弟兄們！」他叫喊，或者在想要叫喊。然而他全給烟蓋住了，喉部乾燥得很，他只能搖動舌頭，掀動嘴唇，略爲發出些微的聲音而已。

不過他們大家也都感受到這陣清涼的空氣，當另一股清風掠過地面的時候，其中兩個人把頭抬起來。他們用着懷疑的目光凝視着他。當他們瞧見他的面孔時，他們都裂着嘴笑了。

在一分鐘以前，他們的小島的週圍的一切都在烈燄燃燒之中，而他們也瀕于燒死和窒息的邊緣。但一分鐘後，他們却住在一陣陣新鮮而且相當清涼的空氣中。

巴特站起來，辨明自己的方向。山下的大火正在怒吼；嶺上仍有許多小火堆在燃燒中。但它們都是孤立的，而且地面並不十分熱，人還可以跑過。

「我要離開了，你們可以跟我來，或者留在這裏——現在不會再有危險的。」巴特說。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們全部都跟着他離開。

在視野之內，闃無人跡，巴特一面跑，一面叫喊。他現在聽見山谷另一方的呼喊聲了。

原來有許多人在他前一天早上縛馬匹的地方週圍坐下。他們大多數是鋸木廠的工人。原來他們是烏合之衆，羣龍無首，而且士氣消沉，他們來到這裏，只不過是無動於衷的作隔岸觀火而已。

巴特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做起。第一，他問明有沒有人被火灼傷。救火員們個個都聳聳肩，不過，最低限度，他們還不能確實知道究竟有沒有人被燒死。救火

隊隊長在那兒？他們不大清楚——但經過一番盤問之後，才探出拳師和另一名救火隊隊長大概率領幾十人在山谷下的地方，監視着斜坡的一面，準備撲滅火堆。（那是第一個現象，說明事情並不是完全絕望。）

巴特派出四個人在舊防火線的四週巡邏，去找尋鋸木廠救火隊的隊長，並且盡可能找回各種被遺棄的工具。他又再派四人到山巔上，看看那一邊的情形如何，找尋跑到那一帶的人員，看看他們是否需要救急。

他按步就班地再把秩序恢復過來，把無精打采的人都變得虎虎有生氣了。他把其餘的人員都派到山下去和拳師會合，協助他對付火堆。

於是他又有機會再把工作分派給五個曾經和他在大火中患難的救火員。那兩名跳傘員，似乎還好；他們都是强悍的壯士。巴特把兩把鐵鏟交給他們，也派他們到下山谷去。那個患了歇斯的里症的青年也想跟着去，但是巴特知道派他到火線上是靠不住的，於是，便叫他坐下來休息。另外一個救火員，臀部被灼傷。

最後，巴特一時倒沒有什麼工作可做。他坐在小徑上的泥土上。陽光眩耀着他的眼睛，比較温熱的乾風，仍舊不斷地往下向山谷吹去。在山嶺下一哩的地方，火還在燃燒着。

當每棵樹都被燒着之後，巴特望見突然騰空的火燄，他感覺得渾身難受，好像自己跟每株樹被燒着一樣。不久他感到疲乏不堪，甚至不能使頭腦鎮靜地注意情勢的惡化，當他坐在小徑上的時候，他的頭俯向前面，竟打起瞌睡來了。

火的熱氣較前更加利害了。在火的中間，有一塊範圍大約一畝的孤立地方，空氣中的氧氣已完全被燒光了。刻頃之間，針葉和樹枝都變得通紅，像燈泡中的白熱絲一般，因爲缺乏空氣而無法燃燒。後來風刮來了，整畝的地方便火燄衝天。火的怒吼，轟然雷動，黑烟與烈燄從樹頂往上捲起了兩呎。火龍張牙舞爪吞噬樹枝，燒脫樹皮，甚至整根樹幹也被烈火的旋風力量拉了下來。

在烟波的邊緣，那架偵察飛機在騰昇的熱流中，東搖西擺地顛簸着。

距離火場南部五百哩的柏沙丁那，清晨街道上，交通頻繁，人們紛紛聚集在各教堂做禮拜。突然間所有的車輛都避到路邊。一輛森林部的汽車鳴着警號，風馳電掣地疾馳而過，在五分鐘之內，經過了五哩長的科羅里多路，朝着布朋克機場而去。

在史托克頓、雷諾以及薩克拉民多等地的平民窟，擴音機正大聲播出：「召人搜救森林大火

在遠西軍營中有許多軍人都出外渡週末去了！但軍曹到軍營中四處找尋那些不幸留下來的士兵：「出動啊！你個這些傢伙！森林起火了……」。

林木蔽天的卡拉瑪嶺，矮樹葱鬱的克里夫蘭峯，以及　斯，柏特斯山谷處的人員，聞訊之後都紛紛從四方八面前來。

軍營的卡車在指示道路的轉彎處停下來，軍營管理人員跳下車來，環顧一遍。這是一個紮營的好所在，一塊滿植着松樹的三角形平地，面積約爲十畝，位于巴朱河和葱河滙流的地方。軍營管理員腦子裏在計劃駐營的佈置——在公路兩旁停車，因爲這條公道是沿着葱河直達平地的南端。其次是工作時間管理員，再次是供應、交通、救傷，總部設在公路與葱河之間的供應站，厨房設在河流轉彎的地方，房子足以供全部人員坐下來吃餐，厠所在山上的第一斜坡上。

另一輛裝載供應品及另外五名軍營士兵的卡車，隨後而至。初時不免呈現一片亂糟糟的現象，偶然會有人東奔西跑，找尋他所需要的東西。但不久便傳來了一陣用鐵鎚打鋼樁的噹噹的聲音。後來，在索繩穿過了鋼樁上的鐵環後，這地方再也不是深山上的一片森林平地，而是像一個設備完好的鄉村，正在等待村民前來居住。厨子早已在烹飪了，準備擺出午餐來給一百個人吃。供應管理人也準備一接到通知之後，就分派工具，而運輸管理員則準備好各種簿子，審查進出的汽車和卡車。

在第二街上的播音機，仍然在大聲地報告：「大家去撲救森林大火。」霍斯是一個不甘蟄居家中的平凡人，他響應了救火運動。他失業了好些時候，而且幾乎袋無分文。在他面前却有一個人，對他的朋友說：

「這個有什麼不好？他們供給你吃，你可以溜進樹林中放下工作偷懶。」

於是他們都前去報名，霍斯也跟着他們，他與其說是出於自己的決定，毋寧說是受了他們的影響。

當壓路車司機巴尼·朱立克的工頭來找他的時候，他正在波克維爾的啤酒吧裏買醉。

「巴尼，貝先森林起火了。他們需要你駕着你的壓路車前去。」

「管他媽的！」巴尼說。「今天不是我休息的日子嗎？」他接着又補充一些各種各樣的批評。

但工頭胸有成竹，知道第二步棋子應該怎樣走。

「喂！巴尼，那些駕駛森林部壓路車的傢伙，在森林中是無濟於事的。因此他們那兒需要一

「再倒一杯酒來！」巴尼大聲叫酒吧的待者拿酒上來，不過，他的外表已顯得忐忑不安了，一種工作的意識開始在他的內心作祟。他又說了許多廢話，但他却說道：

「好吧！我就去那裏，只是別催得我太緊！」說罷一口把杯中的啤酒乾了。……

在星期天動員，往往是比較困難的，不過傳訊員已經十分滿意的了，出發的人不是區區十幾個，而是由以百計。不過開進火場，依然是最嚴重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只有把壓路車裝在卡車上，數西巴運到派克平地，在那裏卸下，然後沿着李瓦斯河上面的嶺而去。這雖然是慢，但在沿李瓦斯河的山峯的南部和葱河的狹隘山谷，構成了一條茲至壓路車司機亦難得通過的道路。不過，有一點就是假如壓路車不能趕到火場，大火也會燒到他們那邊來的。因爲大火正朝着葱灘的方向蔓延過來。今晨有一個人走了七英里的羊腸小徑才抵達火場，到了明天，他也許只要跑一半的路程就可以到達火場了。

總監從容不迫地前往救火營。他既不能太匆迫，也不能太激動。他的前面，是那個到營裏當計時員的書記長，後面那兩位身著藍色工人裝，神色緊張的女郎，是到營裏當助手的。他停下來兩次，用無線電和傳訊員通話，發覺動員工作，進行得和他所預料的一樣迅速。

計時員和他兩位女助手還沒有開始工作，而救火員已經抵達了。他們是在下午來的。來自馬格納的鋸木廠工人和伐木工人廿一名。在薩福就地召募的日資勞工和無業流民卅五人。由馬特利爲首的電力工人十人，區部的滅火隊廿五人，他們都是職業的救火員，有運動員的體格，並且特別受過夜間撲火戰鬥的訓練。四十四名掘野醋粟工人。三名携帶有伐木公具的電鋸的伐木工人。四十五名在雷諾市召募的流氓，塌鼻子，無牙齒，斷指頭，缺嘴唇或獨眼龍的人物，樣樣俱全。

整個下午，也有許多胸間佩掛着松樹襟章的森林部的人員趕到，準備管理這些救火人員的。巴特把馬韁遞給其中一個人，便忽忽忙忙的走進總部去。滿臉都是黑黝黝的烟垢，他用袖子拭過的地方，更是汚跡斑斑。他那對淺藍的眼睛，却閃着一種光芒，他的手背上擦傷的地方染着乾涸的血跡。一邊衣袖被撕得破碎不堪，衣服後面有三個地方被火燒破了。帽子和外套都丟了。他走起路來的時候，有點跛脚。

他的歸來，使整個灘上的人都爲之鼓舞。

「那是巴特——森林管理員，——現在我們就要動身了，噢！巴特！事情棘手得很！他對於這地方瞭若指掌呢……。」

魯芝拍着他的背部。巴列特伸出雙臂抱着他。

巴特只感覺到周圍充滿着熱烈的友誼和信心，幾乎像是他的疲乏已受到肉體上的支持似的。但當他進去總部會見了總監之後，不覺又冷了半截，然而他的內心有些東西在燃燒。因爲他第一次瞥見老總的眼睛時，巴特看不到絲毫有愛的成分，雖然也沒有恨的意思。但他的一雙眼睛是那麼炯炯迫人，似乎在問：這森林管理員如何？能够勝任這工作嗎？

後來那位經常看來要比別人高了八吋的老總，伸出他的長手說道：

「巴特，你大概十分疲乏了吧！」

十分鐘之前，巴特早已準備頹然倒在地上，但現在內心的燃燒却給他帶來了新的魄力及力量。

「喂，老總，我們這些老經驗的人是受得了的。對于我們這些老傢伙什麼都是滿不在乎的。」

總監抬起頭來向四周瞥了一眼，他雖然沒有開口，但他的目光好像在注視總部裏面站着許多位森林管理員似的。實際上，室內只有他和巴特兩人。

「喂！巴特！火怎麼樣啦？」他說。

「眞的很嚴重。但我想我們明天就能够撲滅它。」

「這是你想或者你希望如此？」

「我不是說想嗎？」

「是的。」

略爲停頓片刻，總監便再說下去，他的聲音幾乎有點猶疑不決。

「呃，巴特，我曾經在考慮着星期四你奉派到哈特河去工作是當天要回來的。今天是星期日下午，我知道你並沒有多少休息的時間。我想派魯芝爲救火管理員，讓你就去休息一下你以爲如何？」

這對于巴特眞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他說：

「當然很好，老總；假如你要把我丟開的話，那是沒有問題的。但這是我所管轄的森林區起火，而且是我的樹木。我熟悉那森林裏的情形。」

總監沉思了良久然後才說：「好吧！這場火就由你去負責吧。」

巴特把這場火劃分爲三組。第一組爲北部側翼，在威爾遜河邊；第二組爲南部側翼，在洋葱河邊，第三組爲火的正面。巴特選挑一位安琪爾斯的人員擔任第一組的組長，一位特苔尼蒂人員爲第二組組長，第三組組長，他選派魯芝擔任。魯芝是他的朋友，是一個老救火戰士，而且又是潘地洛沙森林的老職員。同時巴特也選派兎子林的巴列特任他的參謀長。

各組長又分別指定區長，由區長選出救火隊長，再由救火隊長在人員中選出十二個人組成一隊。

隊員列隊分發工具，頭燈和食物。大約在夕陽斜照的時分，他們便開始渡過那座木橋，開始在曲折蜿蜒的山徑上跋涉了。

總監離開總部，以免妨礙巴特的工作。他到厨房巡視一番之後，便出去坐上自己的汽車走了。

關於巴特擔任救火隊總指揮的決定，是相當傷腦筋的。他再三的考慮，拿他的優點來和別人比較，而加以衡量。誠然，巴特是懂得火的，而且他對於森林，比任何人都要熟悉，這當然是他的特點。但另一方面，巴特已經疲乏了，也許太疲乏了，況且他的情感和森林有過分密切的關係，要撲滅大火，你得要有一副清醒的頭腦，甚至于要撤退，而讓一千株好樹在今天被焚，以便在明天挽救一萬株也在所不惜。

到現在爲止，對于巴特的決定，反對與贊成各佔一半。眞正支配總監決定的因素，却是在于森林，甚至在整個地方，無人不認識約翰巴利。而且人人都喜歡他，稱他爲巴特。人們惟有信賴他們的領袖，才肯盡力和火搏鬥的。

夜幕低坐後，負責地圖與紀錄的薩斯達森林管理員，在總部的一張簡陋的桌子上，在煤油燈下，繪製他的第一張地圖。

在他的市鎭地圖中，他把星期天的大火繪以紅色。大火已經掃蕩了兩條河中間的整個山嶺，並且在越過山嶺末端的李瓦斯河之後，現在正在燃燒着李瓦斯灘的若干地方。火線大約三哩長，將近一哩寬。北部也有一處孤立的火，那裏的火已躍過威爾遜河了。他用一枝橙色的鉛筆，繪出大火一日焚燒的輪廓。

他非常愼重地估計，把火燒的地方，估計總共一〇八五英畝，或不及兩方哩。

第八日

沙洛哥多瞭望站那個女郎，午夜過後依然站在狹窄的走廊上。在遙遠的朦朧不清的李瓦爾山的後面，火燄已把半邊天染成淡紅色。

從地圖，風勢和淡紅色的火光中，她知道那大火正朝向沙洛哥多瞭望站衝來。開始的時候，大火距離瞭望站是十二哩，現在却連九哩都不到。

不過九英里究竟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紅光中顯露出眞正的火線的最光亮的部份，在她的火燄探測儀上，仍不過是成爲一道六度的弧形而已。此外，她的無線電收發機，整天都在播出動員的備忘錄。第五區傾注一千人和『野貓』大火搏鬥。他們在某個地方，正在迫近大火場了。她也是其中的一員，雖然她沒有使用鐵鏟。她却有一種同志精神的鼓舞感覺。

那天黃昏，她心裏很快樂。儘管是發生了大火，她還是覺得快樂的，說句老實話，她是正因爲大火才感到快樂的。因爲發生大火後她已突然間回到這個世界來了。她再也不是逃避現實，在高山上的一個孤零零的女郎，她現在又再感到自己是人類的一份子。

她在無限快樂之餘，驟然感到寂寞，她需要有人來分享這一份快樂。

入夜之後，薩卡拉曼多山谷愈加凜冽了，大風雖然仍向山坡下吹刮，然而再也不像一道湍急的激流，而是像一條平靜而水流迅速的小河。風平靜後，每株燃燒着的樹頂的火燄，便開始向上猛撲，樹上的火燄沒有向旁邊的樹蔓延。寒冷的空氣，就在這烈燄的夾縫中分兩種方向發展，於是罅縫愈來愈寬了，細葉的松樹讓陣陣的熱氣，甚至火燄，經過它的身上而往上達到高空。它那些纖細的針狀葉含有多少樹脂，即使被焚燒時，也不至於像縱樹一樣爆出怒吼的烈燄向天空直騰。

由於森林中大部份是松樹，因此，火勢便無法擴大。不過它却不斷地在枯葉和矮樹叢中間向前挺進，在幼樹叢中則吐出較高的火舌，偶然在一棵巨大的縱樹梢，火仍會發出吼吼的聲音。大火在一哩長的火線上燃燒兩方里以內的地方，從燃燒中的樹枝以及木頭所蒸發出來的熱氣，像是從一千個火爐發出來的熱氣那麼熱。

空氣中的氧氣和針葉及樹木受了迫近的大火的熱度而蒸發出來的炭氣，混合起來，產生更大的熱度，使大火蔓延得更遠。熱氣不斷地消失在空中，同時向上騰昇，而較涼的空氣則被吸進火

的底層，較清涼的新鮮空氣則帶來了新鮮的氧氣。

子夜過後不久，火的南角蔓延到李瓦斯草原的邊緣。草原上的乾草起火了，火的前端迅速的掃蕩，頃刻之間已經在燃燒着另一邊的森林了。

午夜時分，巴特、總監以及區域辦事處的布納比三人在總部坐在一塊兒。他們凝神注視着地圖和空中攝取的照片，並且倉卒地研究偵察員用無線電發來的報告。

問題在本質上是簡單的。第二組的救火員必需把一哩半的缺口封閉，而在大火燒到之前放起逆火來。然而除此以外，問題就更加錯綜複雜了，爲的是有時間、風勢掩護以及人類能力等因素存在。

「我們將用無線電通知魯芝，叫他把火放過來，」巴特說着，從地圖上的李瓦斯草原西南的一個地方，向西北劃一條橫過火的正面的線，留下一塊大約四分一哩長的餘地。

「那條線有多少是通過樹林的，又有多少是經過矮樹叢的？」布納比問道。

「名佔一半」巴特喚起他對森林的回憶回答道。

老總在檢查空中攝取的照片。「有一半以上是經過矮樹叢——濃密的灌木叢。」他下一個結

論。

「多不了多少！」巴特連聲接下去說，然後他察覺老總正在一張紙上做加數算題，不覺有些憤怒。

老總的算題，正和他在學校時代所做的算術題大同小異：「某甲在一小時之內建造十呎的藩籬……需要多少時間？」只不過是這個算題比較複雜得多罷了。就拿地圖上的一條長達一哩半的線來說罷。這條線在地面上，至少有一哩又四分三長，因爲你是不能在森林中間，劃一條直線的。那麼，一個人在一小時之內可以建立若干呎的防火線，過了一小時，因爲覺得有點疲勞，他所建造的防火線就不會這麼多，以後就愈建愈少了。夜裏因爲天氣較冷的緣故，他想快些工作，但却因夜色朦朧，視線不明，所以工作倒反緩慢。在長青灌木林中間築防火線比較慢得多，而且必須開得寬些。兩架壓路車在長青灌林中掘挖一道防火線不算是怎麼一回事，然而兩架壓路車在樹林裏，却是有點不同。另一方面，火的進展速度也是一個問題。

總監把彎在桌上的身體伸直，站起，隨口把答案說出來。他的答案究竟與預測以及巴特的預感，相去有多遠，那是很難說的。

「那麼，你算術的答案是什麼呢？」布納比問道。

「算術的答案，說明我們是對的，不過我是希望有更高的安全率。」總監略停片刻，然後說下去。「巴特，你也許可以讓火多一點地位。大火所燒的將是矮樹叢，無論如何這是毫無用處。」

他看到巴特的面上露出頑強不屈的神色。

「老總，你須知道，矮樹叢已經是朽老得很，而年幼的從（木旁）樹却正在矮林中間生長。二十年後，那矮樹叢就會枯死的了。如果現在就把它燒掉，它會再長出結實的長青灌木來的……你知道我們必須有一個決定的。」

在這一剎那間，總監想到種種可能出毛病的事情——例如壓路車的油管漏油，區長的失愼等等。巴特扭開無線電機抬起頭來等待老總的一句話或一種表示。總監突然記起某些將領三緘其口，拒絕證實或反對一種職責的故事來。巴特開始在向發射機說話。

總監在想，好吧！就這樣吧！他們已經決定下來了。

巴尼從卡車上，把他的壓路車卸落在斜坡上，把引擎開動片刻。森林部的壓路車駕駛員上來對他說話了。他在引擎的怒吼聲中，大聲地說了種種的東西，但巴尼只聽到他的話的大意。

「相當容易的：五英里或者……大部份是松樹……往上爬五百呎的險峻的斜坡……再往另一斜坡下去……」

巴尼根本沒有心思去理會他。他一心要做的工作，就是緊緊跟着另一架壓路車走，他已經準備保證在跟隨領頭車出動的時候，他將把壓路車開得像其他那些傢伙一樣的快，甚至比他們更遠。

傳訊員連睡也不想上床去睡。動員工作仍舊在進行中，正是千頭萬緒，百端待理。——他依然很緊張，而且又驚惶。他知道這一部份的風所造成的。但另一部份的原因，也是因爲他離得太遠。除非是看到起了大火，否則幹這行救火工作的人員是不會多大擔心的。然而這位遠在薩福的傳訊員，却是憂心如焚。那些人員和配備雖然已經通過了，數額似乎很少，而且在他們集中在救火營的時候，他從來看不到他們有力量的表現。

他開始想到風向的轉移，可能使大火蔓延到某些新的方向去，也想到被困在樹叢的蓁翳峽谷中的人員，以及澈夜怒吼肆虐失去控制的大火。

他步出辦公室外的小走廊，耳畔仍聽到電話聲和無線電機的聲音。

一輛舊公共巴士車隆隆地開過他的身邊，慢慢地停在汽油站。車上的人員跳下車來，打呵欠

，伸懶腰，無目的地在咒咀，拿出香烟來在抽着。傳訊員看到這是一批普通的流氓——柔弱、低能、汹酒、墮落兼而有之。他看到這些三教九流的流氓，居然變成他建立救火軍的基本兵源，不禁感到非常的憤懣。

然而作爲一個誠實的人，他還是要公平地去對待他們，那麼他們將忍受寒冷、酷熱、濃烟、在樹下露宿，吃的是緊急配給品。除此以外，他們並休作其他妄想。

「好了！大家上車。」他聽得巴士車夫大聲叫喊。

第一個上車的人拉起窗口，把頭伸出來。傳訊員以爲那人想爬出窗口，原來他是要把窗口打開的。通常他們在巴士車裏頭，悶熱得很，充滿着於草、廉價的酒和人體蒸發出來的種種氣味。

卡車以及巴士車依然川流不息地開進洋葱灘的救火營。這營中共有九十九名士兵，由一名中尉指揮。一百名水手，由兩名兵曹長統率。兩名會在毒泉捕漁的志願人員。[illegible]名來自聖伯納狄諾五十八名墨西哥人，來自聖佐京農場。卅二名來自國家森林組的人員，他們奉派來援助的。

那天晚上，第三組的救火隊在李瓦斯灘的叢林中，開掘一道防火線，阻止火頭的蔓延。魯芝手擁有最上乘的救火員，經驗豐富的老救火員，以及一些鋸木廠工人和伐木工人與薩福鎮的市民。

火勢不斷地在移動，所過之處，蕩然無存。有時候它竟仿傚眞正的大火一樣逐樹跳躍。不過火燄經常不是直接由此樹蔓延過彼樹，而是先把一株樹燒毀，火燄熄滅下來，火才以地面上的亂草爲媒介向前舌嚙。於是燃燒的亂草的熱度，便把較低的枝椏燃着了，整棵樹也跟着起火。

這是最難工作的地方，也是很危險的一種工作。長青灌木濃密得像一座大森林，但却沒有森林那種柔和的青葱。當你把樹枝壓下經過時，它會迅速地彎回去，假如樹枝折斷了，斷的地方，鋒利得像一把七首。

首先出動的是拿斧頭的人。他們在每一個密密叢叢樹叢中，揮動利斧，把樹幹和細枝都砍下來。比較粗大的樹幹，他們就改用利刃。這是很緩慢的工作。天上的月光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使人能够很順利地運用斧頭。

經過幾分鐘的工作後，那兩名汗流夾背的斧頭工人便回去了；另一批人則上去把樹枝搬到旁邊去，免得被火燃燒。後來，斧頭工人又再向前進，背後跟着幾個手提鐵鏟及鐵鈀的人把細小的

樹枝及樹幹以及枯葉掃去，直到地底下露出紅色的泥土爲止。在灌木叢林中，開掘狹窄的防火線是沒有用處的，因此，他們便把防火線開到八呎寬。

有一條長長的火蛇從火的主力前面伸了出來，並且愈來愈近。魯芝派出薩福市民前去撲滅它，於是，他們便迫近那條火蛇，在它的週圍掘了一條整齊的防火線，像軍隊作延宕戰一般由兩翼實行包抄。

在山嶺突出部份開始消失的地方，壓路車的司機們首次很清楚地望見大火。森林部的壓路車司機說，他們距離最近的火線，大約有兩哩光景，而且他估計可以在天色破曉之前趕到。

「天呀！讓我來領頭，我們要在天色破曉的時分抵達火場。」其他的壓路車司機，聽了巴尼的話表示不高興，但却輪到他領頭了。

「那麼，你要的話，你就領導吧。哼，那可不是玩的！」

巴尼開快發動機，撥動操縱杆，繞過樹林，開到另一架的前面。他們開始往險峻的突出部分開去，這是一個高約四百呎的斜坡，斜坡底下便是李瓦斯灘的平地。

幾分鐘後，巴尼發覺他自己跑得並不比其他的人更快。最麻煩的是那些森林部的人員，他們走在前面用手電筒在東照西探的在開路。

「你滾開——」他對那開路的人說：「把路指出來給我。」

於是，他們略爲走得快些，那兩名開路的人員，向前摸索開路。幾乎在他還沒有時間發出訊號之前，巴尼的燈光已經射到他們身上，而壓路車就隆隆地開了下來。

那裏是一塊傾斜的曠地，前面百呎之遙，巴尼的燈光所照到的除一片廣濶的森林之外，別無其他的東西。於是他開足馬力，斜着車身向前進。那兩名開路人員連忙跳過一邊讓開路來。壓路車嘎扎嘎扎地往斜坡直馳而下。俄兒壓路車的輪子，突然從矮樹叢的頂上跑過，當壓路車向前開行的時候，輪下所踏過的竟完全是灌木叢。巴尼躍出車子，身子飛在空中。那架壓路車的引擎着地搖幌了幾下，整架車子便翻覆下去。後來當它的機動力的推動使它往下翻了幾次之後，又再懶洋洋地像一頭在地上打滾的巨象，停下來直立在地上。

他們趕上前去，正想從壓路車滾過的地方，把巴尼扶起來，而他已從樹叢中跑了出來。他嘴裏不斷地在咒罵，他只不過踉回着身體像一個橡皮球一般滾到樹林裏。他走起路來，連跛也不跛。

那架壓路車至少也如巴尼一般堅強，大概沒有多大損壞。他們趕緊跑前去看個究竟。巴尼把

引擎開動，但那根操縱杆却因爲車子在地上翻滾時受車身整個重量所壓，已變成彎曲到不能使用。當他們研究那地方時，發現有一道六呎高的陡削的山坳。矮樹叢長到山岩突出部份的底下；使斜坡看去似乎很平勻。這裏正是一個天然的坦克車陷阱。

壓路車停在山坡側面，角度傾斜得那麼拙笨。巴尼使勁地猛推和猛拉那塞着不動的控制杆。當魯芝忽忽忙忙地巡視上半哩的防火線，通知各區區長開始縱逆火的時候，一輪明月已經高掛在天空。這是最容易應付的一部份。和叢林比較起來，它比較空曠得多，而且一道十八吋寬的防火線，已是綽綽有餘。況且，各區區長又已經開始燃起逆火，不致會使他的部下有所畏懼，因爲他們後面的森林，相當空曠，在必要時可作爲他們撤退的後路。然而在叢林裏，情形可就不同了。有許多地方，人們根本無法穿過，而各區的負責人往往要首先顧慮到安全。

薩福的居民，居然能够堅守他們的據點，然而火的主力，却迫得太近了，使他們無法安適。而且，時常有人迅速地用手拍去頸間或手上非常熱而正在燃燒中的小葉子。尚未完成的缺口，現在不及兩百碼，每隊的人員在朦朧的月色中，可以望見前面的其他救火員幌動的頭燈，以及被砍斷擲在一旁的樹幹。但在另一邊，火却距離其他救火員並不遠。

「聽着！」其中一個人嚷道。從北面傳來了一架龐大的柴油引擎的嘎扎嘎扎的聲音。

大家都感到興奮起來。「哪，來了，來得正合時候——那一定是一架壓路車了。」

「好在它開到這兒來，否則我們是無法及時把缺口封起來的。」

柴油引擎車的聲音愈來愈近了。當壓路車的司機找到已經砍伐了的界線時，他更加活躍了。他猛烈開速引擎，沿着界線前進。

「天啊！你們瞧，車來了！」那些人員散開兩邊往後擠入叢林中。

當壓路車的利刀在灌木叢剪斷時，在怒吼的摩多聲中，突然發出一陣劈拍的聲音。壓路車在濃密的樹林中前進，速度有如一個人徒步所能跟隨那麼快。

在壓路車的後面，救火員把斷枝拾起來，丟在一旁，然後開始用鐵鏟和鐵鈀工作。但是他們却無法跟得上。假如有另一架壓路車跟在第一架的後面，清除斷枝雜草，往地下挖到紅土層，那麼，工作的進展就會快得多。

壓路車已完成了全線的掘壕工作，而和其他的救火員接觸了。它衝進叢林中，轉回頭來在防火線上展開掃蕩。他只不過經過兩次，山徑便被掃蕩乾淨，而且很平坦，以便使汽車也可以從上面駛過。清掃夫坐在壓路車旁邊，躲在車位的後面，司機則把面部藏在一隻手的後面。

魯芝持着一支燃着的耐風火柴，出現在壓路車後面。很幸運地，逆火竟很迅速地燃燒起來，

迎截前進中的火頭。首次放出的逆火的熱氣已減退了。雖然火花沒有落在防火線上，但因防火線本身清除時過於倉卒，因此，一部份的火已越過了防火線蔓延到對面去。熱氣依然熱得像個火爐一般，但是有兩名救火員衝上去把越界的火驅出界外。

魯芝再燃起另一堆逆火，另一邊的區長，也照樣燃起逆火。在兩堆逆火之間，危險性是很大的。因此，人員必須全部離開。讓這一段防火線自由發展。

魯芝不知撲救過多少場的大火，他知道這是一個很不容易應付的地方。他手上拿着燃燒着的耐風火柴，步步撤退。運氣好的話，也許可以守得住，只是壓路車來得稍爲太遲一點，況且只來了一架。這時候，太陽已經爬起來了。這就是說，風將會吹得更猛烈些。當他撤退的時候，他要查明白後面有沒有人留下。他一面走，一面把耐風火柴投在枯葉堆或一些枯樹幹的樹枝上。驀地裏，後面傳來一陣長長的呼聲。他回過頭去。「跑啊！弟兄們！」他大聲嚷道。他把耐風火柴扔到樹叢中，拔足便跑。

魯芝年紀不輕了，而且又是體格肥碩。所以跑起來，當然不及當年那麼快，而且，他一面走，一面還得環顧四週，看看有沒有人留在後面。然而，他所能看到的，只是他前面的兩個青年。魯芝不斷地在喘氣，這裏既熱又多烟。就在他前面的火燄和濃烟，似乎已吹過了防火線。

魯芝停下來，氣喘得更利害了。不過前面的情勢並不十分惡劣。他用大手帕把口鼻都包紮起來，把氈帽拉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往烟中衝去。

他起初幾次躍入火中，情勢很惡劣，火燄已越過了清除了的界線。然而，他在猶疑的時候，便跑出空地來。他仆在地上，用地上的塵土，和他身上的冒着烟的衣服擦。然後，又站起來，望着前面最危急的地方衝進去。

原來情形也不怎麼惡劣，幾秒鐘之後，他穿過了火燄，和另一邊的區長和其他幾個人員會合各區的區長，都異口同聲地說：「魯芝，你居然成功了。」

「是的，」他說。「我成功了，其他各人怎樣？」

「我想大家都做得不錯，眞抱歉，我沒有給你充份的時間，火突然來得那麼快。」

「北端究竟怎樣了？」

「沒有聽到什麼呼叫的聲音，假如你細聽一下，你依舊能够聽到那架壓路車的聲音，雖然這也許只是說他們已經把它撤退了。」

「現在這不會有多大影響的。只不過防火線全部完了。你用無線電通知他們撤退以免受困。

我會用自己的無線電把情形告訴巴特的，向你的救火隊長查問一下，確定是否所有的人都已離開。」

「眞是困難。如果有兩架壓路車開到，我們早已把火控制了……喂！」區長舉起一隻手來叫大家別張聲。「聽着，他們把引擎的聲音都停了。聽他們現在在呼嚷。」

北端所發生的事情，除了一個人不小心之外，恰如南端所發生者一樣。那一區的森林部工作人員，大半是來自仁約的，仁約是東部森林區，那裏的雨量不足而乾燥，山邊長着高大松樹，彼此相隔甚寬，甚至矮樹叢也很稀疏。仁約森林人員中有一個是從未經歷過大火而且驕傲自大的青年。

他深入了樹叢好幾碼，撲滅一個火堆，當放棄防火線的叫喊傳到的時候，他恰好在那裏。他認定在他穿過叢林爬回防火線，然後沿着防火線走的時候，他也許會處於不利的形勢之中。于是他把視線轉回別處，看到距離不遠的地方有些縱樹在樹叢中高高矗立着，而且在東部的叢林，又長得並不濃密。他憑了個人的經驗下了個決定，他離開了火陣，開始穿過樹叢望縱樹的地方而走了不及一百呎路遠近，他的心臟已經是那麼激烈地在跳動，只得停下來休息。朝右邊看去，他望見火已經在跳越防火線了。甚至有一個向前蔓延的火點，幾乎跟在他的身邊。

「別太緊張，」他想着，向前面一望，只見縱樹距離已不遠了。從那兒起，叢林必定會比較稀疏的。

他又再向前進，但前進得太慢了。黑烟愈來愈濃，愈來愈低。大火一定也已經躍過他後面的防火線了。濃烟使他的呼吸很困難，於是他在混亂之中，又再拔足向前走去。眞正教他心驚膽戰的是咄咄迫人的熱氣。大火一定更迫近了。他用盡力量向樹叢頂縱身躍下，差不多像游泳家跳水一樣。樹幹在他的重壓下折斷了，而折斷了的樹幹却把他的衣服鈎住。他的皮膚被樹枝擦傷。他站了起來，想在樹叢頂上走過，他的雙脚在踏過樹枝得到下面的粗大樹幹的支持，這雖然有效然而太慢了。

他的精力漸感不支，停下來休息片刻，縮下身子去呼吸新鮮空氣。他抑制他那種不斷地在增加的恐慌。「必需機警地應付」，他心中在想。他在互相交叉着的樹枝中間機警地尋找比較容易的通路，他發現一條沒有經過多大困難便通過了，跟着再發現另一條通路，他繼續向前走去。一個火堆的濃烟正在他面前左邊昇起。當他望見最接近的縱樹距離還不及一碼的時候，他突然地安

心起來。正當一片火燄在他背後卅呎的樹叢噴上來的時候，安全感使他又再繃神百倍向前進。他急於求生存的念頭，使他繼續掙扎，跟着黑烟吹飄的方向而去。

跟着，在他向前推進時，他的手突然觸到了一株縱樹的樹幹。

他迅速地產生了一種高興和如釋重負的感覺，然而當他向上一望時他的心却冷了半截。原來那株縱樹大約有三十呎高，巍峨地矗立在一片廣大的樹叢中。縱樹向下垂的樹枝，和長麥青灌木樹向上直伸的樹枝交纏在一起。這裏既沒有安全也不容易有前進的希望。

他筋疲力乏地臥着不動。一隻手緊緊地抱着縱樹。半分鐘後，他顫抖地站起身來。他並不完全慌亂。然而，他却依舊認爲樹林長得愈濃密的地方，樹叢必定更稀疏，因爲它不能在樹蔭中茂盛起來。所以一直朝前面去，仍舊是最好的辦法。在右邊向前蔓延的火，已經趕到他的前頭，而左邊的火堆，也已向前推進，燃燒得更加猛烈了。

他正想繞過縱樹，一股黑烟把他包圍起來。一陣大風吹過後，火勢蔓延得更迅速了，距離他右邊只有丁呎的一座樹叢已經在大火燃燒之中。

在相當冷靜之中，他知道他是無法追過這場大火的。他已經筋疲力乏，且又身陷濃烟之中。

不過他是一個青年人，只比小孩子大了一點，他不能只躺在那裏任火把他燒死。他終於不顧一切，開始爬上椴樹。那粗大而傾斜的樹幹，幾乎像一座遮蓋的屋頂，使黑烟和熱氣無法侵襲。他沒有意識到一陣淡淡的樹脂氣味。

後來，當一堆樹叢在它旁邊燃燒起來的時候，松樹針葉，蒸發出來的樹脂，爆出一陣唏唏作響的火燄。當火燄昇到樹頂上面時，有件東西從樹幹掉了下來，遲鈍地落到地上。

大約在兩點鐘的光景，巴特便就寢了，鞋子沒有脫下便爬到一個睡眠袋上面。儘管他神經十分緊張，但他因爲太疲倦了，所以倒下頭來便呼呼大睡。只是在清晨四點半鐘警報大鳴的時候，才被人叫醒。巴特爬出來，蹣跚地走到總部。

他們首先告訴他的是有些愚蠢的壓路車司機，竟把壓路車駛進斷岩下面把車給跌壞了。後來經過大修理後才把車修好，一小時後，消息傳來，說是李瓦斯灘整條防火線都燒完了——一部份的原因當然是因爲壓路車未駛過防火線——讓大火疾速地越過樹林。最重要的，是一個人失蹤了。樹叢依然太熱，一時無法進去尋找。

巴特自己也像個不幸的遭難者。他雙眼下面因睡眠不足而浮腫。

在防火線失守的消息傳到之前，日班救火員早已排隊吃過早餐，而且已經出發到蜿蜒曲折的

險峻山徑去了。巴特只好派人快馬加鞭追上去，把他們召回。李瓦斯灘已經不需要他們了。

不錯，這是不幸的一天，也是撤退的一天。不過在某方面，今天的不幸並不如前一天的慘。前一天全軍崩潰，今天最低限度是作有秩序的撤退。

他們三人舉行另一次作戰會議。

「我眞的太疏忽了，」巴特說道。他覺得有些話想說，而且，對於那些將要被焚燒的樹林和人，心裏感覺得很難過，所以他完全不顧自己。

「要不是那個瘋狂的壓路車司機，你是不會弄出這場災禍來的。」布納比說：「安全的程度還不够，」巴特說。

「這個我們現在已明白，巴特，」總監說，「但是，誰也無法事先知道的。」

然而，巴特心裏依然記起老總會經說過，他們也許不得不讓大火蔓延得更大，而讓樹林被火燒去。雖然如此，關於防火線現在應該建立在那兒的問題，却未發生爭論。大家都同意最適當的地方是李瓦斯山巔，這根本不需要巴特說明理由：

「那是一條天然的防火線，惟其是在山巔，而且又岩石重疊，所以樹木四處分散。有許多地方，岩礁突出，沒有岩石的地方，嶺上的地面却非常平坦，而且是壓路車最理想的活動所在。那山巔本身將可以制止許多大火——不過我的意思並非指這樣的火！」

他們把三組的救火組織改組成兩區五組。第一區在整個北部。一個安琪爾斯的人員接任區長。並且將設立一個新救火營。第二區是南部。這第一區的第一組，從起火地點附近的東北點起，沿着洋葱河而下；那裏現在差不多是一條安靜的防火線。不需要許多人防守。第二組則沿李瓦斯河到李瓦斯山的瓦波姆西河的上游；沿着那條線將會有許多大火；雖然大部份將是包抄的工作，但第二組仍舊需用大批人員，和至少一架壓路車——有兩架更好。第三組將取沿着李瓦斯山巔的防火線；它得要應付火頭，這組的組長有調用人員的優先權，而且應該使用所有他能用到的壓路車，假如壓路車能開闢一條路，水槽車也許可以開到山上用水來撲滅大火。

另一區包括其他兩組，它的防線的長度總計起來和第一區差不多，但是，這防火線是安靜的——或者是差不多是安靜的——否則，就是進行包抄工作，第四組必需有兩架或三架壓路車。第五組即使沒有壓路車也沒有關係。

第一區，特別是第三組，是一個危險地帶。在那裏你需要一些你可以充分相信而又能認眞工作的人員。因此，巴特便派魯芝負責第三組，魯芝的臨陣指揮，沒有人會比他更好。

防火線已喪失了，那些奉命從山徑中開回來的救火員，現在正回到營中來。他們雖是烏合之衆，但巴特突然對他們感到有一種人類的愛。他們和一個共同的敵人搏鬥，而且又不像戰爭一樣，所搏鬥的也同屬人類。在戰爭時期你得要對士兵曉以大義，使他們憎恨，而不得和敵方的哨兵站交換菸草及朱古力糖。然而一個人一旦看見大火的時候，你根本不需要對他說那是人類的公敵。救火隊員源源經過李瓦斯灘——伐木工人，鋸木廠工人，發電廠工人，士兵，水手，兩名來自薩福的貨倉書記，以及一名獲有碩士學位的青年森林巡查員，在他逝世以前，很可能成爲森林管理官。和計時員一道兒工作的兩名少女都是伯基利學校的學生，同時那一位協助厨房工作的美麗活潑的愛狄爾赫斯市少婦，在結婚之前，曾在三藩市幹這行工作而獲得盛譽的。

在貧民中有不少黑人，兩名非律賓人，以及一名斜眼的一定有一半是中國的血統。在伐木工人中，有三名膚色黝黑，身材矮小的印第安人，他們是當地被屠殺的部落的殘餘，和那些身材高大，紅髮的斯坎地納維亞人的身旁併肩而行。那些面孔褐色的墨西哥人用一種別人聽不懂的語言妮妮地在講話。

一位分區長向他的部下發出號令，並躍過谷株河的狹窄的溪流，他開始領導衆人，向峻峭的

哈里戴在研究地圖及檢查星期日的地圖時，決定大風大概將吹刮到三日，而且極可能在第四日繼續吹刮。帶來了寒冷的氣流的風暴，正慢慢地向東部移動越過達科打，接踵而來的風暴，正在阿拉斯加灣上。在兩陣風暴之間，有一股北極氣流正越過加拿大襲來。

它正壓向潘地洛沙森林。然而縱使你有一個世界氣象控制站，難道會阻止得住這股特別的小氣流嗎？也許那只不過是所需要的安全活門罷了。燃燒着加利福尼亞州大樹的火勢，說不定正鞏固了華盛頓及英屬哥倫比亞救火員的地位。那麼蘇聯、印度以及東非洲的森林又將怎樣呢？他想到世界氣象控制站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時，不覺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他對於自己只是預測天氣而不必負起責任一層，感到十分欣慰。

他進去把氣象預測對安說，並且說，他想去仔細觀察火勢燃燒的情形。

「當然可以，」安說。「沙洛哥多是最好的地方。我會經乘一輛吉普車去過。路途並不太長。」

「謝謝你，」哈里戴說。「瞭望員不會介意的罷？他是個好人嗎？」

「噢——是的——」安說，說得那麼神秘。「我倒忘了，你對這森林是很生疏的。不，我想瞭望員不會介意的，即使你們兩人的關係搞得非常要好，也不會使我驚訝。」

到了晨間，大火在猛烈的東北風的推助下，在一條線亙一哩多長的防火線上蔓延。它的右翼，已伸進了許多樹枝瘦瘦地突出於長青灌木叢上面的一部份。那一片樹枝是一個地獄。地面上的火燄從翁鬱的灌木叢往上昇騰。沿着高插雲際的枯樹幹燃燒；在深入半空旨來呎的地方，乾枯枝在風中燃燒，黑烟火燄像旗幟般在飄揚。

在它的左翼，火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它開始挺進至通到李瓦斯山的斜坡上。火的熱氣也沿着山谷掃蕩，在這種岩層的幫助下，火在矮樹叢及幼樹中間，燒得更加熾烈了。雖然火勢沒有蔓延到較高的樹上。一股灰烟向着西南飄去。灰烟向上昇騰的時候，向四處散開，一直昇至二千呎高空，它因感受到向西吹來的高空空氣而轉向東部去。

李瓦斯灘的防火線總崩潰的時候，火燄躍過了熊河的一條小溪，並且正在燃燒着李瓦斯山的北部。整個早上，他們都在拚命地作側面包抄，使大火不致往山坡燒去，並使它逐漸移回李瓦斯河的南部。

其另一側面，問題就簡單得多了。既然很明顯地不能把在山谷的漏斗地方怒吼的大火阻止，它的戰略只是放棄地盤，在山嶺的突出部份建立防火線，以確定大火無從躍過分水界。

在遙遠的李瓦斯嶺上，兩架壓路車以及兩百個人員已在開始工作了。

福斯和其他的貧民所搭乘的巴士車沿着沙洛哥多斜坡四週的公路而行，並在新救火營停住，把車上的人員卸下。他們中間被指派救火隊的隊長，和分發工具。後來各隊長帶領隊員走上狹窄而傾斜的山徑，攀登李瓦斯山頂。

山徑曲折崎嶇直達一個峭峻的斜坡，這斜坡把兩邊的峭壁斷崖分開。當救火員愈攀愈高時，福斯心驚膽戰地朝兩邊觀看，只見除了這一個有山徑可循的缺口之外，其餘都是連綿不斷的峭壁奇峯。

這缺口粗看起來很寬濶，但當他把視線移到絕壁上時，缺口似乎只是一道狹窄的入口。這是堅固的岩壁中唯一裂開的地方。如果這道門戶被堵塞，這地方也許會成爲一個陷阱；因爲在另一面，他除了繼續不絕的黑烟之外，看不到其他的東西。

這天中午，烟柱在她的測火器上面的弧形比昨天的弧形大一倍。從它的樣子看來，大火似乎也比較更接近了。從無線電的零星通話中，她知道大火現在已燒到李瓦斯灘的這一邊來了。因此，距離這裏只有八英里。烟是灰色的，它現出許多螺絲形以及旋轉形狀。這時候雖然是烈日當空，但從灰烟中間望去，仍只像一個紅色的盤子。太陽雖然仍舊投射出影子，但光線却有着一種不祥的黃色。後來，當她站在東面走廊兩手放在走廊攔杆的時候，有些輕飄飄，輭綿綿的白色東西，輕飄飄地落在她的左姆指上。那是一點輕若羽毛的灰燼，這是她第一次觸到的。

這灰燼飄落來之後，火似乎更加接近了。她認定她的鼻孔所嗅到的那種奇特的感覺，並不完全是從風裏發出來，而是必定從空中的烟裏傳來的。

大火確實在向她這方面移動。她聽到沙洛哥多週圍的公路上另有一輛卡車的聲音。雖然由于樹林葱鬱，無法看得見那輛卡車的影子，但她知道那輛車是開到新建的救火營的。她從望遠鏡中，很清楚地看到另一排人手上拿着工具從峭壁巉岩上的一個缺口，攀登那條險阻的山徑。

後來她從望遠鏡中，望見樹木之間突然有一種色彩閃礫，接着有一輛鮮紅色的吉普車直駛上沒有道路的斜坡上，停在她的視線內。車中只有司機一人。他的身上並沒有穿森林的制服。也沒有戴帽子，他那捲曲的褐色頭髮被風吹得散亂不堪。

他不大懂得瞭望站的規矩。他並沒有先到瞭望站來請准，却擅自開始爬上鋼梯，她還可以聽到他在輕輕地吹着口哨。

她站在走廊的角落。她最先看到的，是他從活板門伸上來的被風吹亂了的褐色頭髮，接着是他的頸背和他的格子衣服。當他完全爬上來之後，他停一停，回過頭去，看見了她。

起初，他的面龐只是露出一種驚異的神色，一會兒之後，他竟面紅耳赤起來。

「上來罷，」她說：「我是朱蒂，這裡的瞭望員。」

「哦——哦——」他吶吶地說，「請你原諒我！」

「沒有關係！上來吧。」

「你看，」他說着，却依然站着不動。「安·蘇連遜並沒有告訴過我，這裡的人員是個女性。我剛來薩福不久，我以爲瞭望員是個男人。」

「原來是這樣。」

「這是十分對不起。安只是說，他相信瞭望員和我，可能會搞得很好。」

「啊，這就是了！這裏一帶都把這當作笑話的——好，上來吧，看看我的火吧。」

然而當他上來之後，她却意識到他並不完全在注視着火。

巴特又再騎在馬鞍上了，那匹馬以急速的步伐在沿着克蘭河的狹窄山徑上前行。背後跟着一個騎着栗毛騸馬的青年，攜着一架無線電機。當他們達抵兩株巨大松樹生長在一起的地方時，山徑很峻峭，於是巴特的機會來了。

他勒緊馬韁，跳下地來。「讓馬兒休息一會兒，」他對那青年說，然後一語不發地朝矮樹叢走進去。

這地方距離山徑雖不及一百呎；然而正如山上其他的風景宜人的地方一般，很少人會經瀏覽過的。但巴特經過這條山徑的時候，就從沒有不到路邊去瀏覽一下他所謂的幽谷的。

冰冷而清澈的小流，緩緩地流過潔淨的岩石。在溪流的後面，空氣依然潮濕的地方，長着杜鵑花，在春光明媚的春天，這森林的草地上，便盛開着許多淡橙色的杜鵑花。在一片杜鵑花叢中，矗立着幾株紅褐色的松樹，一線陽光透過它的蓋天的樹幹，照射下來。

巴特深深地呼吸一下。一種沈重的情緒在他的內心激動，不禁油然產生了「種對美的難以形容的戀慕，以及萬物皆能在愛中並存不悖的漠然希望。

他看了最後一眼，便穿過杜鵑叢，謹愼地走了出去。最低限度，他以爲這是很安全的。輕率的旅行家，是不會來欣賞這裡的風景的。這地方對於喜愛它的人是安全的。他彷彿已恢復了他的信心。當回到山徑上，跳上馬鞍，開始往前跑，那個騎着栗毛騸馬青年，仍舊在後面跟着他。

在幽谷中也許是大自然操縱了一切，但在山嶺上，却有人在工作着。巴特也改變了，變成了那些人的領袖。

當他緩轡而行的時候，恰像一位將領在山嶺上巡視他的軍隊所建築的堅强砲壘，抵禦迫近的『敵軍』先鋒的掃蕩。但他却沒有將領那種慣有作風。他的襟上掛着的杉樹章，是他權力的唯一象徵。他的衣服既齷齪又破爛，衣服上面還被灼了一個洞，滿臉長着粗黑的鬍子，夾着灰色的斑點。

「咦，巴特！你來得正好！睡得很遲吧？……你從那兒得到這匹小野馬，巡查員？」當他騎馬經過的時候，森林部的工作人員大聲地說。

孤達山嶺的一處高地，巴特便下馬，攀登一座突出的大岩層。在他的底下，李瓦斯山的北斜坡，依然是那堆約一哩寬的大火主力線。當他觀察的時候，大火似乎以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向前挺進。

不過，由於乾燥的風有變成烈風的趨勢，情況依然處在緊急狀態之中。把人員佈置在這種大火面前那是太危險了，因爲它往上燒到那些山谷上，而且也毫無用處。火在利用積聚的熱氣，向上山坡掃蕩時，有許多機會可以躍過可能在它面前建立的任何防火線。

山嶺是唯一的地方。那是一個堅強的陣地，因爲那裏的熱氣將被吹到長在斜坡上的樹梢的空際。而且，他又可能把機器及人員沿着山嶺集中。然而，當他在觀看着濃烟和火燄的時候，他的內心爲那些被焚的樹而感到悲愴，同時他也缺乏自信心。積聚起來的大火，已愈燒愈利害了。火的外圍，現在已伸展到許多哩，在一陣乾風的吹刮下，火花可能會在被人發覺之前飛揚起來，而成爲一百人都無法撲滅的烈火。

這時候那青年已把收音機安置好，和第二區取得聯絡了。巴特和區長通話。他證實他們已把大火迫回河的對面了。但他們在阻止大火再向前跳躍的時候，却遭逢到許多困難；他需要更多人員來增援第四區。

巴特把電波帶轉到洋葱河救火營，原來老總正想找他通話。

「喂，巴特！」老總說。「喂，他們找到那具屍體了。」

「那具屍體？」

「正是。」

「哦……喂，那個傢伙結過婚沒有？」

「他們說他已結過婚。」

第九日

天氣黑沉沉，月亮還沒有昇起，她再度從她的山嶺瞭望站遙望一片漆黑的李瓦斯山後面的火光。火又再向她伸進一步了。前一天晚上那火只是一個小火堆，而且在地平線的底下，但現在它却支配了東北部的地平線，範圍比前晚寬了兩倍，高高的昇騰到低沉沉的夜空。

雖然似乎是應該有些兒聲音的，但是却沒有絲毫聲響。她只能憑了想像力去推想火焰的劈拍聲和怒吼聲。跟着她屏息不動。在淡紅色之中，閃出了一道黃色的活火焰。事實已經勝於雄辯！她的敵人已在眼前了。

但在這第一次的驚慌過後，她又鬆懈下來。她所看到的那堆光亮的火堆倒並不是說，火已突然地向前躍進，並向山嶺掃蕩過來。在一些孤立的地方，有一根高樹枝起火燃燒，火焰映在她的視線以內。

巴特在不愉快的黑暗中蓋上了氈子。他因爲太疲乏的緣故，身體不住地在抽動，然而却無法入睡。他只是躺在那裏想東西。老總這個人！他應該是去管理木材廠，而不該來管理森林的。眞是紙上談兵！自然他們已喪失了橫過李瓦斯灘　防火線，並一個青年——不，還是不要想到這一些。這一切完全是爲了那個瘋狂的壓路車司機的關係。老是說明最糟糕的事情會發生。（天啊！這一次是眞的。）但是老總呢！

接着老總的影子從他的腦海中消逝，大火的影子又浮現在他的腦際了。他一想起火，就覺得千頭萬緒。終于他突然地掀開被蓋。

他赤着脚，在酣睡的人堆中經過，朝着總部燈光耀通明的地方走去。恰巧是潘地洛沙森林的人員值班，其中一個值夜的救火管理員。

「哈囉！傑克，事情怎麼樣啦？」他說。

「一切都平靜，巴特。」

「李瓦斯河的狹隘山谷有什麼動靜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動靜，第二區剛發來一封電報。哪！這封就是——我們記錄的時間是三點廿二分，電報說明一切都很順利。」

「第一區怎樣？」

「第一區根本沒有動靜。你是不是探問些什麼事情？」

「不，只隨便問問罷了。」

「假如你需要的話，我可以在一分鐘之內同他們取得無線電聯絡。」

「不，沒有必要——我想，我得回去睡了。」

「你還是回去睡的好，巴特，你太疲倦了。」

他走到床上去。他現在已可以在將要破曉的天色中，隱約地看到松樹的幹子。風似乎又起了，他聽見風的聲音，從高高的樹梢上掠過。

他又再鑽進温暖的被窩裡。但他知道這時候他是不會入睡的，只靜靜地等待着警報。

福斯和其他的救火員，在那座建立在卡蘭河的救火營中渡過了一夜，那裏環境繞着沙洛哥多低斜坡的公路，通到一處小灘地便是盡頭了。救火員在清晨四點半起床，吃早餐，接着是分配午餐和工具，然後出發接替值夜工作人員的班。

福斯跟着其他的人躍過一條小溪，開始攀登曲折傾斜的山徑。他憂心戚戚地望着山徑的兩旁，只見斷崖絕壁，綿亙不斷。他抬頭向前一望，發覺烟愈來愈濃厚，而且越來越近了。當他們在中途的險岨的泥板岩上停下來憩息的時候，福斯便把心事說出來。

「上帝啊，這一定是上這地方來的唯一道路了！」他身旁那個人露出筋疲力乏的樣子，看看這一邊，跟着又看看另一邊。

「是的，」他順水推舟地說。「看起來來彷彿只有一條路，但據我所知，也許還有許多其他的路徑。」

這一排人的第三個雖然也聽到巴特講話，但卻聽得不大清楚。他問旁邊的人：「他們說些什麼呀？」

「他們說，這是唯一通到這裏的山徑。」

對於那個提出這問題的人，這句話似乎是頗爲合理的。他因爲閒着無聊，便把這句話傳給別人；無意中把福斯的話變成直接的聲明。

「你知道嗎？這是通到這裏的唯一路徑。」人人都興致勃勃地想知道上面的人究竟說些什麼話；而且都想把這話傳給別人，以表示自己的靈通。於是乎這話便「傳二，二傳三」很快就傳到最後一個人了。這句話愈傳愈有力，愈傳愈簡單，結果竟成爲一項官方的聲明，等于從上頭轉達下來的一樣。終于人人都得到一種確實的意義：「這條路是通到這山上的唯一山路。」

「野貓」火開始在松樹林中唯一有高度燃燒性的一株白樅樹燃燒着，捲起了四千五百呎高的白熱火燄。

但當大火燃燒到山嶺的突出部份，越過了草原以及樹場的時候，它蔓延到一個在山下五百呎生長的另一個不同的森林。這裏最普通的樹，是潘地洛沙松樹，中間也滲雜了不少的陶洛拉斯杉樹以及樅樹。

在大火燒過這森林以前，這裏原是一片樹木並排，廣濶而美麗的森林。較高大的樹相隔很寬，甚至在它們的樹蔭底下生長的幼樹也很少。天蓋似的樹葉，也並不十分濃密。

經過大火的光顧後，森林頓時改觀，變成黑黝黝而且醜惡難看。好在森林十分空敞，使大家覺得甚至中等的樹木，在浩劫之後，仍能生存。森林中每一處的空地及間隙，都變成灰燼，讓火的熱氣徑上昇騰，因此乾風雖然不斷地刮來，而毀滅性很大的大火却只能燃燒着葉叢。

當火勢高至李瓦斯山的時候，森林却有點不同了。這裏北面的斜坡，夏天的炎陽威迫着斜坡。而森林葱蔭，又伸出得比較快，在這片潮溼而空氣較冷的地方，松樹和杉樹的間隔與樹格拉斯樅樹爭一日之長短。樹木長得密密叢叢，它是個矮樹叢。是一片葱鬱而與沙地交纏在一起的羊齒植物和漿果，枯樹枝觸目皆是，顯示出樹木不夠強壯，樹被其他的樹所遮蔽而枯死。倒在地上，互相交叉的樹枝，說明了這森林故事的第二集。

大火約在晨刻時分，燒進比較濃密的森林，在一片蓊鬱的乾羊齒植物中怒吼。斷落地上的交叉着的樹幹，初則冒煙，繼則着火燃燒。後來愈燒愈烈，火勢竟蔓延到樹枝的乾脆的樹皮上去。

同時，蔽天遮日的濃密樹葉，使火的熱氣難以消散，温度跟着增高了。然後突然間，一英畝以內的樹木，樹頂都起火燃燒了。

當不斷地增高的熱氣減低的時候，火勢便漸漸微弱下來。不過，大火一旦成爲由上燒下的『冠火』的時候，它就會保持原狀。乾燥的風，依然刮進銜接着李瓦斯山北部斜坡的三個漏斗狀的山谷。於是地形，乾燥風，以及濃密的森林混合起來，使大火更加熾烈了。

『冠火』和『地火』一下子雙管齊下。二者所過之處，樹木灌木、羊齒植物、野草都蕩然無存。前面是向上的斜坡，和一片葱籠的森林，後面的乾風又不斷地向前進迫。大火浩浩蕩蕩地向前推進，以雷霆萬鈞之勢向第三組的防火線進攻。

那天清晨，福斯的救火員是最先離開卡蘭河救火營的。他們到達了山嶺之後，福斯愈加憂慮了。他的左邊冒起了一片黑烟，愈迫愈近，他的右邊，他知道是一脈斷岩絕壁。在過去半小時中，他會聽到許多人說這條山徑是通過這一帶奇岩的唯一道路，他朝東部愈走愈遠，越發覺得自己正走進一個陷阱中。如果大火在後面的山徑當中燃燃起來，那不啻是像一道大門卡塔一聲關上，而他就會上當了。當救火員停下來讓那架壓路車經過時，福斯對他旁邊的人說：

「假如這條山徑燒起來，我們是無法逃出這裏的。」

「可不是嗎！」那人表示同意地回答。「這一條山徑是通達這斷崖的唯一路徑。」

他並不像福斯那樣的憂慮。大火似乎還不十分迫近。

救火員在隊長的指揮之下，開始沿着防火線兩旁工作，剪短較高的灌木，砍掉幼樹，把地上一堆堆可能着火的垃圾掃開。當他們工作了一兩小時以後，他們開始意識到火愈燒愈烈了。距離

他們不及一英里的山坡下面，一大股火燄捲向天空。他們聽到劈拍的火聲，也聽到枯樹倒下來的回響。

「那火是從頂上燒下來的！」其中一個曾經參加過救火工作的人員說。有幾個人立刻回頭望着他們剛才走過的山徑。

其中有一人對救火隊長說，幾個人站在旁邊聽：

「我聽說，我們進來的山徑，是通到這懸崖的唯一途徑。」

救火隊長雖不是潘地洛沙的人，但他對於岩層的構造，也略知一二，而這座絕壁看來也並不是攀登不上的。

「眞的嗎？這是誰說的呢？」他問道。

那人回過頭去，大聲向後面的一排人問道：

「喂，誰說沒有其他路徑可以通到這裏？」

「啊，這是森林巡查員說的！」有人大聲回答。

救火隊隊長本身並不是一個森林巡查員，但他的部下却把他當作是巡查員，他假設某個潘地洛沙的森林巡查員必定有說過這麼一句話。

「那麼我猜想這一定是對的，」他說。

救火隊長本人認爲事情無關重要，甚至不值得去調查，而且他也不眞正相信這番話。他却沒有想到，任何一個救火隊長都會把十多名的救火員，分佈在一個可能被燒斃的地方。

火愈燒愈近，愈來愈熱，火燄似乎捲得更高。救火員之間逐漸產生了勉強工作的現象，他們時不時回頭往後面望。在他們的防火線的一端，他們和另一批救火員混合在一塊兒，把他們的恐慌心理傳染給他們，並且把他們的信念也傳揚出去：

「這條山徑是通達斷崖的唯一路徑，這是森林巡查員說的。」

在防火線的另一端救火員和另一批駐紮在洋葱河救火營的救火員混合。這批人員的確是從斷崖的另一缺口上來的，並且沿着山嶺向西面而來。他們偶然聽到只有一條路通上來的話之後，並沒有加以比較一下：他們因爲對這地方不太熟悉，假定只有一條路，那就是他們自己所攀登上來的那一條了。況且他們的隊長，是個青年人，很爲部下安全的責任所感動，他目覩這場大火，便覺得心慌膽寒。

謠諑一起，便沿着山嶺向東部傳開去，那些救火員也開始人心惶惶地回頭張望，雖然他們回首向東方，而不是西方張望，尋覓逃脫的後路。

直到現在爲止參加救火工作的人員，大約有一千六百名，而且還有更多源源而來。在運輸工作方面，共有一百多輛卡車、巴士車、汽車，以及一架運輸機。十二架壓路車，三架水槽車，假如大火在它們能够到達的地方發生，這三架水槽車隨時準備出動。總部與第一區的主要救火營，仍設在洋葱灘。第二區的救火營則設於巴克灘。第一區另外又有一座營設在卡蘭河的上游，這座營主要屬于第三組的。在大火的另一端，降落傘人員降落的地方，有一座貯藏着飛機用降落傘拋擲下來的供應品的營房，那架運輸機，從列丁基地飛來飛去。由犯人組成的救火隊，在洋葱灘下去的路旁，有自己的一座營房。此外，還有各種各樣孤立的供應倉和汽油庫，維持壓路車及卡車的活動。

火依然愈燒愈近。福斯越發惴惴不安了。他略爲顫抖，回頭看那條防火線。他想看看大火是否又迫近了那邊的山徑，他想火是已經迫近了。

當局勢將近達到高潮之際，魯芝在防火線後面大約在第三組中間一座岩層上，設立大本營。

他的無線電更裝起一根很好的天線，所以，通訊成績極爲優良。從岩層上，他可望見東西部三分一哩長的防火線，並且又可以注意他下面的大火。

在他的老練的眼光看來，火已經在變化中了。山嶺的嶺巔比較上很平坦，一旦大火燒到平坦的地面，它便會失却它那種從上斜坡及漏斗狀山谷所獲得的成功。而且山巔正當烈日之下，土地乾躁，岩石嶙峋。潘地洛沙的松樹又再代替了陶格拉斯樅樹，既長得矮小而又稀疏地散開。有好些地方長着矮樹叢以及長青灌木叢。地上的火，在一陣乾風的助威下，是會從這些樹叢中，迅速向前蔓延的，但如果是『冠火』，它一旦越過了濃密的樅樹叢的邊緣；就必定會化成爲一陣清烟。

他向分組長查問，證實他們的確有大量耐風火柴備用，而且又瞭解使用火柴的方法。從這裏起，他們將要自己應付一切了。

於是，他便和巴特通話。

巴特一聽到是魯芝，馬上跳起來。原來他早已在等候魯芝的消息了。

「火勢怎麼樣？」他問道。

「不太壞，」魯芝說。

「但願我能够上那兒去和你在一起。」

「巴特，這個倒是沒有用處的。你在那兒工作可更多，你在那兒可以和四方八面取得聯絡。喂，巴特，我們不久就要燃放逆火了。『冠火』已經在逐漸失勢，在過去幾分鐘內，有許多缺口，再過半小時就行了！」

「好呀！但願我能够和你在一起！」巴特的聲音却突然沮喪起來說道：「在這兒等，我可受不了……我眞的受不了！」

他們停頓了一會，彷彿是魯芝被巴特的熱誠所感動而困惑起來。終于他又再開口了，幾乎是一片甜言蜜語。

「巴特，你聽着！你上來這兒來是不能有什麼作爲的，況且，你又不在這裏。（所以你不要擔心。）現在你不必擔心，情形看來還好。S一四一五和S一四九之通話完畢。」

巴特突然明瞭魯芝急忙地停止通話，使他無法再說下去。他做錯了一件事！大火四週的無線電都已經聽到，而且會對別人說：「你瞧，巴特擔心起來了。事情必定很糟！」關於這件事，老總和布納比在總部也會聽見他在說什麼，他們儘管不會說話麼，但他却認爲他們必定有點惴惴不安。

朱蒂和哈里戴密密地靠在一起，倚在東西走廊的欄杆上。那股高入雲天的黑烟，從李瓦斯山後面冒了上來。烟波浩瀚滾滾上騰，連六哩之外的他們，都可以不斷望見血紅的火燄向上直吐。

「我只是一個希臘合唱隊的隊員，」她說。

「那是什麼意思？我只不過是個氣象員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我親眼看到舞台上所演的戲，並且加以批評，但我却置身度外，沒有參加行動。」

「那麼我自己呢？我是不斷地注意我的地圖上的風暴，在地圖上面加註評語，但我却無法使風暴帶來大雨，把火淋熄。」

「無論如何，這是我們的另一個共同點，」她說。

「你手上有些灰燼，」他說罷開始用手把她手上的灰燼抹去。不過，哈里戴說來說去無非要讓他的手放在她的手上，顯出更自然罷了。

風正不斷地刮着，因此，假如在接近防火線的地方燃放逆火，是無法有效地從風裏燒去的。

但如果在防火線內燃放的話，風勢將會像大火本身一樣危險，向防火線掃蕩而下。

凡是一場大火，必定從四方八面吸收空氣，在較近的距離內甚至會使風勢逆轉。因此，逆火正宜在這逆風開始發生效力的時候燃放。

魯芝從他的岩層上往下觀看，覺得有相當的把握。防火線很乾淨，而且有許多地方後面還有突出的岩石來支持。大火雖完全已由樹頂移至地面，但仍然沿着地面上猛燒。魯芝覺得風勢已靜止，後來又有微風輕拂着他另一邊的面頰。

正在這時候，分組長在他的下面一帶，燃着他的耐風火柴。當耐風火柴發出淡紅色的火焰時，他猛然將它投到一大堆謹愼堆積起來的乾樹叢中。起初是冒起一縷輕烟，繼則火焰跳躍劈拍作響。火勢增加得很迅速，兩個人在旁邊看守，使火燄不會躍過防火線。分組長立刻跑開，兩去燃着另一堆逆火。

幾分鐘後，魯芝望見更遠的東部的防火線上，有黑烟騰起。逆風不久一定吹到西面的，但一會兒，他果然望見西面也起烟了。

現在逆火猛烈地咆哮，構成一道廿呎高的堅固火線。在幾分鐘內，逆火將會突然噴射出火燄，和大火會師，危險的局勢便會渡過，一切都轉危爲安了。

福斯站在這道防火線底下半英里的地方，在他看來，逆火的劈拍聲太迫近耳鼓，並且發出一陣駭人的熱氣，使他不得不用手把面部掩蓋起來，藉以防阻熱氣的侵襲。他並不知道，火燄實際上正在離開防火線。

逆火燒到大火的前哨，當兩火相會時，火燄飛至半空中。救火人員在熱氣面前畏縮了。福斯回頭一望，就在這時候防火線有一處小樹叢起火了。

他覺中了陷阱了，便發出一陣尖銳的叫喊聲，掉下鐵鏟，拔足便跑。

救火隊長見他奔跑，便大聲叫喊，然後走上前去阻止他。

其他的救火員不約而同地抬頭望着，只見有一個人發狂地奔跑，救火隊長邊追邊喊，同時一陣火越過了防火線。在防火線的另一邊，火也昇起來了。

他們都把手上的工具拋下，拔足就逃。

救火隊長回過身子想把山徑攔住，他站在山徑中間，兩臂伸開，一邊呼喚他們一邊在咀咒。他像一頭驚慌的野獸，他們都被他推倒了。東面的救火隊員，看見其他的人正在奔跑，而他們自己的側翼却變成空虛。他們驚惶地往後面一望，猛然地記起了只有一條路通到斷岩上。於是他們都偷偷地溜回去了。

他們那位年青的隊長，因擔心着他部下生命，在半驚惶之中，倉促間竟不加考慮了。假如其他的救火員都在奔走，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許是整條防火線被放棄了，在混亂之中，上峯的命令未能傳達給他。於是，他便自己下個決定：「來吧，我們都離開這裏！拿齊你們的工具！」

那些人員開始拔足奔跑，把頭轉回左邊去隨便看了大火一眼，大多數都拋下鐵鏟、利斧和鐵鈀，紛亂地逃走。

在其他方面的人員，也跟着完全潰散了。救火員們，人人聽到那些慌張的人員嚕嚕叨叨的說話後，都抬起頭來張望。他們看見那些受驚的人在逃走，于是他們也開始逃走了。

有些救火隊員，眞的以爲有什麼災禍發生，也莫明其妙的跟在一道兒跑。不過大多數却據守不動，而且照常都有一兩人陪同在一起。潰散的救火員，像決了堤的洪水一般湧至岩層上，魯芝站在那裏，絕望地在阻止他們。

「老天爺！」他回頭對無線電員說。「上天幫助了風勢，却把其餘的一切事情弄糟了，後來又讓這批人這麼驚惶失措！」

「我們要離開這裏嗎？」無線電員緊張地問道。

「不！這地方和教堂一樣的安全——讓我和巴特通話。」

在西面的救火員繼續呈現紛亂的狀態，直到他們到達缺口的上面才緩和下來，因爲透過了這缺口，有一條山徑，直通下面的。這時候，他們都已氣喘如牛，筋疲力乏了，於是，他們到達了一個在他們心目中認爲是安全的地方。甚至連福斯也坐下來喘氣，不再擔心了。

在東面的救火員，一直驚惶地奔走，一直走到那條由犯人救火隊據守的防火線爲止。這些犯人，在社會上也許毫無地位，但他們都是堅強驃悍的傢伙。他們看這些老實人在奔跑，却在他旁邊拍手稱快，他們站在山徑旁邊，用不慣入耳的穢言來揄他們。

那一陣使福斯嚇了一跳的小火燄，只是在岩石上燃燒。然而，一條長長的防火線除了零星幾名救火隊長和隊員幾個人留在線上之外，全線都很空虛。當大火和逆火相碰，捲起了螺旋形的火燄的時候，較高的風，却把火花捲過防火線。於是，一小股黑烟，跟着冒了起來。正如所有的火堆一般，它們開始時只是一堆小火。有些燒到岩層滅熄便了；幾名留下來的人也把其中幾個火堆撲滅掉。然而火却在防火線上沒人防守的地方以及兩塊岩層中間的缺口燃燒起來。小火堆得到乾風的助力，迅速擴大起來，向前疾馳蔓延。

當消息傳來的時候，巴特的腦海，突然浮現了一種可怕的幻想——彷彿是一個年青貌美的少女遭害了，手足被切斷了，滿身都是污泥和淤血，赤裸地躺在地上，任由行人觀看。

「天啊！」他不能不聲說話，而且聲調之中含有恐怖的成分。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看見老總和布納比略爲顫動一下。他們起初驚異地凝視着他，然後很快的又彼此面面相覷。

那時候他們對局勢的發生多少已找出一些頭緒了。魯芝和他們連絡了一會兒，然後說：

「這邊太熱了。我現在要爬進岩層的罅縫去讓火在我上面燒過，燒過後自行熄滅。」

以後他們主要的依賴就是沙洛哥多。從瞭望員的報告看來，所有防火線的中心彷彿都是由它自身的自然力量所據守。但是在東西兩面火已越過了防火線，分成兩道廣大的火舌，直下斜險的山坡，火頭則移動得很快。在狀似絕壁的斜坡上，火勢很細弱，不過大風可以像平地一樣迅速地把每樣東西，吹上前頭兩三哩。

「什麼事，巴特？」他聽到老總在說話聲音似乎很遙遠。

他想，也許是他自己置身在遙遠的地方，因爲，他雖知道自己正站在總部裡的桌子邊；耳朵却聽到火燄在杉樹叢中摧枯拉朽的聲音。

「是的——什麼事——巴特？」這一次他聽到布納比的聲音了。

跟着巴特的神志慢慢清醒過來。他把手放在板上，鎮定自己。他是在總部裏面，而且又十分疲乏。

「啊，是的，瓦爾特（布納比的名字）我在這裏，什麼事？」他認爲他的聲音鎮定。

「巴特，你不是覺得你應該休息一下嗎？你太辛苦了。」

「他媽的，一九四四年，在曼多西諾樹叢的時候，我花的時間更長呢！」

「那並不是你自己的地區。」這次是老總的聲音。「你現在在擔心着呢。」

當老總在說話的時候，巴特突然又堅強起來了。

「不錯，」他的聲音很堅定。「爲什麼我不要擔心！在我看來這並不只是一片木材林！我是這裏的救火總指揮！假使不是救火員們慌張而逃，那道防火線是守得住的。這件事是沒有人可以原諒的！」

「巴特，關於這次的事，並沒有人責備你，也不會有人怪你。」

然而，當巴特抬起頭望着那個比他更高的人時，他內心不禁燃起了怒火。他憎恨他，因爲年

紀比他輕，來日方長，因爲他把樹木當作木材，並且在紙上策劃滅火事宜。

于是他搖搖頭，轉向地圖去。他是救火總指揮，他用手尖指着卡爾河的斜坡上面的一條線。

「我們沿着這裏再建一道新防火線，」他說。

「喂，巴特，那樣是不是會太接近火邊？」布納比說。

「也許會的，但那裡有一些很美麗的地方，是我們所心須挽救的——那就是沿着卡爾河的峽谷。假如我們不擺出一副不高興的臉孔在空說一頓的話，我們是可以守得住那條防火線的！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是做得到的！」

「這是不可能，」布納比說。

「對的，」老總也說道。他手上拿着一張紙。紙上面寫滿了數目字——人力和運輸，建立防火線，以及距離和蔓延的比例。除非在數目字的反面發生奇蹟，方可能獲得勝利。

「那麼，」老總說，「我看我們還是對巴特說吧。」

「對他說也沒有用處！」

「這是什麼意思？」

「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我是明白的，瓦爾特。」

「假如一個人講到：『如果我們單憑想像我們就可以做得到！』的時候，也許你可以用這方法和別人相打，可是你却不能用這方法去和火搏鬥！」

「好，那是我的工作！」

「你大約打算用書面去通知吧？」

「天啊！除非有人要我這麼做！」

他們拉在一旁談話的地方，距離總部還不及一百呎。巴特站在那裏面對着他們，背靠着那張高桌子。你可以看出他正等待着某些東西，彷彿一隻受傷的野獸在等待着刀或棒。

「喂，巴特！」老總打開話匣：「你曾在哈特河那場大火中指揮撲救，在這裏又吃了不少的苦。我想你已經非常疲乏了，布納比和我兩人正在商量這件事情。我們認爲你最好是休息一個時期，你認爲這個主意好嗎？」

「你的意思是要解除我的救火總指揮的職位嗎？」巴特用平和的語調問道。

「可是，巴特，你的確辛苦了……」

他突然看見巴特的眼睛冒出火來。「老總！你必須用書面來通知我。」

「你既然要我這樣做，好吧！巴特。」

老總現在顯出很冷靜。他順手拿出一張信箋，找了一張吸水紙，把它放好。然後他在上面寫着。

「森林巡查員巴特里・約翰，從本日起解除森林大火救火總指揮的一切職務。」

在陡峭壁立的巖岩之間，樹叢密佈的險峻山坡上，火勢蔓延得很迅速。火是向前面猛衝的。大火經常在一些岩石中間分裂向前伸出兩隻火臂，在更遠的前面會師，但却在後面遺下一片長螺旋形的未經焚燒的土地。因此兩道分裂的火線，也沒有多大的擴大。每一條火線，在岩石上分裂後，像決堤的江河一般，浩浩蕩蕩分向斜山坡洶湧澎湃而下。

在第三組的崩潰的火線上，每個分組長及隊長，都見火就撲救。兩名上司和三名部下，在這裏英勇地努力包圍火堆。最後，他們都已筋疲力乏，氣喘如牛，火才熄下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堆火又翻過他們後面的防火線，於是他們的工作，終於功虧一簣。但在另一個地方，却有三十名救火員，因羣龍無首，所以只是站在那裏，眼巴巴地看着一堆他們原可以控制得住的大火逃脫。

漸漸地秩序再度恢復了。當熱氣減低的時候，魯芝爬上的岩縫，開動無線電收發機。儘管有一層烟幕籠罩着，沙洛哥多瞭望站，對于先頭的兩道火燄情勢却一目了然。從救火營倉促出來的探子，用無線電收發機報告所發現的事情。分組長用收發機報告，他們已集合了剩下來的幾個人，並且沿着大火突破點的側面進行工作。

在日誌簿上，有一段簡單的記載：「二時十一分總監鍾斯親自擔任救火總指揮」。就是這麼一句話。

總監迅速地組織起來。在緊急狀態下，他提前兩小時派出夜班救火員。假如他們能够據守側面，而阻止急速向下猛撲的火舌更加擴大的話，那麼目前已足够應付了。在下山坡是沒有機會可以制止火勢之蔓延的，在山麓的機會也很少。唯一辦法只有在上山坡把火包圍，逐漸將火消滅；不然，則就是要退回另一座山上，沿着山巔建築一道堅強的防火線了。

當他們傾側着頭，往上面峇株河後的山坡瞧看時，他望見正向前推進的火線。火已燒到山嶺，穿過重疊的峯巒，而且正向險峻的斜坡伸展下來。救火營的主任前來向他提出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

「我可以開始撲滅火嗎？」

老總再望了大火一眼，把時間和距離略爲估計一番，他在信紙上計算一會兒——人力和建立防火線的速率。不錯，看起來他們似乎可以沿着救火營週圍建築一道防火線並加以據守了，但這種戰術需要許多小時的工作，而且對於數千元的財產以及一批人的生命在在都有點冒險。把救火營遷移雖說在時間和勞力上更加耗費，但最低限度這是安全而可靠的。

「那麼你就動手撲火吧！」他對救火營主任說。

「在愛地赫斯守衛站的這邊，沒有足够廣大的平地。」

「那麼就用守衛站！」

人員接到命令後，突然匆忙地趕來，卡車開出運輸站停車場，照原位排列，新近運進來並且妥置得十分整齊的幾十噸的物資，都被打開再度裝上車去。

一陣沉靜之後，一輛卡車的引擎發動了，第一輛卡車隆隆地開出經過運輸主任面前，開始朝着愛地赫斯而去。

正在這時候，一陣猛風，捲入狹窄的山谷下，冒出了一捲更濃厚的黑烟。後來從峇株河的山坡上，傳來一陣他們正等待着的長鳴。這一聲長鳴使得大家全身都冷下半截，有人正在大聲呼救，而猛風已把火花吹過山谷，使火燃着乾燥的針葉，而且隨風向前猛衝。他們雖然幸運地撲滅了這堆火，但後面有許多火將接踵而來。

老總跑到兩條河流滙流的地方，在峇株河的對岸，他望見烈焰在灌木叢中張牙舞爪，和他距離得很近，火氣甚至可似迫到他的面部。在洋葱河上，從抽水機打出來的清澈的水，流過山谷的另一邊。在洋葱河上據守的一道防火線，不應該有疑問的，因爲風勢幾乎是在下山谷吹刮，而且喘急的溪水，又有十呎寬。救火隊人員沿着火的對面四處散佈，這是他們應該這樣做的。

然而，當他們仰望峇株河的時候，他看到另外一種情形。在那條涓涓細流的兩旁，正冒着濃烟火燄是否已經躍過了樹木、蕨翳的山谷，抑或只是一堆大火堆，却分別不出來。組長已經必須把他的部下從這裏撤退，並且也只能在西面趁着火燄向山坡蔓延的時候，嘗試加以包圍。

火一步步地迫近瞭望台上的女郎了。最初的時候，火只是十二哩外的一陣火烟。後來距離九哩。七哩，現在却在四哩外的山巒燃燒，大火已經完全映入她的眼簾了。

當她用望遠鏡向外看的時候，她望見一堆單獨的火堆。一根高大的樹枝，突然在頂端着火。在有力的東風吹刮下，她可以看見大火在燒下了斜坡底下的時候，向西吐出一條長長的火舌，沿着卡蘭河穿過林木葱蘢的山谷。她內心突然興奮起來，因爲她是這許多人們中間的一員，不能不有休戚相關的感覺。

這天黃昏，那條公路上有更多的卡車通行。撲火工作，愈來愈接近她了，而她也更加像是撲火工作的一員了。她知道她已不再有過去那種緊張和畏懼的情緒，成爲許多同志中的一員了。

除了愛地赫斯守衛站的樹木大部份是橡樹之外，新救火營和舊營非常相似。發電機又再發電了，從洋葱灘被倉卒拉下來的電燈電線，又再倉卒地在愛地赫斯架起來了。

總部裡的地圖和紀錄人員，正在燈下作一天的統計。他先把輪廓畫好，然後用圓規測量範圍。由於輪廓的極端不正常，火的距離便相差很大。然而他大約估計出今天大火蔓延的地區共二十哩。而前一天才不過十三哩。

他利用市鎮和分區地圖來估計地區。在一天之內，大火燃燒了二千七百六十五英畝的地方。在廿四小時之內，大火吞噬的地方，將近增加一倍，總共約六千英畝，或大約九方哩。

第十日

午夜過後，乾風的吹刮進入第四天，『野貓』火依然烈焰高漲，劈拍作響。火的威脅性愈來愈嚴重了。假如那向外伸出去的火臂伸展到南部而會師的話，則廢馬嶺與沙洛哥多之間一帶的茂盛森林，便難逃厄運。但是在東風的猛刮下，大火或會掃蕩過低窪的分水嶺而吹入波特河的溪流。如果風向突然移向東面或西面的話，可能使情勢更加惡化，因爲在許多英里長的防範鬆懈的防火線上，只消星星之火便可以使火勢向着新的方向蔓延。

由於熱氣的積聚以及防火線的不斷拉長，意外和危機的可能性越發增加，甚至與龐大的面積成爲很不相稱。

總監在閱讀從薩福用電話打來的緊急氣象預測後，對于這份誠實的報告，感到很愉快。那個人對于他不知道的事情，就說他不知道。在廿四小時之內，情勢也許會更惡化，但或許會好轉，

在兼任救火總指揮的總監來說，那事情却簡單得多了。他只要準備應付最惡劣的局面就得了。

他的計劃已經在順利地推行了。由於這種新的變化，他已把救火人員改組爲三區八組，並且把人員重新佈置。當三輪巴士車開到營中，停下來讓車上的人員稍事休息的時候，總監走過來看他們。儘管天色將黑，從他們下車和在巴士車週圍站着的動作看來，他一望而知他們都是撲火的老戰士。

他挑選出救火員，伐木工人，薩福市民。他瞧見拳師奧尼爾的粗大的輪廓，他的部下跟在他的背後。在將黑未黑之中，有人喊道：「嘿，瘦長子！」

他回過頭去，看見一張黑黝黝的面龐上，一對閃爍着白色光芒的眼睛。上士的背後站着一小隊降傘兵。

「哈囉！上士，」總監說道：「你這批人怎麼出來的？」

「還沒有十分糟！我們在那場大火中，突圍而出，火燒得太近了，我把我們的衣服都燒掉，但後來我們在威遜河邊撲救火堆，使它不能躍過威遜河。喂，我那天在飛機上看見你的時候，沒有想到你竟是個大人物！」

「那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不過我要知道的，是你和你的弟兄們，是否想去找些更麻煩的事情來做？」

「這個當然！我們都休息過了，隨時可以出發！」

當他們兩人在談話的當兒，其他的人都擠在周圍。（『那個就是老總！』『他現在是救火總指揮！』的話立刻傳遍了整堆人羣。）老總憑了他的高大身材俯視許多張抬起來望着他的面孔。他還不會認清那些面孔以前，便發表簡單的一篇演說。

「諸位聽着，我們昨天所以會喪失那條防火線，是因爲救火員人人驚慌，大家逃掉。」

接着是一陣嘲笑，夾着伐木工人裝的貓叫聲。

「他們只不過是一批烏合之衆，而他們並不知道火的利害。我要你們到火的前頭，認眞幹一件工作……」

他可以感覺到人羣中的情緒在激盪。「讓我們走吧！」有人嚷道。

「那裏有一道半英里的火線，火頭朝着波特河的分水嶺蔓延。我們必須在那裏建立一條防火線，把火撲滅掉。那是一個崎嶇不平的地方，壓路車不能有多大的幫助。因此，我是依賴你們大家去做的。」

他的演說這樣結束。當他轉身走回去總部的時候，人羣中發出一陣微弱的歡呼聲。他聽到上

士叫道：「好的，瘦長子！」其他的人又隨聲附和。

在遙遠的巴洛森林巡查站，天色將近破曉了，巴特終於熟睡了。他再也不憤恨老總。老總只不過是做應做的事罷了。巴特本身動搖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是不是他的青春老去？抑或只是因爲大火燒燬了他在世界上所心愛的森林？

他的妻子用防腐劑輕輕地擦在他的傷口上。比較嚴重的就縛以綳帶。一會兒，她端了一杯水，一粒白色的長形藥丸出來。

「服了這粒藥丸吧，」她說。

他吞服了藥丸，但却不生效力。整個夜晚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他不希望再做救火總指揮醒中，那可怕的幻想，又再浮現在他的腦際——那被傷害的女郎，手足切斷，鮮血淋漓，可怕地躺在太陽底下。還有些東西阻擋在路上，他企圖逃避開去。

但這幕可怕的幻想，終於糢糊起來。他打瞌睡最初的時候，是間歇不定的，時不時會醒過來。後來，他沉沉地睡去了，而那幕半夢半幻想的景象也消迹無踪。

天色破曉後，他睡得更濃了。當他酣睡的時候，他那幻想終於變成了事實。

大火躍過了卡蘭河之後，那一帶狹窄的，樹木叢生的山谷，那厄運便註定了。大火向着一片小空地的四週，伸出它的魔手。

然而，在漫漫的長夜裏，那幽谷却像炮火連天中的一個謐靜的鄉下。恰如平日的夜裏一樣，雌鹿這裏那裏地走來走去，吃着矮樹的嫩葉，小鹿緊緊地跟在後面。牠不時抬起頭來，驚惶地四處張望，因爲有些響聲驚擾着牠，或着火光閃爍得更明亮，或者是一陣小旋風，帶來了黑烟的苦辣氣味。幽谷週圍的野獸異常的稠密，許多兎子，在樹叢中急忽忽地奔跑，樹狸飛也似地越過幽谷，走進森林的另一邊；一隻貂悠然自得地輕鬆地跳躍，沿着小溪上來，貓頭鷹也比平時多，在林中飛來飛去。

這種種的騷擾，對於雌鹿並非沒有傳染性的影響，然而，她缺乏經驗，不知道大火正在掃蕩面前的野獸，甚至比一大批獵戶更爲有效。天色剛破曉，一陣大風突然把火帶得更近了。

雌鹿驚惶地向四週張望，猶疑不決地站着。一會兒，眼前一堆矮樹叢頓時變成了一片火海，濃烟初次低低地滾過幽谷。那隻雌鹿像發狂一般，一時忘了牠的小鹿，衝過杜鵑花，躍過小溪，

連跑帶跳地遁到對面的山坡。小鹿英勇地跟在後面，但跳了幾次之後，牠失去了母親的短截尾巴的影子，她也發狂般向不同的角度奔去。

雌鹿爬到山坡的半腰，發覺小鹿並沒有跟在背後。牠無目標地走着，時停下來望望烈焰，她回到山麓來了。牠站在小溪邊，芊芊（口旁）地叫。後來牠越發驚慌了，牠躍過小溪，穿過杜鵑花，回到一片曠地來。然而却沒有發現小鹿的踪影。火的熱氣侵襲着牠，在陣陣濃烟中牠咳嗽了一陣。牠在一個小範圍內，四處徜徉，找尋小鹿，嘴裏不住地芊芊（口旁）的叫着。

當雌鹿留連不忍離去的時候，一條火臂沿着對面的山坡蔓延，幾乎完成了一個圓圈。一會兒，火愈燒愈近了空地，周圍的叢林的邊緣，突然湧起烈焰。這時候火焰已從四方八面迫近森林中間的空地了。火的熱氣使人無法忍受。雌鹿渾身顫抖，在水中站立片刻，一會兒，一點火花燃着她的背部，牠覺得一陣微痛，同時還嗅到身上毛被燒的氣味，不禁驚惶不已，飛也似地走了。牠來到火海的旁邊，不過牠在驚惶之中，似乎還覺得火焰在不斷地追在牠的背後，于是牠用力一躍竟躍進火焰裏去了。

現在火海從濃密的幼松樹叢中湧上來，躍得很高，把長成的樹梢都燃着了。突然傳來一陣花栗鼠的哀鳴，但又迅速地寧靜下來。大約一分鐘過後，熱氣退了，眩目的光轉變爲黃色。

幽谷被燒毀殆盡。那已經變成了一片荒涼醜惡和死亡的地方。水貂從水底鑽出來，在一串串的泡沫中吐了一口氣，謹愼地昇上來，把鼻子伸出水面，把肺部的空氣裝滿。牠和鱒魚能够在死裏逃生。

他在山上騎着一匹小黑馬。在底下東面的山谷裏，大股的濃烟依然冒上來，但他察覺火的陣線似乎在兩個山嶺中間，心裏不覺大喜。他的戰略可以奏效了。

「跟我來，」總監對他的無線電收發員說，於是兩人便策馬沿着山嶺而下。壓路車只壓過一次，但馬兒依然很容易走過山徑。他們首先碰到的是救火員。

那救火員們用一種近乎歡呼的驚嘆來歡迎他。他們承認局勢的緊急，並且願意參加緊急工作。救火隊長走上來裂開嘴笑。

「好啦，我們已在那邊的灘上把火擋住了，並且照你對我們說的話，把它趕到山上了。我們這些黑人弟兄，和其他一批人。」他說。

「好成績！」

「你想我們今天會把它撲滅嗎？」

老總略頓一頓，突然間整個山邊，似乎充滿着力量的怒吼，——卡車，壓路車，鋸，甚至打水機的聲音。

「照情形看來，我們似乎必須把火撲滅掉，」他說。「我們有的是充足的機器，兼有大批人員。不過你得要知道，大火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跟着，降落傘兵正在工作（「喂，瘦長子！」他們叫道），接着是拳師奧尼爾的弟兄們到來，和巴洛滅火隊人員。

在他們後面，一輛壓路車在閒蕩。那個體格魁偉頸子粗大的壓路車司機，滿身塵埃，眼瞳不住地轉動。他駕着壓路車向着一株卅尺高的推樹衝去，把它推倒，略爲退後，再向前把松樹連根帶葉，推倒一旁。

若斷若續的鋸木聲突然停頓下來，遠遠地傳來一陣冗長的叫喊聲，「木——材——！」須臾，他聽到樹木倒下來的聲音。

在半打的電鋸的工作下，樹幹將會像柱子一般倒下來。這一次他可給大火許多擴展的餘地，所以他不能再放棄防火線了。

在看不到山脊的地方，他看得更加清楚了就是在最後一部，他望見一縷輕烟，從廢馬嶺北面嫋嫋上昇，心裡覺得很滿意。越過了洋蔥灘救火營地面的火燄，已經在夜裡被包圍，而且被控制住，現在這火更被包圍在防火線內，等于完全熄滅了。在他的下面，峯株河在沙洛哥多東面斜坡斷冲成的長形山谷中，大火依然沿着一道一哩左右的弧形火線燃燒。風正向着山谷吹刮；火頭已經遙遙地趕到溪水的前面，而且蔓延得很迅速。

讓火蔓延吧！他在夜間傾注了最優秀的救火員，在大火向分水嶺及波特河流域衝去的時候，把它阻擋了。目前，大火只是在峯株河的山谷燃燒，被限制在兩個山嶺的中間。他現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沿着山脊把火包圍，最後則在平坦多石，森林稀疏的沙洛哥多山上應付火的突擊。那就是說，讓兩三方哩的好森林被火吞噬，不過他已負起了犧牲的責任，而且這又是一個最安全的計劃。

被焚燒的地區範圍，現在已超過二十五哩了。大部份的防火線都已熄滅，而且表面上都冷下來了，不過巡邏隊仍然繼續巡邏，以防萬一。還有火的兇猛，雖然已減退多時，但有大部份的地方，還是含有一種確實的威脅性：黑烟甚至一些火燄，依然從倒下來的樹幹或乾樹枝上冒起來。

各區區長維持一場積極的戰爭，對付這些侵略，他們派出砍伐隊員，把樹砍下。其他的肅清人員，則把燃燒的樹幹分開，使它們之間沒有空氣維持，而且自己熄滅下去。

防火線以內未着火的地區，構成了另一種威脅。正如許多大火一樣，火並未把整個地方都燒光，而留下了幾個未着火的小島，這大概是火焰本身所產生的氣流所致。

在李瓦斯嶺西端的防火線附近，留下這麼一個大部份都是細小樹叢的小島。這是一種威脅，因爲它可能在一陣大風的吹刮下，突然燃燒起來。

因此，一名救火員進去開始放火把它燒掉。引火物很容易地燒起來，不過火花却沒有飛過防火線外，引起其他地方着火的危險。

一隻躲藏在樹叢中間的兎子，前一天已經被嚇得魂飛魄散，但牠藏身在泥土和亂草中幸而逃脫，當大火燒到牠隱藏地方的四周時，牠覺得熱得十分利害。然而今天的火燄却在背後閃耀，強烈的熱氣侵襲着牠。當牠向前直衝的時候，牠雙腿的肌肉瘋狂的收縮起來。牠衝過了燃燒中的亂草，身上的毛着火了。當牠從那邊鑽出來的時候，已經變成一個烟球了。

那隻驚惶而身上着火的兎子，不到一秒鐘，便從火場中衝出來，消失在火線後面的叢林中。在牠飛跑時，沒有一個救火員瞧見牠，因爲他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燃燒的樹叢中。當樹叢的黑烟略爲減低時，救火隊長才突然發覺又再有黑烟。

「天啊，火過防火線了！」救火隊長嚷道，並長長地呼喚一聲，叫人來增援。

他領導着部下出動撲火，但是新的火燄却已經沿着山脊伸展，並且，非常迅速地蔓延起來，而成爲不是一隊人員所能控制的了。

哈里戴正在仰望着天空並觀察風勢。現在，一切都已更接近了。寒暑表已經降低了一根頭髮的濶度。風或雨——依然是個未知數。

但是，主要的，他還是考慮是否應該跳上紅色的吉普車出發到沙洛哥多去。那邊是一塊觀察風暴的好地方。

「我現在要發沙洛哥多去，」他告訴他的助手說。「假如你從電報機上獲得任何重要消息時，便告訴我。」

「他們現在很快就會放棄沙洛哥的，」助手說。「新的防火線剛好建立在它的下面。那兒的一切都要糟糕。」

哈里戴感到一種突如其來之驚惶，那是完全與風暴無關的。

「好，」他說，「我將設法利用就近的一個收發機向傅訊員報告。」

他匆匆地走了，但當他跳入吉普車時，他抬頭仰望天空。空氣依然是那麼地乾燥與悶熱得令

人感到怪不舒服，並且帶有一點辛辣的味兒。在頭上飄浮的烟，幾乎將整個天空掩蓋起來。但是，在烟的邊沿，南部與西部，他看到有一堆像牝牛尾巴的浮雲，他想這天上之捲雲是掛得多高呀！好，到底是風還是雨？

他進了車裏即開動機器，然後，當他再度仰望天空時，雲朵似乎成爲立體的東西了。

答滴答。她撥動電話機，並等待着。答滴答。她耳朵旁的收聽器依然死般靜寂。她將線掛起來後便不再撥了。電話線已經在下面斜坡上什麼地方被燃燬了。自然收發機依然可以開動的。但她已感覺到一種新的孤單意味了。火勢更一步近一步地拍近來了。

現在，從瞭望站望出去，大火已經統治了一切。當她觀望時，大火從小樹跳高到中等高的樹上，而火花則在它們的頂端跳舞。古老的樹木更好像站立在火焰中搖擺。牠們的枯枝都燃燒起來，並且被燒掉落在地上。

她已經得到命令，當她感到有必要時，可以隨時放棄這座瞭望塔。無論如何，她並未感到孤單。從瞭望台望出去，一切建造防火線的工作都清楚地看得到。

突然她在走廊上覺得奇熱難受，這種熱並不是來自太陽的。

她迅速地跑到內面去咳嗽着。裏面並不那樣熱，但東邊窗口觸着時却是够暖熱的。

她可以立刻離開這里——如果一陣火焰衝來，或者火勢很猛烈，但她却不能斷定會突然熱到什麼程度，或者如果大火燃燒到樓梯來。

但是，她憎恨着自行走開。忽然間她發現到自己正在希望着哈里戴能到來指示她，究竟應該怎麼辦。

老總在沙洛哥多最平坦的頂端大漂石間，設立了一戰地總部。防火線設大漂石的邊緣，因此，他們利用其組成爲一第二道防火線。向南方望去，他看到半哩遠的地方上，矗立着一座瞭望台。烟已經較爲低沉下來，因此有時使瞭望台變得糢糊。（他猜想，那個女孩子，現在應該是離開那兒了。）向西方望，他看到整個斜坡上長着叢密的樹林。北方他看到野貓火跳過李瓦斯山脊的防火線，伸起一陣白烟來。它爲什麼會發生，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並不怎樣壞，雖然它將多增加一百英畝到總面積上去。

但是，在東方——那兒完全籠罩着火燄與黑烟。火靠近些時幾乎蔓延到防火線這面來。雖然有一座電鋸還在工作，但是砍下樹枝的工作，差不多已快要完成。這防火線——從兩頭來看，他看出約近一英里長——業已建成像一條人行道，甚至兩都很整齊。一切都已告成，只剩下些許時

候了。分隊長們已開始準備點燃着逆火。

跟着突然間，她在瞭望站上發現到站內有一種新的聲音充滿在空際。這聲音並非和機器的咆哮聲及斷枝墮地相撞的聲響那麼刺耳，而是低沉和陰鬱的——火燄炸裂及嘶聲。

她想，也許最好還是離開此地吧。就是在有玻璃牆的房間裏，她也感覺到炎熱。濃厚的烟現在已經籠罩在頭上了，而且時常在走廊的周圍捲動着。

往下一望，她看到濃烟沿着下面的防火線。現在人們已經在點燃着耐風火柴了。他們沿着防火線中間點起火來。

從她的坐椅上，她幻想般凝視着，除了當濃烟低沉包圍着整個瞭望台時。她趕緊將門關閉起來，因爲那時節濃烟透進瞭望台來已比新鮮空氣來得更多。她雖然恐懼，但却不願意衝下樓梯去爲濃烟所窒倒。可是在她能迅速作一決斷以前，濃烟又已昇高去，一切也跟着顯出安全了。

現在空氣甚至于更加新鮮了。不過因爲正有一陣巨火在燃燒着，誰也不能斷定不會有另一陣新火爆發。因此，這正是一件瞭望台必要的工作！

電話線是確已毀壞的了，但她仍舊能够利用無線電收發機來報告，或者單單從瞭望台上高聲呼喊。

分區長已經分派大部份隊員緊密地看守着火堆。看守防火線的工作祇須幾個人去負責便够了。現在逆火的火種已經在離開防火線三十呎的地方燒開去。除了幾處較弱以外，其餘的火都很旺盛。不久逆火就燒近大火的邊緣，終于咆哮着同大火滙合。

哈里戴眞的駕駛得很快，並帶着一種緊急與驚惶的意識。顯然這時朱帝必定已經跑下塔來了，但他却要自己親自看個究竟。

當他最後的一個轉彎，上到山峯時，忽然間他面對着一場偉大的場面。逆火已經遇到了大火，所有的一切都升到空際形成一大堆的火燄。當他望着瞭望台時，濃烟已經把它團團圍住，跟着他看到一條黃色的手巾在玻璃裏面揮動着。

「眞是個傻傢伙！」他起初這麼想着。「她爲什麼不趁情勢較好時離開那里呢？」跟着他立刻感到一種衝動的快慰，現在是他自己上瞭望台去救她！——或去試一下！

他跳下吉普車，便跑到瞭望台的塔下去。高度火燄的炎熱迎面撲來，但是，空氣還算不錯，

但都被吸收到火裏去了。他一面跑一面在估計着機會，瞭望塔上面一層完全爲濃烟所籠罩。不過由于他過去曾耗去幾年功夫，研究空氣和它醞釀氣候的過程，他知道濃烟的邊緣，將會有氣袋及新鮮空氣的，這是被吸進大火中的空氣的反撞。在濃烟之中，應當設法停止呼吸，但遇到氣袋的時候，則宜多吸幾口空氣。

要攀上瞭望台，得要爬上六段十呎長的樓梯！起初的兩段還算容易爬。後來黑烟愈來愈迫近了，他吸了一口氣，幾乎把眼睛閉上了，一口氣爬了八級樓梯，張開眼睛，又看見有新鮮空氣，於是，再猛力吸了一口氣，濃烟又迫近來了。他要不是這麼做法，是無法爬上第六段樓梯的。到了第四段樓梯，還得要再爬兩層。

他蹣跚地走上走廊，把門推開，走進去，再把門關上，使濃烟不能衝進來。當他正準備倒在地上的時候，室內有比較新鮮的空氣，使他的頭腦清醒過來。

「你……這傻孩子……！」這是當時他所能想出的一句，之後，她挨在他的肩膀上哭泣，而他的手則環着她的頸子，輕輕地拍着她的背，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這只是一剎那間的舉動，因爲他突然知道玻璃窗內太熱，是不能呆下來的。濃烟在四週冒起來，有一個窗口的玻璃格，因爲熱度太高而破裂。

「來吧！」他說，並且隨手把她拖出門去。

大門一開，一股濃烟，便衝進來。

「深深地吸一口氣，然後抑制着呼吸。」他的手臂抱着她，而她也知道抑制着呼吸。下第一段樓梯時，還算容易。到第二段樓梯的中間時，愈來愈困難了，一會兒，他感覺到風勢改變了。他用手出力拉她停下來。空氣突然清新起來，他愉快地呼吸着。空氣比較清涼，甚至中間還夾帶着潮溼的氣味。

「休息一會兒吧！」他把手放鬆，雖然他的手依舊還放在老地方。

「不成問題，我能够下去的。」

「不必着急。你看，風勢已經向南面轉移，當它向那方面移轉而風頭像現在一般的吹來的時候，似乎它是不會再吹回去的。」

她抬起頭看着他，他感到她那溫暖的窈窕的身體正緊緊地靠着他。

「這個，」她快樂地笑着說，「這個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最奇怪的時間和場合裏所聽到的氣象學演講。」

後來，他知道他自己的臉上發赤。

當兩堆火碰在一起咆哮起來時，總監看着自己的腕錶上的時針，指着二時四十九分。當他踏伏在漂石後面避開熱氣的襲擊時，他開始感到風勢的移轉。同時，在空氣移轉時，也就變得更加新鮮了。在一百呎遠的地方，有一株大松樹，在疾風中被一陣熊熊的烈焰燒得變成了一根火柱。

當總監從漂石上謹愼地觀望時，他看到一層由活生生的火焰築成的火牆，忽高忽低地燃燒着，發出陣陣的怒吼聲。雖然在兩個火頭了碰在一塊而熾烈地燃燒的時候，火焰很少升高至三十呎以上，而從火焰中噴射出來的成千成萬的火花，則跌落在已爲逆火所燒焦的地上。風勢吹得更猛烈。他等待着那種意味着有災禍發生的叫喊聲。

他突然間在釐訂着一場絕不投降的戰爭的計劃。他想，假如被火逃脫時，我們還能够再度將它包圍起來，但它將會從通往波特河的斜坡溜下去。我將再需要五百人，以及領導者來領導他們。如果一陣北風襲擊我們，則大火將會躍過波特河，而造成更大的災禍。它可能在被我們控制之前蔓延到薩福去。

但是，依然不見有叫喊聲自右方或左方傳來。

他再度自漂石上面眺望時，突然地知道這事情已發生了。熱度已經降低了：火燄也沒有那麼瘋狂了，並且，由黃色的火燄轉變成微弱的白色火燄；火線已經分裂了。

他站立起來，只是用手遮着面部。火燄在他面前的一條長約五十呎的防火線上，逐漸熄滅了。

而現在，代替了一道火牆的，祇是一個被燒枯了的森林，其中一小堆一小堆的火燄還在這兒或那兒燃燒着。熱度已經降低了，彷彿有人將煤氣爐關閉了一樣。

他爬上去漂石之頂端，沿着那條危急的火線，前後的觀望着。每一個地方之火燄都已經熄滅了，並且他還看到各處有人閒着無事，在那裏望着火堆。

他深深地噓了一口氣後，便輕鬆地呼吸起來。他伸手到袋中拿出記事簿來。他看一看腕上的錶後，才知道現在祇離他前次看錶的時間只三分鐘而已。然後，他用力寫下。

「二時五十二分。火勢已受控制。」

最後的一日

整個的晚上，他們依然是很焦急。火勢受到控制，並不是說火已完全撲滅。在薩福方面。哈里戴的工作完成後，便沉沉地睡着了。北海岸上已經在下雨了，而海灣的南

快。這些樹叢一旦長成，將會繼續存留下去，甚至幾個世紀也說不定。事實上，有些較爲悲觀者認爲，加利福尼州的森林前爲在雨季中長成者，因此，將來新的樹叢的苗長，也要等到雨季的來臨。

這數日來發生的大火之損害可能在一百年內也不能復原。就是在五百年後，一個有經驗的森林管理員也能够找到此次火災留下的痕跡。

在薩福市的森林總部內，布納比需要再有十分鐘的時間才準備好他的飛機。

安·蘇連遜則忙於進行復員工作，但他還耗去幾分鐘時間與布納比檢討大火的結果。

「至少，」他說，「我們不能够阻止閃電的襲擊。」

「不，調查委員會將不會教任何人負這責任的。」

「不一定，當我在兩天後飛越過那兒時就應該發現它的。要是這樣，那裏一切事情將不會發生。」

「巴特怎樣？」

「可憐的巴特！他是太靠近李瓦斯灘去救火的——但人們也只能够在事後才會更加明瞭的。至於山脊上的救火員發生恐慌的事情，沒有一個調查委員會能够找到它發生的原因。即使會議一個月，也調查不出所以然來。」

安離開後，便開始把二千人與大量配備遣回原地方去。

巴特剃光了鬍子，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後，便駕車到營裏去。會議並不是富有戲劇性，同時，也沒有一個人談起那些發生過的事情。

「哈囉，」巴特說，「我已經睡足了，我希望你可以錄用我做一點事情。」

「謝謝你，巴特，」總監說。「事實上，我需要你騎馬陪我沿線去跑一趟。我要看看這一切是在那兒開始的。」

道路是泥濘的，因此增加了坐騎的困難。在那兩株大松樹構成的一副風景地，便停了下來，讓馬兒好歇息一下。巴特初次出發到大火燃燒的森林時，就在這老地方停歇過一次。這幾乎是很久以前的一件事了，但是，一看到那些景物時，一切並沒有起了什麼大變化。那熟悉的山脊依然如舊，惟當他仔細凝視時，一切都不同了。

沙洛哥多瞭望台依然矗立在遠方的西邊，但是，它再也不會發出以前那種光輝了。在瞭望台

底下，他看到那山面已經燒得焦黑了。在更近的地方便是裏燒焦了李瓦斯山脊，再從北方看，他看到二屯被燒焦了的矮叢林，在更遠的地方，便是他進行撲滅大火的洋葱河。

於是，他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想起其他的事情，並回頭向西方望。李瓦斯山脊將卡蘭河的峽谷遮掩在後面，但是他懂得西洋杉樹會經在什麼地方！在他生存的時候，它再也不能够像以前一樣。

是的，這六天來很多東西已經變了，他自己也變成一個老人了。他仍然能够處理專區的一切例常事務，但是他們再也不會相信他來處理這麼大的火了。『野貓』火是太大了，已經毀壞了某些東西。所有的人都知道這個事實。就是他本人也不信任自己了。

大概他在思維的時候，面上有表露出形色來，因爲他聽見有人對他說：

『巴特，不要太難過。它只是人生許多事物中的一件罷了！』

「我是在回想某些我經常喜歡去的所在。」

「巴特，那是一件很難說的事情。在自然界——不管它是什麼意思——一個在峽谷邊傍邊的溝壑可能是與一些生長斜坡上的森林同樣好。不同的地方是在我們的頭腦。」

「對於我，那是一個很大的差別。」巴特說。

然後，當他們繼續前進時，總監再想起那座舊圍牆了。他想起他能够瞭解的一切——土地，樹木，甚至大火。不錯，他是懂得大火的，但是，他總不能够瞭解人們？有時候，這些牆壁似乎更形脆弱，甚至有傾塌的可能——例如當降落傘人員喊他『瘦長子』和救火員發出一陣微弱的歡呼聲時。他對於這次的大火，並非視同等閒的事；或者他會更進一步處理這件事。那些人懂得他是能替他們撲滅大火的，因此，他們將會尊敬他。他已經經歷過一個新總監所應經歷的事情了。但人們是否會在他突然來到他們面前時露齒而笑地歡迎他呢？

「我們所需要的是一條可以接近的道路，及在賀威山上建立一座瞭望台。」巴特說。

「我已經向他們要求過了，這你是懂得的，但一直沒有現錢。或者我們現在可以達到目的了。」

「等到馬匹被偷去了以後！」

「不成問題，亡羊補牢尚不算遲。」

站在那被燒焦黑了的山邊時，總監自己這麼想，「是的，我們應該亡羊補牢。」

「更多的道路，更多的瞭望站，一批受過更好訓練的人員，有受過教育的大衆，更清潔的住

宿設備——這些將隨着日子的到來實現。不久以後，救火員將不再是『一個拿着一支塗汚的木桿的人』了。而是配備有直昇機，人造雨及化學滅火彈了——這些東西或者已經被掌握在手中，或者隨時可以應用。

因爲他深信，這種鬥爭將繼續下去，而且在不久以後，人們將能够明瞭到森林的本質，實際上它並非如那些舊式樵夫所想的，是一座可以不斷將斫木材的地方，或如巴特所想的只是一座永恒的原始花園。正如人們曾經栽培了蘋果樹般，因此，他也將栽培松樹，使其有用於人羣。當那個日子到來時，他將確定它並未被燒燬過。

這整個的早晨，她在極度忙碌中渡過，洗滌窗門像一個操作過勞的女傭一般。那些她未曾洗滌過的地方，而以前曾因油過白漆而發光的壁上，却然留着爲濃烟所煙黑的痕跡，現在已經變成漆黑黑了。

整個早上，那兒還有很多可以望到的地方。男人們依然在路上巡邏。上午十時許，有一羣人推着一個紅色之油桶經過瞭望站下。從那些人滿身塗滿汚泥之情形看來，他們必定經過一條長途程的跋涉，她看到他們沿着小徑前行，中間也曾歇歇脚。

時常她也曾聽到遠處有一枝樹枝跌落下地的聲音。雖然，危機已經過去了，但是還須注意森中尙存留着的無數小火種，以免再釀成燎原大火。

她用過午餐後，便盡可能地將自己洗刷得一個乾淨。下午是一個有陽光的日子，因此，她便更提高警惕性了。但她並未看到一處有使她再看個究竟的必要。那些搬移油桶的人及其他一些人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她希望他們都能够離開到更遠些的地方去。

「那些住在瞭望站上的女孩子們，在白天是不會有客人來訪的，」她這麼想。但是，她立刻回想起她應該盡可能站在瞭望台的中央，使得外邊的人不能够知道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是的，孩子們，我第一次遇見你們的父親是在一次森林大火發生的時候！」

繼後，她再墮入沉思裏，雖然她不能够找到適當的名詞去說明它，是否她對于哈里戴會有這種感覺，假如不是森林發生大火，或者她也不屬於他們隊伍中的一份子，她將不可能有這種感覺，甚至于在他第一次來到以前……。

當他在當天下午到達時，她解決了那些難題，站立在瞭望台中央，因此，一切進行相當滿意。

然後，他們站立在靠近東邊之走廊上，但並沒有發現任何升起的烟火。她告訴他很多事情！

一例如，她獲得她的西班牙名的原因，是因爲她的一位曾祖母曾愛上了一個加利福尼亞州人，並在一個夜晚，准許他用一隻生得高又黑，尚未閹過的牝馬將她帶走。

「好，」他說，「我並沒有一隻同樣的黑牝馬。一架紅色的吉普車可以嗎？」

「想想時間變化得多麼利害呀，讓我考慮一下……是的，那是够滿意的一件事。」

在一天以前，成英里長的大火連續地向天空吐出火舌。現在，在沙洛哥多東面的峽谷下面，有一處單獨的小火在兩株幹間燒起來。它在陽光中舞蹈及跳躍着，似乎行將熄滅，但又再度燃燒起來。後來有一株樹幹上掉下一些燃屑，因此兩株樹幹間的距離便隨之增加。加強火勢的風力已經消失，因此火勢更飄搖不定地顫動着。

火勢一度行將熄滅，但再告復燃。正如一個人擦亮一根火柴後，爲一陣突然吹到的風吹滅一樣。在兩株樹幹中間升起了一道淡烟，也正如自一支行將熄滅的香煙的淡烟相似。